

# 救亡論集

Giuwang Ianlun Zi

編 民 石 丁



救亡言論集

丁石民編

一九一八年一月

# 救亡言論集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

編輯者 丁石民

經售者 各大書店

外埠酌加郵匯寄費

一九三六年八月  
初版  
一九三八年一月  
再版



## 序

沈鈞儒

中華民族，現在是已經到了不能再忍受的時候了。

五年來慘痛的事實，告訴我們：忍耐退讓的結果，祇有日趨滅亡。東北四省的陷落，榆關長城各口的斷送，冀東偽組織的出現，華北經濟權的喪失，……敵人在得寸進尺的侵略，而我們還抱着一種容忍政策。以致最近，簽訂華北防共協定，敵人更大舉增兵，佔領了綏穀華北鐵路總樞紐的豐台車站；公然以軍隊庇運私貨，破壞我國海關的組織，阻害我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使我國農村經濟的恐慌增強，使我國整個經濟遭受致命的打擊。像最近的大榮丸茂益丸等事件，毆打我國海關人員，搗毀我國海關行政公署，使其無法執行緝私的工作。這種種，這一

切，都可以證明中華民族已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機，再不能容忍，再不能苟安了！

在目前，全國民衆，已認清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我們要發動抗敵的戰爭，要爭取我們民族的解放，發揮我們民族的精神。

從過去嫩江之役，淞滬之戰，古北口的抵抗，以及直到現在還在淒風苦雨中奮鬥的東北義勇軍等許多血的教訓，使我們更認識了抗戰乃是民族生存唯一的大路，只有抗戰，才可擊破敵人的侵略；只有抗戰，才可粉碎敵人的野心。戰則生，不戰則亡，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當前的問題，已不是少數特權階級的問題，而是全國民衆生死存亡的問題。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不問他是什麼黨派，什麼階級，什麼信仰，只要他同意於抗戰，我們就該摒棄一切私見，停止一切內爭，團結起來，動員起來建立鐵似的民族救亡陣線，向我們的敵人進攻！

石明先生最近有救亡言論集的彙編，可以代表我們民族從心坎裏發出來的一

片真誠的呼聲，我願意拿來介紹給全國國民中的熱血份子，主張抗戰的同志，不甘做亡國奴的大衆。

## 序

章乃器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大示威到現在依然憧憬在我心坎的深處。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我相信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

在一二·九以前，華北危在旦夕，漢奸竟敢公然冒充民衆，國內的輿論，表現出來一片的妥洽聲，他們似乎已經在安排敵人到來以後依然可以營業的基礎。文化界裏許多朋友，談起來大家都很憤慨。

『去流一些血以疏解胸中的忿懣吧？不，那種個人主義的英雄行動，會有什麼用呢？』我老是這樣的徬徨着。一個和羣衆隔離的人，苦悶起來真是發狂的呀！

「無論如何，我們得有一個集體的呼聲！」這是許多朋友的意見。根據這個意見，我們就進行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在宣言初稿提出討論的時候，北平學生一二·九大示威的消息，已經在少數的報紙上披露了。我還記得宣言中有一句對北平學生示威表示同情的句子，是臨時添上去的。上海的文化人，和北平的青年學生，雖然是隔得很遠，竟像是心印着心，大家『不約而同』的同時展開歷史的救亡運動。然而，竟因此有些想造謠中傷我們的人；就說救國運動背後是有人以大規模的計劃來策動的。

以後，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大示威的悲壯記載，陸續的到我的眼簾裏來了。我讀了，幾次的淌下淚來。剛在這時候，愛國女學的學生邀我去演講。我眼看見這許多純潔青年伸着脖子等待我的指導，便聯想到北平的青年是怎樣的受當局的摧殘。不覺大哭失聲，對於這樣可愛的青年們，竟會忍心拿刀槍去對付：官僚軍閥們的心腸，真太毒辣了。

對着英勇的青年戰士，我一逕是自己覺得慚愧。我能做什麼呢？除了寫幾篇文章以外，不過是和大家談談。可是，如果青年們認爲我經驗多一些，見解透澈一些，而願意使我負一些理論上指導的任務，我是認爲『義不容辭』的。事實上，我在這幾個月中間，已經不客氣的負起這個任務。

救亡，是大衆的事，也就是我自己的事。不管別人怎樣壓迫我，也不問要怎樣的任勞任怨，我決不退讓，也決不消極。我能向誰攆紗帽呢？我要很堅定的站在救亡陣線，一直到民族取得解放爲止；在民族未取得解放以前，我死也只好死在救亡陣線裏面。救亡陣線的戰士們，我是永遠不會離開你們的。

我寫了這一篇文字，聊算代一個序文。

二五、七、二一。

## 代序

王造時

### ——『一二八』四週年上海各界紀念大會演講——

丁先生編印這本救亡集，以爲救亡運動的理論的指導，要我做一篇序言，我因爲沒有功夫做文，只好拿『一二八』四周年在上海各界紀念大會的演講來代替。不過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段，被當時發表這篇演講的大美晚報刪去，現在還不能補充起來，請留待將來罷。

自『九一八』以來有四年多，自『一二八』以來剛好四年，時間雖不怎樣久，但所遭遇的國恥已經打破古今中外歷史的一切記錄，有人估計，在這短短的期間，我國共喪了八百餘萬方里的土地，比起近百年來滿清政府歷次共失的國土還超過一百五十萬方里。每年失地平均約有兩百萬方里之多。若拿喪失的土地與



省分比較，等於七個四川，十二個廣東，十三個湖南，十四個陝西，十五個湖北，十六個河南，十七個山西，十八個山東，十九個安徽，二十三個福建，二十七個江蘇，二十八個浙江。若拿喪失的土地與外國比較，那更駭人聽聞，竟等於日，英，法，德，意，奧，匈，比，荷，丹，瑞士十一國本國面積之和；換言之，也等於四個法國，五個德國，六個日本，十個英國，六十個瑞士，七十個荷蘭，八十個比利時。照四年以來這樣的速度斷送下去，再消不了十年，全個中國便會送得乾乾淨淨。我們在這『一二八』四週年紀念的今日，回想光榮燦爛的山河被一大塊一大塊的割去，整千萬的同胞被一大批一大批的逼迫去做亡國奴，我們的血好像在那裏沸騰，我們的心好像在那裏被刀割，我們的忿怒好像簡直是要衝上雲霄去！然而這四年以來的痛史也給了我們最嚴重的教訓，我們於悲憤之餘，不能不吞聲飲淚去認個清楚，以定救亡圖存的方針。

四年以來的事實，第一證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非吞併我全個中國不

可。本來先吞滿蒙，次及本部，然後稱雄世界，是田中所定下來的錦囊妙計。所以他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不料有些人竟見不及此，或見及此而故意像駝鳥一樣，把他們的頭埋在沙裏當做沒有看見。在『九一八』瀋陽失陷的時候，這些人就以為問題不至於擴大。後來北滿及錦州失了，這些人，又以為日本得了東三省，就會滿意，不至於再擴大。後來山海關又失了，這些人又以為日本得了山海關可以保障『滿洲偽國』的安全，自然就會罷手，決不至於再擴大。但是後來熱河又失了，這些人總以為日本得了熱河，完成『滿洲偽國』的自然地勢之後，斷不至於再擴大，更不至於擴大到長城以內。但是後來灤東又失了，這些人又在那裏作夢，以為日本萬不至於踏進天津。但是現在呢？『冀東自治政府』與『冀察政務委員會』已經先後出現了，內蒙古最近又宣布『獨立』。而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且有擴大到山西山東綏遠之勢，這些人或許心裏還以為可以退守隴海鐵路，再不然可以退守長江以南，再不

然可以退守武漢以上，再不然可以退守川滇黔等省，再不然可以稱臣投降或逃往海外過其亡國寓公的生活。但是我們大多數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便不能不認清此種鐵一般的事實，此種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日本的侵略政策非滅亡我全國不可。只有認識這種事實，才能知道我們與敵人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什麼協定，什麼條約，在敵人看來，都是暫時的策略，老實說，最後，他們非要我們全民族子子孫孫做他們的奴才不可！

四年以來的事實，第二證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手段，除了用武力威脅我國外，還利用各種各色的漢奸，直接間接作出賣民族利益的勾當。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報酬，這是日本宰割我國的最高原則之一，以各種傀儡的方式，緩和其他列強的反對，以避免國際的衝突，這是日本宰割我國的最高原則之二。以最少數情願做漢奸的中國人，壓迫大多數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以避免我全民族的反抗，這是日本宰割我國的最高原則之三。因此，日本除了到萬不得已

的時候用武力來威脅我國外，總是千方百計利用各種各色的漢奸，直接間接做牠的工具或劊子手。第一號傀儡已在東北出現；第二號傀儡已在冀東出現；第三號傀儡近又在內蒙古出現；第四號傀儡不久恐要在華北出現；第五第六等號的候補傀儡正在製造之中。至於間接爲日本帝國做孝子順孫的所在多有。這樣一來，無怪土肥原不久以前在報紙上居然宣言，謂日本不傷一兵，不費一彈，又增加了數十百萬方里的土地。這是多麼毒辣的手段！因此，我們若要反抗日本，同時非以嚴厲手段；對付各種各色的漢奸不可，如果讓他們彈冠相慶，高踞要津，那麼他們做日本人的奴才，我們便要做奴才的奴才了！

四年以來的事實，第三證明了倚賴政策的錯誤。自己不肯犧牲，而希望人家代我們犧牲，天下豈有此理？何況國際間的事情完全以利害爲前提，歐美帝國主義又何嘗講什麼公理。我們的當局於『九一八』事變之後，因爲誤於不抵抗主義，不惜一再鄭重宣言『忠實信賴』國際聯盟。結果呢？國聯多聚會一次，中國

省分多失去一個；國聯多通過一案，中國城市多被佔去一個。什麼停戰，什麼撤兵，什麼調查，什麼報告，都是欺騙世界及我中國民衆的鬼話！然而當局爲『對日避免衝突』起見，一次一次的勸我國民『嚴肅以待』，『特意忍耐』，『忍痛含憤』，『逆來順受』；一番一番的要我國民『謹守秩序』，『服從紀律』，『信任政府』。不管敵兵如何壓境，同胞如何被難，當局總是說外交如何有希望，國聯如何有辦法。但是希望在那裏呢？辦法又在那裏呢？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日本不但不會撤退一個兵，中國不但不會收復一寸土，而東三省淪亡之後，熱河亡了，冀東亡了，察哈爾亡了，內蒙古又亡了，整個華北將不保了，無數的同胞賣了，無數的財產棄了，到現在，當局好像覺悟國聯之不可『忠實信賴』，於是轉過臉來『忠實信賴』我們的敵人，與敵人講『親善』，講『提攜』，講『共存共榮』，講『經濟合作』，講『軍事同盟』，這簡直等於與虎謀皮，不成事體！誰不知道中國與日本的關係猶羊之與狼？難道羊可信賴狼，與他親善嗎？羊被狼

咬去琉球，台灣，高麗，因為時代稍遠或許記不清楚。難道「九一八」以來羊被狼咬得體無完膚，還不覺得痛嗎？日本每實行一次侵略，必口講一次「親善」。「親善」愈密，併吞愈甚。回想當年東三省的不抵抗，何賞非「親善」的表示？上海協定與塘沽協定的簽訂，香檳交歡，握手成禮，更何嘗不是「親善」的行動？然而「狼子野心，得隴望蜀」，當局尚不翻然悔悟，急謀補救，天下可痛哭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嗎？

四年以來的事實，第四證明了不抵抗主義的可恥。古今中外的歷史，喪權的也有，失地的也有，甚至於亡國的也有，但決找不出喪權失地如此之多而還不抵抗的例子；有之，只有「九一八」後中國這段最可恥最卑怯的污史！以比利時那樣的渺小，在歐洲大戰初起的時候，因為區區的借路問題，還要反抗當時世界最強的德國。以阿比西尼亞的落後，還要反抗意大利全力的進攻。請問主張並實行不抵抗主義的人們，還有什麼理論可以自行辯護？失去東三省，不抵抗；失去熱

河，不抵抗；失去灤東，不抵抗；失去冀東，不抵抗；失去察北，不抵抗；失去內蒙古，不抵抗；將來失去華北五省，恐怕還是不抵抗；不抵抗主義不但斷送了八百多萬方里土地，四五千萬的同胞，並且貽我中華民族萬世之羞！雖然這些人善於掩飾巧辯：不是說五十年後再圖復興；就是說中日物力相差太遠不能一戰，或是說抵抗非有充分的準備不可。但是我們要問，爲什麼「一二八」的抗戰，以物力相差太遠的十九路軍能與日本的海陸空軍相持至一個月零四天之久？爲什麼落後的阿比西尼亞抵抗意大利的飛機、大砲、坦克等之最新式的武器，竟支持了半年之久？所謂進步的物力的威力，也不過是如此而已。其實，「一二八」的抗戰告訴我們，唯有抵抗才可以救國；反之，不抵抗主義才會一夕失去東三省，四年失去八百餘萬方里。如此不抵抗下去，不到十年便會亡國，五十年後我們的子孫只配做奴隸牛馬，那裏有我們生聚教訓的機會去圖復興。至於須有充分的準備然後可以抗戰的理論，表面上看來似乎言之成理，而其用心實與不抵抗主義者同



鼻孔出氣。稍有常識的人，便知這種理論必須有兩個條件才能成立：第一是要我準備而人家不準備，或我準備的速度比人家快；第二是要有準備的機會。現在根本的問題是敵人不讓我們準備。你辦軍事訓練，他說是排日要取締；你向外國買飛機，他說是預備抗日，要反對；你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嚴密監督之下。你想要修粵漢鐵路以便接濟，但是他已經把北甯平綏平漢津浦等路置在自己掌握之中。這樣，請問怎樣去做準備的工作？何況你準備，難道他不會準備嗎？敵人在本國早就叫出『危機』，『國難』，『焦土』等口號來了。這幾年來，他們的準備，只有比我們厲害，比我們緊張，決不像我們這樣。並且他們有高出我們不知多少倍的好基礎，準備工作比我們自然容易進行。所以事情多拖一天，只有他們佔便宜，我們吃虧。因此，我們認定今日之事，實逼處此，只有要求速戰。早一天宣戰，於中國有利一天；遲一天，於中國有害一天。

四年以來的事實，第五證明了民衆力量的偉大，如果對日要抗戰非先解放民

衆不可。只有解放民衆，民衆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只有組織起來，民衆才能發揮其偉大的力量；只有這種偉大的力量，才能保證我們的最後勝利。我們與日本的戰爭，乃是被壓迫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戰爭，並且是物質落後與物質進步國家的戰爭。我們所恃的，不是最新式的大砲、飛機、坦克、軍艦、而是廣大民衆的血，的肉，的精神，及與此種精神打成一片的武力。「一二八」戰爭便是一個鐵證。據當時親自領導作戰的翁照垣將軍說（見大衆生活第十一期）：「十九路軍當時和敵人物力上的對比，當然相差甚遠。他們有二百架以上的飛機，二百尊以上的重砲，四百尊以上的野砲，而我們則一無所有。甚至於軍隊數量上的對比，也不及敵人之多。但兩個月的抗戰，敵人始終不能踏過我們的戰線一步。這是什麼理由？漢奸們當然不願，也不會了解的。這就是我們人力上優越的結果。上海各界民衆的奮起參加戰爭，乃是支持這戰線的主要力量。敵人的力量雖然可以打敗十九路軍，但不能打敗上海的全體民衆。所以這戰爭的效果，終於超越了物力

對比的意義。如果現在我們全國軍隊都走上前線，全國民衆一致起來抗戰，那末，戰勝的把握當然在於我們手上。」

可惜在上海停戰協定以後，民衆被壓迫了，民氣銷沉下去了，日本帝國主義乃得隨心所欲。現在如果當局真決心抗日，那麼請先開放民衆運動，取消一切束縛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法令、制度、及手段。不解放自己的同胞，不配向日本要求解放。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如果有誠意要反抗外來的侵略，最基本的準備是讓民衆組織起來，提高抗敵的情緒，發動全民族的解放戰爭。若口頭上說準備，而實際行動仍極力壓迫愛國份子及勢力，請問這是什麼準備？這簡直準備我們做亡國奴！

總之，四年以來的事實，給了我們下列教訓：

(一)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非吞併我全個中國不止。因此，我們與他絕對沒有妥協的可能：如果不願做亡國奴，我們與牠只有拚一個你死我活。

(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手段，除了用武力威脅外，還利用各種各色的漢奸，直接間接出賣民族利益。因此我們除了與敵人拚一個死活外，還得要肅清一切賣國賊。

(三)倚賴國聯落了一場空，現在轉過臉來信賴敵人講親善，危險更加萬倍，非反對不可。只有自己站得起來，才能希望得到國際上的援助。

(四)不抵抗主義是可恥，是卑怯，因此我們對於辯護不抵抗主義的各種漢奸理論，也非一概打倒不可。

(五)民衆力量的偉大，尤其是在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戰爭裏面，非有廣大的民衆參加不能成功，所以在抗敵戰爭發動以前，必須先行開放民衆運動，立即取消箝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的法令制度及手段。

時候不早了，我政府當局，我全國民衆，難道受了這四年以來的慘痛教訓，還不覺悟嗎？

# 目錄

序(一).....	沈鈞儒(一)
序(二).....	章乃器(四)
代序(三).....	王造時(七)
由愛國救國說到誤國賣國.....	章乃器(一)
關一套亡國論.....	章乃器(七)
四年間的清算.....	章乃器(一五)
民族解放中的幾個最低要求.....	章乃器(二六)
我們要怎樣自衛.....	平心(四五)

- 怎樣組織羣衆參加救國戰線…………… 邵翰齊 (七五)
- 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 艾思奇 (七四)
- 新興的學生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區別…………… 柳湜 (八四)
- 學生運動的總檢討…………… 吳敏 (九五)
- 救亡前途的估計…………… 張英 (一〇六)
- 經濟論爭中的兩條戰綫…………… 章乃器 (一二五)
- 由平時財政說到戰時財政…………… 章乃器 (一三五)
- 從中日財政經濟觀察未來戰爭…………… 錢俊瑞 (一六七)
- 國難教育實施的路線…………… 柳湜 (一七六)
- 怎樣實現『國難教育方案』…………… 永修 (一八〇)
- 全國婦女奮起救國…………… 葉茵 (一九一)
- 兒童與民族解放運動…………… 張勁夫 (二〇五)

統一戰線在文化界·····	方直 (三三)
文藝界的統一國防戰線·····	力生 (三三)
編後記·····	編者 (三三)



## 由愛國救國說到誤國賣國

章乃器

愛國，是不可少的要拿事實來證明的。古今中外的賣國官僚，沒有一個不是高高的抬出『愛國』的招牌，實行他們的『賣國』勾當。從秦檜到吳三桂，李完用，以至滿清官僚，北洋軍閥和偽滿漢奸，在他們的『皇皇文告』中，恐怕沒有一個人不自命愛國。然而，他們到底是愛國還是賣國？歷史上已經給我們以無可磨滅的答復了。倘使我們只聽信他們好聽的鬼話，而不注意到他們所做的事實是愛國還是賣國，我們便要受了無以自解的欺騙，而上了無以自贖的大當！

屠殺前進青年，摧毀民族元氣，和輕易斷送國家主權和領土的人，即使滿口自命愛國，事實自然已經證明他是賣國。只許自己愛國而不許大眾愛國的人，即

使滿口自命愛國，顯然也是賣國的人。愛國的人必然是要很熱烈找取伴侶，必然  
是要使大眾一致加入愛國集團的。只有賣國的人，才怕別人愛國，才怕大眾愛國  
。愛國是不許任何人獨占的，而且是不可能由少數人把持的。

愛國的人要以行動來救國，這是毫無疑義的。倘使自己沒有救國的行動，甚  
至沒有切實的救國主張，甚至剛剛相反的，而有賣國的行動和亡國的主張，而還  
要整天的高談『救亡圖存』，那和偽滿漢奸比較起來，還有什麼區別呢？倘使一  
面高談『培養民力』，而一面不惜用內戰的手段來消耗民力，用屠殺來消滅優秀  
分子，不問他自命如何救國，事實上已經證明他是促國家的滅亡。

倘使真個要救國，我們不能犧牲一個優秀分子，更不能傷害一個勇敢的青  
年，更萬萬不能壓迫任何的民衆救國運動。要優秀，勇敢的覺悟分子起來，組織  
民衆，領導民衆。然後國家才可能得救。倘使只憑少數人的專橫，賣國是夠的，  
而救國是萬萬不夠的。

然而，存心賣國的人，自己不能組織民衆，領導民衆，却不許別人組織民衆，領導民衆。別人組織民衆，領導民衆，他就要說是要使當局爲難，是搗亂，是有背景，是有野心。

如果一個當局是救國的當局，民衆自己組織起來做救國運動，便只有給當局以極大的援助。他可以運用民氣，運用人民的組織力量，以取到外交上的勝利，甚至取到抗敵的勝利。如果他整天的懼怕民衆，懼怕民衆的組織，那末，他即使不是敵人的傀儡，也必定已經是敵人的俘虜了。

救國運動既然是一種運動，自然便不是坐待做亡國奴的『鎮靜無爲』。倘使救國運動是一種搗亂，過去的革命便都是搗亂，而過去的革命人物便都是搗亂人物。這樣，有一部分人便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歷史，或者出賣自己的歷史了！

說救國運動是有背景的人，他自己的背景必然賣國。站在民族的利益立場，我們只要問那個運動是不是救國運動，而用不着問牠有沒有背景。拿出紅帽子來

消滅救國運動，是官僚慣用的手段。一面接見漢奸自治運動中的代表，容許漢奸隊伍的假造民意冒充民衆，而一面拒見學生救國運動的請願代表，屠殺學生救國運動的羣衆的，是毫無疑義的賣國賊，是真正戴着救國面具而有賣國背景的賣國賊，倘使這種賣國賊要說別人的救國運動有背景，他的用心就自然是不可問了。

過去外交上的妥洽路線，是便於敵人完成『以華滅華』的策略，是便於他們自己做敵人的劊子手，已經在事實上得着證明了。所謂『準備』『補充』……一套的騙人鬼話，目下所得的結果是怎樣呢？『準備』是準備好了十足十全的亡國條件，是準備好了十足十全的賣國出路，『補充』的結果毀滅了工商業，斷送了貨幣權，耗淨了金融力量，是補充完滿一個國民經濟的總破產。過去且不必談，只要我們能在兩個月以前下了抗敵的決心，宋哲元的八萬大軍還是我們的力量。而現在呢，不但不是我們的力量，而且已經成了敵人的力量。在古北口奮勇殺敵的大刀隊，現在是代敵人殺戮愛國青年了！你們能有本領在兩個月中間補充這八萬

人的力量嗎？

中國的出路，只有不惜犧牲的阿比西尼亞式的出路。五百萬人口的阿比西尼亞尚且能和意大利一拚，四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爲甚麼不能和敵人決一死戰呢？如果還有人再倡那『武器萬能』的漢奸理論，那不但是抹煞歷史上弱國復興和眼前阿戰爭的事實，而且是忘記了自己的歷史，甚至出賣了自己的歷史。如果武器真是萬能，同盟會如何能推翻有比較高度武器的滿清政府，國民革命軍又如何能消滅有比較高度武器的北洋軍閥？北洋軍閥幕下的官僚更何必賣身投靠做三朝元老？

中國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初期要喪師失地，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失地恐怕也不會超過妥洽外交下的限度吧？而且在抗爭的情形之下，因爲人民的參加鬥爭陣綫，失了土地也不至失去人心。妥洽政策下的出賣，才會在失去土地之外再出賣了人民。不守土地不要人民的政權，怎能使人心歸向牠呢？

在外交路線的錯誤未有事實證明以前，我們可以很原諒的說：他們是冥頑不靈，是不識國際形勢和時代環境，因而至於誤國。在妥洽外交路線已經得着事實的充分證明的今日，在事實證明妥洽只有滅亡，抵抗才有生路的今日，倘使依然還有人想走錯路——想走亡國的錯路，那我們就不能不說他是甘心賣國了！

甘心賣國的人，不但爲民衆所共棄，而且爲國法所不容。請你們留意到你們的歷史，不要身敗名裂，作千秋萬古的罪人！

（「知識」第二號）

## 關一套亡國論

章乃器

在全國民衆一致主張武裝抗敵的時候，漢奸們也用他們的死力，來反對中國和敵人宣戰。他們除了用盡種種的陰謀詭計，勾結敵人來破壞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外，還發明一套最無恥不堪的亡國理論——唯武器論——以期欺騙中國人民。

他們把中國民族的力量和帝國主義敵人的力量作這樣的一個比較：敵人有多少隻軍艦；我們只有多少隻軍艦；敵人的軍艦有多少噸位，艦齡是怎樣的輕，我們的軍艦只有多少噸位，艦齡是怎樣的老；敵人有多少架飛機，我們只有多少架飛機；敵人飛機的速率是如何的高，行程可到如何的遠，而我們的飛機，速率是如何的低，行程是如何的短；敵人有多少尊大炮，口徑是如何的大，我們只有多



少尊大炮，口徑是如何的小；敵人的步槍能射擊多少遠，而我們的步槍，只能射擊多少遠，……跟着，他們就下一個結論：中國萬不能和敵人作戰。

根據上述的結論，他們就老實主張這樣的一個『策略』：對帝國主義敵人，只聽候底層的投降，而對於民衆，却可以極端的壓迫。等到這樣的『策略』真個成爲國策的時候，那個政權就自然成爲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政權了。

根據了『唯武器論』，他們更發明了『唯武器史觀』，『唯武器史觀』的內容是這樣：跟着科學的進步，武器也是一天一天的進步，凡是武器的所有者，力量也就一天一天的偉大起來。他們指出世界各國近古以來朝代變更的較少，作爲武器所有者的力量日趨偉大的證明。他們更指出漢族一亡於元，僅九十二年就復國；再亡於清，就要二百六十八年才能復國，而認爲這也是武器所有的力量日益偉大的實例。因此，他們更斷定：一旦中國亡於敵國，要到一千年才能復國。他們的救亡方案是怎樣呢？在唯武器論的意義之下，中國既萬不能和某帝國主

義作戰，要避免這『亡國千年』的危險，自然就只有妥洽了。那就是說：某帝國主義有絕對的把握可以使中國『亡國千年』而只是因為漢奸們的妥洽，中國才有『苟延殘喘』的希望。

x

x

x

x

『唯武器論』和『唯武器史觀』是我替他們起的名詞，漢奸們平時向人游說的時候，還沒有能夠這樣的很有體系的提出；他們是很凌亂很幼稚的用『物質萬能』，『科學計算』……等口語提出的。

漢奸們通常是唯心論者，是最懦怯，最愚蠢，最無恥的唯心論者。他們的『王道』，就是道地的『奴才唯心哲學』；他們是想用忠，恕，誠，去感動兇頑的敵人的。他們在對付自己的民衆的時候，就要暴露出來他們的兇殘面目，而把『王道』哲學下的忠，恕，誠，一筆勾銷了。再到了敵人不買帳，不理會狗臉上的忠，恕，誠的時候，甚至公然提出不要『職業化的親某派』的時候，他們就只

好露出狐狸尾巴，而提出所謂『物質萬能』了。

『物質萬能』一辭，在漢奸們的解釋，是很狹義的；內容只有『金錢萬能』和『武器萬能』兩個項目。『金錢萬能』是漢奸們的『立身處世』原則，那就是說他們可以因為金錢出賣自己的靈魂，可以因為金錢出賣祖國，更可以用金錢收買無恥的小漢奸。『武器萬能』為漢奸們的政治理論，即如上文所說，就是：對帝國主義敵人只有投降，而對民衆不妨極端的壓迫。這種理論還不配稱做機械唯物論，因為機械唯物論的內容，還要比較豐富得多；機械唯物論所包含的物質條件，遠不止金錢和武器的兩個部門。我們如果一定要給牠一個哲學上的名稱，我們或者可以說牠是『殖民地型機械唯物論』吧。

漢奸們口中的『科學計算』，事實上是頂頂不科學，而且是反科學的。我們在研究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以至社會問題的時候，我們要應用社會科學的工具，然而漢奸們口中的科學計算，却僅僅只有自然科學中的武器一部門，他們把

自然科學中大自然的力量和人的力量都完全忽略了，社會科學中人類進化和歷史演變的鐵則自然更談不到。

世界各國近古以來朝代更迭的較少，決不是武器所有者的力量日趨強大的結果，而是民主政治的功能。民主政治雖然帶着濃厚的欺騙性，然而這種欺騙性的確給與武器所有者以極大的助力，藉着維持他們的政權，甲政黨做紅臉而乙政黨做白臉的把戲，用甲政黨來推翻乙政黨的「苦肉計」的演出：……諸如此類的政治舞台上的活劇，的確是可以滿足政治認識比較幼稚的民衆所提出更換政權的要求的。時代進化了，人民漸漸的覺悟，而要求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於是在許多國家裏武器所有者就只好拿出牠的兇殘面目，而用法西斯獨裁來代替民主政治了。法西斯獨裁雖然骨子裏是依恃着武器和金錢；然而，表面上還不能不利用社會主義的招牌。最近法西斯獨裁的逐漸沒落，更證明武器絕對不是萬能。

漢奸們的「唯武器史觀」，內容便是這樣的貧乏，見解便是這樣的幼稚，甚

礎便是這樣的薄弱。

斷章取義，竊取別人『歷史一頁』做自己政治理論的基礎，本來是漢奸們的慣技。這種人即令是忠誠爲國，他們的低能無識和粗淺，也已經足以誤國而亡國。如果他們理論的背後，再隱藏着卑劣的自欺，甚至詭偽的欺人手段，那就無疑的是存心做漢奸了。

x

x

x

x

我們對於這一套最無恥最卑劣的亡國理論，也用不着用哲學上的真理去克服牠；因爲，根本的，牠沒有絲毫哲學上的地位。

我們也用不着引證很久很遠的歷史事實來反駁牠。而只須拿中國近代和眼前阿比西尼亞反抗意大利的戰爭來做反證。本來，如果武器真是萬能，人類就不可能有這許多歷史的演變；歷史上的弱小民族和被壓迫階層，便不應該有翻身的機會，二十五年來，中國軍閥官僚統治的『免起鵲落』，特別的使『唯武器史觀』

在○中○國○站○不○住○脚○。在○辛○亥○革○命○的○時○候○，滿○清○政○府○的○武○器○力○量○，顯○然○是○遠○過○同○盟○會○；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北○洋○軍○閥○的○武○器○力○量○，也○顯○然○是○超○越○前○者○。然○而○武○器○優○越○的○人○們○，竟○都○會○在○武○器○力○量○低○劣○的○人○民○大○眾○前○面○崩○潰○下○去○。誰○說○武○器○是○萬○能○的○呢○？誰○說○民○衆○是○可○以○儘○量○壓○迫○的○呢○？

事○實○上○，目○下○高○倡○唯○武○器○論○者○，就○是○過○去○依○附○北○洋○軍○閥○的○官○僚○。如○果○他○們○的○理○論○真○有○絲○毫○的○價○值○，他○們○應○該○就○可○以○永○遠○依○附○在○北○洋○軍○閥○的○幕○下○作○威○作○福○，而○不○必○再○『賣○身○投○靠』作○『三○朝○元○老』！參○加○北○伐○的○人○們○如○果○也○相○信○這○一○套○鬼○話○，那○就○是○忘○記○了○自○己○的○歷○史○，出○賣○了○自○己○的○歷○史○。

x

x

x

x

中○國○的○大○衆○們○，你○們○相○信○中○國○民○族○在○反○帝○鬥○爭○中○的○力○量○，你○們○更○要○相○信○民○衆○的○力○量○。敵○人○的○力○量○，雖○然○不○像○漢○奸○們○的○理○論○基○礎○的○那○樣○脆○弱○，然○而○結○果○是○要○粉○碎○在○我○們○的○前○面○的○。你○們○要○鼓○起○勇○氣○，去○攻○擊○漢○奸○的○理○論○，去○攻○擊○漢○奸○的○隊○伍○，

去攻擊敵人的陣營，以取得最後的勝利！

（「大眾生活」第一卷第九期）

## 四年間的清算

李乃魯

在今天的報紙上，我們看到內蒙古又在敵人的指揮之下，宣布「自治」了！我迴憶「一二八」以來四年間的情況，我的血沸騰起來，我的氣焚燒起來！我要吶喊，要使士大夫階層中有心肝的人能激發一些天良，要使愛國的大眾更增加一點勇氣，要使無心肝無廉恥的賣國漢奸早點受民衆的裁判，要使中國民族在生死存亡間不容髮的關頭，能向光明的一角，殺出一條血路！我希望大眾生活的編者，把我這篇文字，一字不改的刊登出來；刀錐斧鉞，我自己來擔當！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到今朝還要顧慮到個人的死活，那就不能算是人了！

我要大膽地清算過去四年間的功罪得失；要使這血的經驗一點一滴毫無遺漏



地表現在白紙上。我希望負責的人們有勇氣立刻自己出來糾正自己的錯誤，希望他們止於誤國，尤其希望他們由誤國而變為救國，倘使他們到今朝還要隱過飾非，爲了要保存自己的歷史而不惜斷送民族的歷史，或者將錯就錯，甘爲敵人的虎俵而不肯自拔，那不但是誤國，而實在是不折不扣的賣國了！這種人，只要中國民族的歷史一天不斷絕，民衆自然會起來誅伐他們的。

爲民族的利益着想，爲民族解放的前途打算，凡是愛國的人，都該希望整個民族的力量，涓滴無遺地作爲自救自衛的藩屏。國家危急到目下的地步，民衆所迫切希望的，是一種抗敵的力量；他們決不會再追究那種力量過去的一切，只要政府立刻動員，全部的力量去對付敵人，立刻停止一切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民衆自然會一致起來擁護牠，一致很熱烈地參加救國抗敵的陣線。只有喪心病狂的人，才會無條件地希望某一種勢力的消滅，才會在和敵人決死鬥的時候，作分裂自己陣線的愚妄工作。這少數喪心病狂的人，民衆自然會用最嚴峻的手段

去制裁他們的。也只有祇顧自己的權利而忘記了民族前途的人，才會顧慮到自己勢力可能消滅，而不惜苟且偷安以至於誤國賣國。所以，清算的意義，是在認清我們的前途，而決不在追究過去的過失。

乾脆的說：我們並不是要推翻政府，然而十二萬分堅決地要求有一個抗敵救亡的政府！我們希望當局的人立刻負起這抗敵救亡的責任，而勿再顧慮自己的利害，貽誤民族的前途；勿再以自殺手段消耗民族的力量。

敵人的目的，是不損一兵，不費一彈，征服全中國——假如牠要在征服中國的過程當中，犧牲很大的軍力，牠便不能負起更大的進攻蘇聯的任務，甚至不能鎮壓國內的革命勢力。同時，假如牠在征服中國的時候，要以高度武器的力量毀滅過多的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牠就不能達到奪取市場的目的：中國人民的購買力，便不能作為牠和緩國內恐慌的用途，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也便不能供給牠

進攻蘇聯的軍需。

看清了這一點，所以，我在「一二八」的時候，就主張我們應該有一個「焦土政策」。事實上，不但歐美列強不能容忍中國化爲焦土，我們的敵人也不願中國化爲焦土。『只有不惜犧牲的決心，才能避免犧牲』。這是我當時大聲疾呼地提出的。現在，是連胡適之先生都主張「焦土政策」了。然而，在那時候，他還是妥洽陣線裏的有力分子，他還想做『文化城』裏的終身教授呢！是和非到現在是完全有事實的證明了。

敵人的毒計，主要的是以華滅華 牠的內容，第一，是使中國各地政權分裂；第二，是使中國政府和民衆對立；第三，是使中國民衆渙散。

爲滿傀儡政權和中央政府的對抗，漢奸部隊的內侵，以至最近華北漢奸『自治』運動的發展，固然是使各地政權分裂的手段；就是淞滬和華北之役，一面孤軍奮戰，一面觥籌交錯，何嘗不是分裂政權手段的一種運用！好在牠的漢奸勢

力，不但盤踞關外，而且也潛伏關內；使命各有不同，手段各極其巧妙，而結果是殊途同歸的。

在使政府和民衆對立的工作上，敵人用外交官的辭令，用漢奸的陰謀，甚至用武人的威嚇，從使令各地當局壓迫民衆運動和鉗制輿論入手。我們所最痛心的，就是許多負政治責任的人，也竟聽從敵人的意旨，把自己和民衆對立起來。甚至官吏公然教人民親敵，這是中外古今，除了李完用 鄭孝胥一流人物以外，沒有人會做的；這是自絕於人民的一條死路！

爲甚麼敵人要中國民衆渙散呢？因爲，只要中國人民有組織，任何的帝國主義都不可能滅亡我們——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很和平的抵貨運動，就已經要使敵人發抖，使令當局壓迫民衆運動和鉗制輿論的手段，一面固然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對立，而另一面也恰好足以消滅民衆組織，使民衆渙散得像一盤散沙！只有經過輿論的喚起，在抗敵救亡情緒高漲的狀況之下，人民自動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自

衛，才可能有廣大的真正的民衆團結。此外什麼團防，保甲，自治……事實上都已經變成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剝削人民的工具！同時，也只有真正的民衆組織受到壓迫的時候，漢奸隊伍才會假借『民衆』的名義，鬼魅現形：這種教訓，我們在華北不已經受得夠了嗎？

輿論是民衆的神經系；牠溝通民衆的意志，指導民衆的行動。然而，在目前，我們所有的輿論是什麼？牠隔離民衆的意志，麻醉民衆的抗敵情緒；他幫助敵人，去欺騙中國民衆。這種漢奸輿論的造成，是誰的責任呢？

敵人以華滅華的毒計，每一個項目都有人替牠嚴密的執行。假如這種亡國的政策，不立刻給牠一個澈底的糾正，我們便不可能相信當局是爲民族的前途打算。這不但民衆不能諒解，連統治階層內部也不能相互諒解，甚至父子，兄弟夫婦中間恐怕也不容易諒解。

x

x

x

x

四年多的時間是過去了，我們所得的是什麼？我們所受的又是什麼？失地，是由三省變爲四省，以至目下的六省！在不久的將來，也許要擴充到九省！國巨經濟是由衰落到了目下的總破產！

在這四年間，我們所聽到的，是『準備』兩個字，準備的成績又是怎樣呢？有人說：我們要待粵漢鐵路完成以後，接濟方面才有把握。事實是怎樣呢。粵漢鐵路的完成，爲時尚遠，而平漢，津浦，北寧，平綏四路，先已經落入敵人的掌握之中了！敵人又已經決定在漢口設立特別海軍陸戰隊。恐怕粵漢鐵路完成之日，北首的終點漢口又在敵人的勢力之下了！

有人說：我們應該等待着，等到日蘇戰爭的爆發；我們不能搶先去作蘇聯的前衛。是的，我們應該顧全民族的利益，而不能傀儡般的犧牲了自己，作別人的前鋒或者前衛。然而，事實上，一部分的中國人民——東北漢奸部隊——却已經做了敵人進攻蘇聯的前鋒了！敵人的目的，是想在『反共』的口號之下，用軍事

聯盟的束縛，以更大的規模，驅使全中國人民，做進攻蘇聯的先鋒。我們主張中國人民必須立刻奮起抗敵，爲的是要把自己的民族，從滅亡的路上救回來，爲的是要使全國人民不至在敵人的驅使之下，作爲進攻蘇聯最前線的炮灰。這並不是我們要搶先和敵人作戰，而事實上，是敵人的計劃，安排好先滅亡中國再進攻蘇聯。爲了別人的利益，甚至爲了敵人的利益，而不惜犧牲民族的力量和前途，那是只有漢奸才會做的。

有人說：我們要在外交方面，得到歐美列強的同意，要牠們可能以經濟力量幫助我們，然後才可能對敵人作戰。是的，我們應該充分的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以補充自己的力量。但是，爲了這種矛盾的運用和補充的取得，至少我們要能維持一個半殖民地形態下的領土完整和門戶開放。倘使我們的前途，是趨向敵人獨占形態下的完全殖民地化，歐美列強，誰又肯來投資補充我們實力？更基本的，我們還得認識；任何的帝國主義都不曾希望中國能夠戰勝別一個帝國主義，

以取得民族解放。這一層，我們在最近的報紙上，看到『英國不願阿比西尼亞戰勝意大利，而依然希望意大利能夠保持牠的威望』的消息，就可以完全明白。老實說：目下真心希望中國能夠戰勝敵人的，只有蘇聯，土耳其和若干弱小國家，以及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我們要找國際的同情，只能在這一方面努力，而絕不能對任何的帝國主義存着幻想。

x

x

x

x

不客氣的說；我們過去不但在外交上犯了極大的錯誤，在整個的國策上，也犯了極大的錯誤。過去四年間『準備』的成果，那裏去了呢？有人告訴我：是在『安內』的工作上消耗淨盡了！『剿匪』的代價，有人估計出來是每名八萬圓！我們聽了，只有痛心，只有痛哭！

在四年前提出『安內攘外』問題的時候，我是極端主張非攘外無以安內的。然而結果，當局是走上『先安內而後攘外』的路線！幾年來，在『前方軍事剿匪



後方文化剿匪』的政策之下，殺戮了多少的勇敢有爲的英俊青年！毀滅了多少的田園廬舍！消耗了多少的槍械彈藥！到了今日，外無以攘，內未得安。『外力』積極『內侵』的結果，連安內的基本地帶『長江腹地』都受到敵人的威脅。這樣下去，恐怕不久就要到『無內可安』的末日！想到這種種，我不能不大聲疾呼：我們不能再自殺的手段，傷耗民族的元氣！我要用整個的赤誠懇求你們：趕快掉轉頭來，救救青年，救救中國！

顯然的『反共』的口號，目下已經成爲敵人和漢奸般汝輩的騙人工具。這還值得大吹大擂嗎？中國人民日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內戰，大家槍口一齊向外，大家一齊聯合來抗戰自衛！在停止內戰的前提下，我們也承認，兩個交戰團體是免不了『爾詐我虞』的。那樣，我們就應該選派民間代表團，到『前方』去隔斷雙方的火線，監視雙方對於停戰條件的忠實履行。我們要幫助雙方劃分敵的防線，成爲一致對外的巨力。

非立刻停止自殺的內戰；決不足以言抗敵；非立刻組織民衆的力量，也決不足以言民族解放。假如政府真有抗敵的決心，就應該馬上停止『剿匪』，同時准許人民做隔斷火線的工作；假如政府真個想在短時間完成抗敵的準備，就應該馬上開放民衆運動，撤消新聞封鎖。在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的戰爭中，主要的準備便是民衆的組織，和人民抗敵情緒的喚起。摧殘民衆組織，壓迫抗敵言論，而還要高談準備，那不是自欺，便必然是欺人。說人民團結自救要使政府爲難，那更是漢奸的理論。政府即使還要和敵人往來，然而牠不應該而且沒有權力禁止人民作抗敵救國的運動。只有印度，朝鮮，以至埃及的政府，才會禁止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

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只有民衆的團結奮起，可以使敵人喪膽。在華北學生運動未開始以前，敵人可以自由拘捕殺戮中國人民。于學忠有數萬的大軍，但不能保護人民，而且不能保護自己；河北省政府要受敵人的搜查，省政府衛隊

要被敵軍解除武裝，加以掌頰，唾面，便溺滿身……的非人侮辱。在天津學生運動開始以後，一萬餘的羣衆衝向敵人的租界，高喊『打倒××帝國主義』的時候，敵人的對待，却只有緊關鐵門，滿布鐵網，以阻止羣衆的前進；敵軍司令只好告誡他的士兵，勿槍傷一個中國的學生，以免引起中國大衆的憤怒。到現在為止，敵人再也不敢任意拘捕中國人民。這些，都不是親敵官吏妥洽外交的成果，而對的是民衆團結抗敵的成果，親敵官吏所得到的，只有領土和主權的喪失，人民的橫被殺戮，以至漢奸隊伍『自治』運動的抬頭。

只有人民團結起來，只有民衆抗敵情緒的高漲，中國人民方可能有生命財產的保障，中國民族才可能取得解放；這個結論，還有人能加以反對嗎？

機械論者在這裏，也許要批評我們忽略了武器的作用。我要告訴他：我們決不會忽略武器的力量。我們不但主張組織民衆，而且主張武裝民衆。救國運動中英勇的學生和民衆，用血和肉和軍警的大刀肉搏；如果能把他們武裝起來，那種

力量的偉大，還會怕什麼敵人？我們是「反唯武器論者」，然而不是「反武器論者」。只有主張效法甘地以無抵抗主義失地誤國的軍閥，官僚，才可能有時做「反武器論者」，而有時變做「唯武器論者」！

我們要高喊：武裝抗×！民衆武裝！合力對外！

（「大眾生活」第一卷第十一期）

## 民族解放鬥爭中的幾個最低要求

章乃器

### 一 緒言

革命理論自然是很高深的，革命要求却必然很淺近。這裏所謂淺近，並不是膚淺或者淺薄的意思，而是大衆迫切需要，大衆聽了馬上理會的意思。比方，『給我麵包』，『給我工作』，『讓我活命』，『我們不願意做亡國奴』……一類的要求，牠們可以打動每一個人的心坎——也可說是由每一個人的心坎裏發出來。牠們淺近得和家常便飯一般，然而有很高深的理論做基礎，有很精密的現實觀察做動機。

爲甚麼是有高深的理論做基礎呢？比方，如果這種要求，只由每一個人單獨

的提出，那就變成叫化子的乞憐。那是多麼的懦弱可恥？那何嘗還有一絲一毫的革命意義？只有由幾千幾萬的羣衆口中一齊喊出來，才會表現出來火一般熱烈的革命情緒。然而這中間，便包含着『是可以變質』的哲學定律；而孫中山先生積四十年革命經驗所得着的一個寶貴教訓，也就是『必須喚醒民衆，共同奮鬥』。

爲甚麼要有精密的現實觀察呢？比方，假如我們在中國也提出『給我麵包』的要求，那便要笑死人。因爲，在中國是只有極少數人有福氣吃麵包的；大多數的人民簡直沒有懂得麵包是什麼東西。我們只有提出『給我飯吃』的要求，才是大眾的要求，大眾聽了才會懂得。所以，要求的提出，是必須充分了解當地和當時的現實的。

真理是永遠存在的，然而真理由書本裏跑出來，變成大眾心坎中的公理和正義，却必須恰好的適應當時當地的現實，而化爲大眾迫切的要求。有些人以爲革命陣線中用不着公理和正義，那是很錯誤的。固然空談公理正義，而不用有組織

的羣衆力量做基礎，那就要成爲一個幻想者；然而，倘使只知道革命的行動，而不知道緊緊的把握住公理和正義，那便要變成失敗的革命，或者甚至要變成反動。整個人類進化的目標是真理，而整個人類進化的途徑，却就是公理和正義。革命勝利的時候，必然是革命要求變成大衆心坎中的公理正義的時候。

在目前的中國，大衆所要求究竟是什麼？這，因爲大家的地位不同，理論不同，所提出自然也不能盡同。但是，由一般的輿論所反映給我的，由我心坎所歸納出來，下面的幾個最低要求，也許可以代表大衆的意見。

## 二 一個民族革命的標準

中國民族很迫切的需要一個解放，中國民族不可能由殖民地化的道路走上解放，中國民族要經過一個民族革命才能取得解放：這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我們應該怎樣進行民族革命呢？在這裏，我們如果提出理論問題，也許話太

長，而且大家也不容易一致；我們還是提出一個切實的標準，那就是；我們不爲蘇聯，也應該爲土耳其。

日本明治維新的標本，已經是歷史上的陳跡了，我們不能夢想的去追求。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路線，是帝國主義的路線；中國在本質上，不配去模仿，在時代上，不應該去模仿，在環境上，不可能去模仿。他們一個是正在侵略弱小民族，一個是正在要求殖民地，而且正在和日本帝國主義勾結；站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在同情於不被侵略者的意義之下，我們不應該替他們歌功頌德。我們再去模仿所謂「清代中興功臣」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嗎？他們是清室的功狗，然而而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因爲他們出賣民族利益，壓迫民族革命，清室固然得以苟延殘喘，中國民族却就因此走上殖民化的路！我們還要進一步的走殖民化的路嗎？走這種可恥的路線，可能復興中國民族嗎？

過去九年間的事實所告訴我們的，是：中國在朝秦暮楚的模仿日本，意大利



和德意志之後，在夾雜的追慕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的政策之後，已經不自覺的走上印度，朝鮮的路了！民族革命而要取得印度，朝鮮的結果，那是萬萬要不得的！

### 三 整個國策的重估

歷史上在大敵當前仍然埋頭內爭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滅亡。在現代國家意義之下，國防軍更絕對不容許在內爭上作孤注之一擲。中國已經不是閉關自守的時代了；列強虎視眈眈，國防軍的任務是如何的重大，還能夠以歷史上的『平亂靖難』自足嗎？二十五年來致力內爭的結果，很顯明的擺在我們的面前，還不應該深自警惕嗎？

『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在平常時也許可以收效，然而決計不能運用在敵寇深入的非常時期。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沒有這樣運用成功的先例，而過去四年

七個月的教訓，更已經充分的證明：這是亡國滅種的政策，是中了敵人『以華滅華』的毒計！因此，對於這整個的國策，應該有澈底的糾正。我們應該以攘外求安內，以抗敵求統一，以舉國一致對外覓取民族的生機。

事實上，假如中國的民族革命不失敗，假如從一九二七年以後，我們能退一步而爲土耳其，那末，我們在這九年中間，即使不免有革命的戰爭，然而決計不會有革命陣線內部不斷的自相殘殺。共產勢力便沒有活動的餘地，而西南也不至有分裂之憂。就是爲了革命的失敗，爲了政治中心主張的動搖，爲了大家對於民族前途的渺茫，然後才有各自爲謀，分道揚鑣的慘劇，革命失敗以後的投降外交政策，尤其是一切國內糾紛的導火線。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對外多一層屈辱，內部即多一層裂痕。這顯然是因爲外不能攘，所以內未能安；倘使再把外不能攘歸咎於內之不安，那顯然是顛倒因果的說法。

危機實在太迫切了！大家都得平心靜氣的把這個國策重估一下。平時即使有

不能調和的政治主張，到現在都應該在保持民族生存的一點上統一起來；過去即使有不能和解的冤仇，到現在都應該因為見到大敵當前而渙然冰釋。一九二七年的國共分家，已經從日本華北駐屯軍謀參長永見的口中，證明是中了敵人的離間。我們聽到了是如何的痛心？倘使再因為這種的錯誤歷史，故步自封，民族前途還堪問嗎？負責任的人們，在這時必須以昨死今生的勇氣，下斬釘截鐵的決心，與人民更始。我們那時候應該是和家人父子一般，大家擁抱着痛哭一場，用眼淚澆盡過去一切相互間的誤會和憤恨！

#### 四 國際關係的重建

在國際關係上，我們應該利用一切國際的矛盾，然而不能做國際矛盾的犧牲品；我們應該接受一切國際的援助，然而不能認敵為友。

過去四年七個月的中國，顯然已經做了國際矛盾的犧牲品——帝國主義製造

反蘇聯戰爭的犧牲品，爲了要促成日蘇衝突，英國曾經勸我國放棄東北四省，給日本作爲進攻蘇聯的根據地，作爲牠担任進攻蘇聯前鋒的禮物。這在英國，自然不妨嫌他人之慨。然而我們，爲甚麼要甘願做英國投機外交的犧牲品？即使少數人想以自己的愛憎，顛倒了民族的友敵，而仍然認蘇聯爲永遠的大敵；他們借刀殺人，也不能愚蠢到先殺了自己吧？以自己的血肉爲餌，以促成二虎之爭，天下有這樣的笨漢嗎？

到現在爲止，英國製造反蘇聯戰爭的企圖，顯然已經遭遇到失敗，而中國却做了一個無名的犧牲品！原因是這樣：在日本帝國主義看來，進攻蘇聯是牠的義務，然而不是牠單獨的義務；併吞中國是牠的權利，而這個權利是可以單獨掠奪的。如果不是歐洲方面的德意志，波蘭和芬蘭等國在英國的指導之下，同時進攻蘇聯，日本是不會單獨行動的。以目下蘇聯軍力的強大，日本自然不敢冒這樣的大險單獨進攻蘇聯；一片荒野的西比利亞，即使僥倖奪到手，牠也找不到可以解

決經濟危機的市場。在歐洲方面，因為蘇聯和平外交政策的巧妙運用，因為弱小國家逐漸的覺悟，不願意做反蘇聯戰爭的犧牲品，因為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尖銳；再因為帝國主義國內革命勢力的抬頭，英國雖然用全力來製造反蘇聯戰爭，事實上成功的成分恐怕是很微。

日本帝國主義傳統的大陸政策，本來是以併吞中國為骨幹。在目下，牠要和緩國內的經濟危機，要和緩法西斯化少壯軍人的盲動，頂便宜的方法是一步又一步的併吞中國。在從前，牠是用自告奮勇擔任反蘇聯前鋒的姿勢，用需要一個進攻蘇聯根據地的理由，向帝國主義國際提出占領中國東北四省的要求。同時，牠只是不斷的犧牲少數的步哨，在蘇聯和外蒙邊境製造一些糾紛，作為國際宣傳的烟幕。這一套把戲，演得有點使別人看厭了。『圖窮匕見』，在所謂廣田三原則當中，牠就老實不客氣的向中國提出『合作防共』的要求了！這裏我們得注意，牠的侵略外交，是公然的走上併吞中國的新階段了。牠以前的所謂『合作防共』

表面上的對象還是蘇聯；現在『合作防共』的刀鋒，却已經公然的轉向中國了！在這敵人刀鋒已公然向着中國的時候，我們所感受着的刺激，是怎樣的嚴重？但是，我們的對內對外政策，似乎都不曾有一個澈底的糾正。我們是繼續的準備做國際矛盾的犧牲品，我們是繼續的認敵爲友！在蘇蒙協定的事件當中，我們對於日僞軍進犯外蒙的時候，不曾提半字的抗議，而獨對於蘇聯和外蒙締結一個互助公約，却要再次的抗議。這等於對國際聲明：中國承認日本在外蒙有自由行動之權。甚至，外交部抗議之不足，再來一個製造輿論，張大其辭。這表示這個醜劇的演出，還並非盡由於日本的挾持，而是一貫的認敵爲友政策的延續；目的所在，仍然逃不出移轉人民目光，使人民忘記了日本的侵略。

## 五 外交方式的糾正

在上述的國際政策之下，我們更主張澈底糾正目下的外交方式。我們要求提

高人民在外交上的威力，以免敵人的無理要求，以免不肖官吏的私相授受。我們要有公開外交，要有民衆外交；簡單的說，要有一個革命外交。

帝國主義征服殖民地一貫的詭計，就是唆使當地的統治者壓迫人民，而以實力保護其政權爲交換條件。滿清官僚和北洋軍閥的一貫錯誤，就是在外侮臨頭的時候，依然是用執行敵人意旨向敵人獻媚，用壓迫民衆的威力向敵人表功；他們不但對敵人表示甘心賣國，而且表示有權可以賣國。

一個爲民族利益打算的政權，牠就決計不能那樣做。牠要喚起人民的反抗，提高人民的威力，向敵人表示官吏沒有忍讓，屈辱，以至賣國的自由；牠要用組織民衆和領導民衆的力量，向敵人表示牠有捍衛國土的能力。

祕密外交是帝國主義製造戰爭的手段，而同時是征服殖民地的手段。製造戰爭爲甚麼需要祕密外交呢？因爲帝國主義戰爭的意義，是不可告人的；而頂頂不可告人的部分，便是殖地的分割部分。征服殖民地爲甚麼需要祕密外交呢？因爲

在帝國主義，這是最可恥的盜竊勾當，是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而在殖民地統治者，這是賣身契的締結，自然也在暗室之中。當然，帝國主義的手段是很毒辣的。牠在用威逼利誘的手段一次和殖民地統治者締結不可告人的密約之後，便用這個污點，永遠的鉗制他。『一次失身，永遭蹂躪』；這是封建婦女被惡棍要挾的弱點，也就是殖民地統治者受帝國主義鉗制的弱點。

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中國和帝國主義間的秘密外交，少不了要得着辱國喪權的結果。爲了辱國喪權對不起人民，便反過來要求帝國主義嚴守秘密，因此便受牠的挾持，而成爲積重難返的秘密外交，辱國喪權也便無所底止。九年來的中日外交有沒有秘密契約呢？事實告訴我們，必然是有。且看，在政治負責人物一再聲明何梅協定並不存在之後，何梅協定已經千真萬確的存在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如果再是頑守着『一次失身，永遭蹂躪』的封建婦女意識，民族的前途真是不堪設想！『蝮蛇螫臂，壯士斷腕』：爲民族打算，應該立刻把過去中日



外交上的秘密文件，儘量公布，同時宣告一切沒有向人民公布的外交條約，一概無效。

## 六 公開的戰爭準備

人類是有靈性的動物，民族是有人格的集團：中國民族如果還要齒數於人類，我們認爲早已超過了最大限度的容忍。在離『九一八』事變四年七個月的今日，我們更沒有理由再言準備，就是退一步而言準備，也只能用隨時作戰的決心，作公開戰爭的準備。如果連準備都不敢公開，那顯然還沒有隨時作戰的決心。還有，我們在準備當中，組織民衆不但是主要的部門，而且也是唯一可操勝算的部門，然而，組織民衆是必須公開進行的。

爲甚麼組織民衆是唯一可操勝算的準備呢？以我們的財力及生產力，倘使還想在武器的購置和物質的補充上和敵人競賽，那是永遠處於劣敗地位的。我們只

有在組織民衆上和牠競賽，那末，不論在量的方面或者在質的方面，我們都可操必勝之權。從量的方面講，人口數我們和牠是四·五與一之比。從質的方面講，公理和正義都在我們的手裏，中國人幫日本侵略中國，是最可恥的漢奸，而日本人幫助中國民族爭取解放，却是世界上頂頂榮譽的英雄；順逆之勢是很分明的。

爲甚麼必須有公開的準備呢？本來，在敵探，漢奸密布的今日，所謂備戰的祕密原不過是『掩耳盜鈴』。特別是在組織民衆的工作上，我們必須旗幟鮮明，目的堅定，然後可能號召全國的民衆，熱烈參加，然後可以使腐化官僚和無恥漢奸，銷聲匿跡。不豎起抗×的大旗，而僅僅爲組織民衆，而組織民衆，人民不但因爲不感到興趣而敷衍了事，組織起來之後，也有極大的危險性。這種沒有政治意識，沒有堅定目標的民衆，一旦敵人到來，是隨時可以變成有組織的漢奸的。倘使再是爲了對內的目的而組織民衆，那危險性更大；那種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政治訓練，恰好就已經是漢奸訓練。此外，還有利用封建的地域觀念，模仿

過去時代的保甲制度，在「保境安民」的口號下面組織起來的民衆。這種民衆，在平時就已和統一民族戰線的意旨背道而馳；一旦敵人侵入，這種組織便會立刻變成「九一八」事變後的瀋陽地方維持會——一個過渡的漢奸組織。以後，遼東戰區內的保衛團，也曾經發生同樣的變故，我們能忘記這種教訓嗎？

事實上，目下許多官僚化的民衆組織，目的就在消滅民衆組織。許多偷生怕死只求保存祿位的官僚，依然是漠視民衆奮起足以救國的必然性，而重視民衆奮起足以動搖政權的偶然性。他們都在致力於麻醉人心的手段維持一個平常時期的治安，靜候敵人來開刀，而不知——也許不敢——用戰時人民總動員的方式，去造成一個非常時期的治安。那還談什麼民衆組織呢？

## 七 思想的澈底解放

現代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時代進步的產物，是和人類文化合流的。中國是世

界的一環，中國民族解放工作，是和全世界被壓迫大眾的解放工作合流的。在這種意義之下，我們就可以明白：我們不能拒絕現代的思想潮流，也不能違反世界大勢。爲了要使文化工作在民族解放鬥爭上發生力量，我們必須澈底解放思想，努力於文化的推進，努力於世界潮流的吸收。

爲甚麼日本帝國主義要高談『王道』呢？爲甚麼牠要尊崇佛法呢？爲甚麼牠更要利用封建偶像呢？就因爲這一套法寶，是奴化教育，愚民教育的利器。在過去，牠已經用『王道』佔奪我們的東北四省了！在目下，牠正想用佛法侵奪華北，進佔蒙古；同時，牠還用『天不滅日』的迷信口號，在華北和華南訓練漢奸部隊。

遙遙相對的，我們這裏在過去也有人談『王道』，也有人舉行『金光明道場』，更有人放棄邊疆的人民不顧，而專門捧邊疆的偶像。在目下，思想依然是到處受壓迫，文化是依然到處受摧殘。他們是剛剛幫了敵人的忙，替牠訓練成功

大批的無恥漢奸和懦怯的順民。

用反動手段對付反動，我們是必然要失敗的。因為，這種無恥的勾當，沒有人會肯志願的來幹的。於是，便少不了要有金錢的收買，於是，在財力上，敵人又佔了便宜。即使能夠取得一時勝利，我們用消滅文化的手段去爭取一時的勝利，也是得不償失吧！

（「永生」第一卷第八期）

## 我們要怎樣自衛？

平 心

中國是站在一個生和死的岔路口，除非發動爆炸般的全國抗鬥，除非一切不願當奴隸的人把生命，體力，智力，物力交付神聖的民族義戰，那種爲我們所憎恨而又逃避不了的滅亡洪水，就必然要把大家淹沒。在這時期，我們單是有了「祖國可愛」的愛國心是決不夠的，必須要用革命勞績證明自己是在努力改造祖國；單是有了「中國不亡」的自信力也是決不夠的，必須要用救亡苦戰阻止中國走上滅亡道路。生在中國的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有「福氣」聽到亡國是怎樣可怕，當亡國奴是怎樣可羞，但是僅僅有了這種「可怕」「可羞」的心理，不去更進一步消滅那造成「可怕」，「可羞」的災難的根本事實，那就只有一天一天走近那

爲自己所不忍見的慘痛境界。

因爲亡國的警號在大家耳邊長嘯，使許多人走上了捨命抗爭的道路，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却因此陷入悲觀苦悶甚至毀滅自己的泥坑，他們認定亡國是注定了的事實，有時却也希望從天下降下一個轉危爲安的僥倖，而對於亡國的實質和過程反而模糊到極點。在他們的頭腦里，一定要等到敵人正式派了總督來做中國人的主子，才算是亡了國，敵人建立操縱一切的傀儡政府來統治中國人民，都不算亡國；一定要等到敵人把全國吞吃下去，親自嘗到了亡國的痛苦，才唉聲嘆氣說『這一輩子就這樣完結了』，而對於東北和已被敵人強佔的地方的同胞的慘苦，却認爲跟自己毫不相干。這一類亡國心理是需要用民族革命戰的火花來燒燬的。

敵人滅亡中國是並不像蠢才們所想像的，一定要傾全國的武力直接把我們的土地立刻一網打盡，他們儘可以用最經濟而又惡毒的手法把中國凌遲宰割。假如我們以爲一定要等到『正式』亡了國之後，中國才開始陷在悲慘的惡運中，那便是

大錯而特錯。事實是怎樣呢？我們這一向無論是在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已嘗夠了國際強盜特別是『友邦』所賜與的掠奪踐踏的痛苦，我們的民族工商業和金融事業怎樣會雪崩一樣地破滅呢？我們的農村經濟和手工業怎樣會陷在肺癆末期的垂死狀態呢？我們的貧窮，失業，災荒，愚昧，怎樣會逐年累月地向前擴大加劇呢？我們的生命，自由，財產，爲什麼沒有絲毫的保障呢？所有這些，都要求大家作一決絕的回答：除了內外民族敵人（包括帝國主義——尤其是『友邦』——漢奸封建勢力洋奴等）在裏應外合地攻打中國這件血淋淋的事實外，我們決不能像胡適那批沒有心肝的御用學者一樣，能夠找出中國老百姓遭受痛苦的第二個原因。

非常明白的，假如暴敵進攻，漢奸賣國，封建勢力猖狂沒有遮攔地發展下去，全國老百姓所受到的災殃苦難是只有沒有止境地加深擴大，死亡，饑餓，窮困，愚昧，衰弱必然要像基督徒所想像的地獄中的烈火毒蟲一樣，普遍地燒燬億萬的人口。只要暴敵在中國血腥統治建立以後，我們再要構成一條全國規模的反



攻陣線，就比現在更艱困十倍。殘酷的現實逼迫着一切在血管中環流着中華民族血液的人，對於參加救亡聯合戰線不能再表示遲疑動搖，因為除却用集體的暴力毀滅敵人的暴力，用革命的進攻打碎狂寇的進攻，是沒有第二個法子把中國從來來的全部滅亡和目前的千災百難中救出來的。

沒有問題的，我們所需要的聯合戰線不是什麼粉飾太平的『精誠團結』，而是一切被害的和有民族意識的同胞認真的『共赴國難』。同時這種聯合戰線不是取着姑息的守勢的，而是取着革命的攻勢的，因為暴敵橫暴無比的進攻是以旋風般的速度向前推進，決不容許我們從容準備；而在戰略上，假如沒有全力的反攻，就斷不能阻止敵人的繼續進攻，更不能奪回被他們佔有的贓物，瓦解他們在中國侵略勢力。最基本的軍事學告訴我們，沒有進攻的長期退守，無法保證戰爭的勝利，而且也不能長久保持守禦的陣線。因此在今天，我們所需要的自衛不是等於投降的『長期抵抗』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且也不是僅僅維持。

現狀不究以往的抵抗。我們被暴敵佔領的土地超過現代世界任何國家所喪失的土地；我們受到暴敵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壓迫與侵略，在深廣的程度上，也超過任何半殖民地所受到的犧牲。何況敵人還可以利用已經奪取的土地與權利來繼續打劫，縱養漢奸。

我們需要一個宏大無比的民族革命戰爭，這個戰爭必須在下列戰鬥綱領之下開展：

第一，武裝全國民衆，動員全國軍隊，討伐東北冀東及一切明暗的傀儡組織，收回一切被敵人佔領漢奸盤據的土地；成立革命的國防權力機關，指揮戰爭，處理一切戰時政務。

第二，用全國軍民武裝力量驅逐敵人在中國的全部陸海空軍與警察，奪回被敵人佔據或在中國境內建築的一切軍事要塞，和侵略設備（東北的砲台和各地的飛機場，以及軍用鐵道電話等）。

第三，收回敵人在中國的租界和租借地，廢除中×間不平等條約和祕密協定，否認對×的一切沒有得中國人民同意的借款賠款，取消暴敵在華享有的一切特權（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駐軍權，通車權等）。

第四，撤銷敵人在中國的一切經濟掠奪組織（如××會社××公司及類似的機關），文化侵略組織，情報組織，沒收代表某帝國主義說話的報紙機關和在華製造順民的學校。

第五，暴露敵人對中國的侵略陰謀和外交黑幕，並且宣布對敵斷絕一切邦交關係（外交的經濟的關係）。

第六，沒收敵人在中國的一切動產和不動產。（除正常僑商在華的小本商店和生活費之外，一切某國在華的工場，銀行，大商店，鑛坑，投資，鐵道，輪船，農莊，森林，牧場，公司，股份，及在中國境內發行的貨幣鈔票，高利貸資本，有價證券等，都應在沒收之列）。

第七，嚴酷地懲辦一切漢奸和親敵通敵的官吏政客，組織特種法庭處他們以死刑，抄沒他們的財產。

第八，保護某國在華的一切不參加侵略活動的正常僑民及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生活的財產；如果敵人的軍隊警察及一切被脅從的傀儡軍隊願意自動解除武裝，表示不參加侵華戰爭，我們不但不危害他們，而且優待他們（這表示我們只是抗敵，不是『排外』）。

第九，釋放一切因救國愛國及無辜被捕被監的同胞，同來參加抗敵戰爭。

第十，保障一切救國愛國的行動自由，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

以上是我們抗敵的十大原則（當然這些只是臨時想到的，戰士們還可補充修正）。我們知道一切投降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外交本位論者，定然要說這是辦不到的『高調』，但在一切堅決抗敵的戰士的眼裏，這些原則却是我們必須而且必能辦到的民族解放初步綱領。而且這十大原則有一種不可分割的聯帶性，要辦

到一項，就不能不同時辦到其他各項。

我們不是感情的排外論者，說中國絕對不需要外交，但是我們對於敵國的無厭掠奪決不是用和平的外交——尤其是秘密外交——所能阻止的，因為和平的外交至多只能像麻醉劑一樣，僅能暫時和緩我們的創痛。因此我們唯一的生路是只有戰！戰！戰！發動全國的民族革命戰，一直到敵人及其走狗勢力在中國完全崩潰，而上面列舉的原則又必須成爲抗敵的基本綱領（當然這並不能完全代表救國陣線的綱領，只是臨時的提議，所以歡迎大家補充修正）。只有當敵人在我們的抵抗壓力之下，承認交還一切侵佔強奪的土地贓物，撤退在華的一切陸海空軍警察，廢除一切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和秘密協定，取消在華的一切侵略組織和侵略特權，停止收買嗾使漢奸來破壞領土完整……我們才願意和敵邦進行外交談判，締結平等協定與互不侵犯條約。所以革命外交是需要用民族的戰鬥實力做後盾，做保鏢，才能成立的。

我們必須戳破敵人的紙老虎，指明他們是不願耗盡全盤的兵力，人力，物力，來武力征華的，他們是要用各種搗便宜的政策——嗾使漢奸分裂中國領土完整，施用恐嚇威迫，欺騙等——來征服全中國。要是我們能傾全國的兵力，人力，財力，物力，採取攻勢的抵抗，敵人也許不等到戰事結束，就要向我們屈服討饒，承認我們維持民族生存的全部條件。依據我們的常識，對付惡狗的唯一辦法，是拿起棍棒石塊迎頭痛擊。愈是胆怯逃跑，就愈要被惡狗追咬。對付民族的暴敵也是這樣，唯有兇猛無比的迎頭抵抗能夠使敵人胆寒。愈是退讓屈服，就愈壯大敵人侵略中國的胆子。我們不怕敵人惱羞成怒，只怕自己垂頭喪氣。

讓我們團結得同鐵箍鋼索一樣，造成抵抗暴敵的革命攻勢，讓民族敵人來試試我們的槍法刀鋒，滾給大家看看！

## 怎樣組織羣衆參加救國戰線？

邵翰齊

### 一 組織羣衆的意義

目前參加救國陣線的戰士們是已經深入民間去展開救亡的宣傳工作，但是宣傳工作是絕對不能跟組織羣衆的工作分開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上次的國難宣傳工作大綱已經著重地指出了），宣傳應該是組織羣衆的一種手段，而組織又是發動集體的民族抗戰的一項基本工作。宣傳，組織，與集體抗戰，應該是全盤的民族解放鍊條中互相銜接的三個環子。關於組織工作有兩大主要問題：一是怎樣組織一般的羣衆，使他們一同踏上民族解放戰線；二是怎樣堅強及擴大已有的救國組織，使它們能擔負起鉅大的救國任務。關於後一個問題，我們在前次有過比

較具體的討論（參看大衆生活第十期救亡運動中的組織問題，這裏所要着重討論的，是前一個問題。一般地說，救國的組織工作是含有以下諸目的：

一、使各界的民衆能夠參加救國的聯合戰線，加緊各類羣和各地大衆之間的聯結。

二、使受苦難最深的勤勞大衆（工農及苦力等）能夠站到救亡戰線的最前哨，形成鉅大的抗敵力量。

三、防止及擊破敵人漢奸分裂羣衆力量的陰謀與政策，使羣衆能用集體力量衝破暴敵漢奸的壓迫，拱衛救國的領導力量。

四、培養救國的基本幹部，使他們能夠擔任推動羣衆的突擊任務，構成救亡的突擊戰線。

五、使一切大衆隊伍能夠保持救亡運動的宣傳效力，接受民族抗鬥的訓練，成爲隨時可以聯合動員的戰鬥部隊。



六、使原先存在的各種羣衆組織（如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俱樂部，讀書會，同鄉會，律師協會，著作人協會，醫師公會，等等）都轉變爲救國的戰鬥的組織。

七、使大衆能夠把自己的生活利害跟民族危機與民族解放的利益聯結起來，一面爲民族解放而戰，同時也就爲他們羣團的生活改革而戰。

八、使落後的猶豫的羣衆能夠受到前進的英勇的羣衆的推動，以克服大衆中間動搖不定的現象。

九、清除一切救國組織中的奸細敗類，征服各種腐化幻想等不良傾向，就在鬥爭過程中擴張強化救國的組織。

十、使大衆從事實上體驗出集體的力量之偉大，增大救亡運動的自信力，同時也就減少一切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的危險傾向。

直到現在爲止，救國的組織還是在學生大衆中間比較有成績，一般羣衆的組

織工作仍然嫌不充分，這自然是有着許多客觀上和主觀上的原因的，主要的就可舉出：

一、各種暴力的壓迫與麻醉欺騙的力量太大，使羣衆很難集合到統一的救亡戰線上。

二、混在羣衆中間的奸細用各種陰謀分裂羣衆，以致在大衆的聯合戰線的締結上添加了一種阻力。

三、一般大衆文化教育的落後，接受救亡運動的影響，比較困難。

四、深入到羣衆間去的幹部人員仍然感覺缺乏，而且宣傳與組織的工作也欠普汎。

五、宣傳與組織的方法仍然有好些弱點。

今後救亡運動中的羣衆組織工作必須針對着以上諸困難與弱點開展。

## 二 組織農民的方法

到農村去做宣傳工作的學生們，據說每每遇着一種重大的困難，就是有些地方『羣衆對於當前的民族危機不十分感到興趣』，因此有的戰士們便感覺到農民『不知就裏』，甚至因此削弱了他們原有的熱心，而大多數的宣傳工作者在農民中間沒有充分做到組織羣衆的任務（當然是有着事實上的困難與阻礙），這是十分嚴重的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在長期的封建的榨取之下，農民大衆的確是比較城市勞動大衆落後的，各種頑強的傳統的惡習，與私有的保守的生活形態，使他們比較散漫，而缺乏新銳的民族敏感，但這並不能使我們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農民是無法組織在救國戰線中，無法構成民族解放運動的鉅軍。事實上，我們從許多報告裏已經可以窺出在最近的時期間，出發到農村中去的學生常常獲得了廣大的農民羣衆的擁護與贊助，農民和學生間的關係已經建立得很有成績了；假如再經

過相當時期的努力，我們相信學生散佈在農民大眾中間的救國種子一定要結出千百倍的果實來的。我們第一就不能悲觀，要有堅強的自信。但光是這樣，不想辦法去克服宣傳羣衆組織羣衆的困難，那是仍然不夠的。要打破事實上的工作困難要增大救亡運動在農民羣衆間的效率，必須要具備相當的革命理論的了解和農民生活狀況的認識。我們一定要考查：爲什麼某地某羣的農民對於救亡運動表示熱烈的同情與贊助，爲什麼另外一些農民又比較冷淡呢？爲什麼我們在其他大眾中間發生過鉅大效力的宣傳組織方法，在農民中間不十分切貼適用呢？這一類的問題，祇有通過實踐的集體的考慮分析，才能具體地解答出來的。

首先，我們不難發見戰士們在農民中間不能運用最生動切貼的宣傳說服方法，是減弱傳播救亡鬥爭的效率的一個重大原因。對農民說話要通俗具體，最忌抽象艱深，這個原則已經爲許多戰士們所認識了，但運用起來就常常表現得很軟弱。我們知道，對羣衆宣傳，光是話語的表現形式明白易懂，是決不夠的，必定

使說話的內容即所提出的問題，針對着羣衆實際的生活需要，叫他們能夠深切地感覺到自己切身的利害同民族解放運動結得不可分開。所謂民族解放運動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對外問題，在抗敵反帝的過程中，對於活躍在政治中社會中的反動勢力是決不能放鬆的，公開或暗中出賣民族的漢奸目前固然成了我們必須堅決撲滅的敵人，就是剝削壓迫大眾的封建勢力，買辦勢力，和洋奴勢力等，也應在剝除之列。宣傳者和組織者必須運用具體的話語，從農民的實生活中解釋這些剝削勢力寄生者羣是跟帝國主義——特別指出某帝國主義——漢奸們聯成一氣來殘害大眾的。譬如最使農民感覺痛苦的，據說是田租捐稅的繁重，那我們便應解釋爲什麼農民會有這種繁重的負擔，應指出怎樣可以免除這種苦痛。其實我們還可以提出好些具體的生活問題來宣傳說服大眾。譬如土地問題，農產物跌價問題，災荒問題大水就是一個主要的問題，農民副業紡織，畜牧，園藝等破產問題，債務問題等等，都是農民最感覺興趣的，我們就必須從這些活生生的問題中舉出實

例，說明農村裏的封建勢力跟帝國主義——特別是某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勢力勾結，是農民遭受苦難的根本原因。同時應加重地指出某國滅亡中國後，農民的苦痛只有愈益加劇：生命喪失保障，土地被奪，捐稅加重，農產物跌價（在華北棉花是大宗的出產品，也是某國所極想壟斷的，就可以拿來做說明的實例），副業崩潰等等，都將成爲必然的結果。此外，還可引某國滅亡東北後，農民大批被殺，村莊被焚，土地被某國人和朝鮮人佔奪等等事實來做證明，並指出東北人民革命軍義勇軍已經在跟敵人苦戰，有許多地方已成了農民自己的天下，這樣就可以壯大農民抗爭的勇氣。

其次，宣傳組織者應該認清楚農民羣衆並不是一個清一色的羣團，他們之中是有許多利害的對立的。在進行宣傳組織的時候，不要忘了貧農雇農和中農是最基本的救國部隊，一切宣傳工作方式都必須處處針對適合他們的需要。自然，我們並不是要拒絕其他的份子參加救國戰線，但決不能讓農民的組織落到豪紳富農

的手中，否則反而是反而可以給他們利用來壓迫農民的。

再次，宣傳隊伍再三要注意到一面宣傳一面組織的工作的重要性，因為宣傳之後，不把羣衆組織起來，宣傳的影響很快就會磨滅了的。經過了集體的小組的個別的演講談話之後就可以用適合於當地情形的辦法，召集村民大會或市民大會（市鎮上召集的），產生出救國的組織來（如××村農民救國會，××鄉救國會，或××鎮救國會，或者用農民團自衛團等類的名目都可）。這當中不能機械地應用選舉辦法，因為一般農民對於選舉的知識是很欠缺的。宣傳組織者可以提出最適當的人選來，（這種人選應該在個別談話小組談話時就注意到），徵求農民羣衆的同意，有時自然也可應用推舉辦法，幫助他們成立團體，組織要簡單，但却要注意分工，負責的人最重要的條件是勇敢，富於熱情和責任心，而且最好是貧農，或雇農，中農。自然，組織了之後，難免要遭受到各種反動勢力的破壞，這就需要訓練農民自衛的辦法與能力。有的地方，封建的反動的勢力太大，很難

成立大規模的農民組織，那就不妨幫助最積極的農民成立小組式的團體；或設法吸引他們參加別處的組織。總之，要估量各地的實際情形，決定我們的組織方式，不能太機械了。至於各村，各鄉，各區，各鎮的組織，彼此之間應有密切的聯絡，同時又要與城市的組織聯絡，以便建立統一的救國戰線，那又是不消說得的。此外，還可以利用固有的農民團體（如農民協會，莊會，紅槍會等等），灌注民族的鬥爭的意識，使它們能夠轉變為救國戰線單位。

最後，我們必須認定：農民的組織和其他一切的民衆組織一樣，是只有在不斷的鬥爭中才能擴大強化的。在宣傳了帝國主義——著重地指出某帝國主義——漢奸，賣國賊，豪紳，買辦，和洋奴等等的互相勾結來壓迫榨取農民之後，就必須指導他們爲自己切身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而奮鬥。舉例來說，某帝國主義者在華北利用漢奸土豪劣紳，對農民放印子錢（即皮球錢），就可以發動農民反抗高利貸的債務。又如某帝國主義能使漢奸豪紳在華北各縣製造什麼「自治運動」，就可



以領導農民用武裝力量去消滅它，捉拿參加「自治運動」的漢奸豪紳嚴辦。在鬥爭過程中，武裝羣衆是非常重要的，原始的武器（刀矛等）和火器都應盡量握在農民的手裏，他們憑藉這種武裝實力可以保衛自己的組織，也可以和敵人作戰。農民的組織工作做得相當發展之後，可以號召他們進軍城市和市民學生一同舉行盛大的抗敵示威及作實地的鬥爭，如此城市和鄉村的救亡怒潮就可以匯流起來了。

### 三 一般的羣衆組織法

因爲目前各地的學生出發到農村去推進救國宣傳組織工作，所以上面我們特別把組織農民的問題列成一項來討論，但在救國運動中城市的民衆——尤其是勞動大衆——顯然是最重要的部隊。假使城市的救國陣線構築得不夠堅強，不能同農民運動配合起來，我們的民族動員就會遭遇重大的困難。自然城市中的阻力比鄉村更大，宣傳組織的工作進行也就比較困難，不過城市的民衆——特別是參加

大生產的勞動羣衆比較集體化，文化水準較高，不像農民那樣散漫落後，這也就是使城市大衆的組織工作占便利的地方。我們正可以利用這種便利去推進城市的羣衆組織工作，同時也去組織其他過着集體生活的羣衆——如鐵路工人，鑛工，兵士等。

組織城市勞動羣衆正和組織農民羣衆一樣，必須要對準着他們特殊的生活需要與習慣，把他們切身的痛苦跟民族的危機聯結起來。例如許多工人最感覺痛苦的，是工資太少不能維持生活，自己隨時有失業的危險，組織者就可舉出具體的實例，向羣衆解說某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怎樣破壞民族工業，肥漢們是怎樣從瘦子們身上剝取血肉來維持自己的寄生生活，使羣衆們明白自己的苦痛的由來。城市勞動者有許多在過去是參加過民族解放鬥爭的，他們對於救國的宣傳與組織一定比較容易接受歡迎，宣傳組織者可以舉出過去五卅時代和大革命時代勞動者參加反帝運動的英烈史實，喚起羣衆的抗敵情緒。對於暴敵在華工廠的勞

動者更須特別加緊宣傳組織工作。組織者要幫助各廠的勞動者組織自己的救國團體，使成爲構成救國戰線的細胞。每一個工廠作坊，每一個碼頭船塢，每一個鑛山，每一條鐵路，都應該有堅強的羣衆救國組織，（名目可斟酌實際情形決定），它們應該盡可能吸引一切羣衆參加，即使羣衆不能全體參加，也應盡量吸收一部分最英勇堅決的份子，形成基本的部隊，然後利用每一個機會來擴大這種組織。各城市各區域的勞動者應該召集大會，選舉當地勞動者救國戰線的幹部組織，（名目用『工人救國聯合會』，『工人救國同盟』或其他都可）。勞動者的救國組織應該和其他救國組織，（如文化界救國會，學生會，農民救國會等），取得經常的聯絡，在每一次的集體行動中和後者取着一致的步調，並且應站到最前哨去。五卅時代上海和香港工人的反帝武器，必須更靈活地運用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加擴大救國的陣勢，給敵人以嚴重的威脅。最後，還須注意到：救國鬥爭必須和勞動者改善日常生活的要求與行動取得經常的聯繫，否則就不能充實救國鬥爭。

的內容。除產業工人外，交通運輸工人中間的救國宣傳組織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海員，鐵路工人，碼頭工人等等，在歷次的民族解放運動中，都有過最英勇的貢獻；戰士們應該用大力去發展他們的救國組織，發動他們的抗敵鬥爭；假如北寧平綏等鐵路的工人能夠爆發一個 *tungmunbagung* 那給予暴敵和漢奸們的打擊是多麼雄大呀！各地的救國戰線必須吸引這類勞動者參加，並且利用他們來輸送救國的人力與物力，阻撓敵人的壓迫，這樣才能夠使救國運動的血脈舒暢，擴大救國的戰野。事實上，許多交通運輸工人對於救國運動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這從那次北平學生團關於鐵路工人的報告中可以看得出來，而上次海員組織救國會（據說已解散了），也是一個證明。只因爲他們所受到阻礙力特別大，所以組織起來比較困難，但只要有的適當的組織方式是不難克服這些困難的。

在城市裏面，除工人羣衆外，貧民以及失業者苦力（如人力車夫等等）都應在組織之列，他們不像產業工人那樣集中，這就可以按照區域街道，把他們組織起

來。我以為可以成立貧民救國團，失業者救國協會之類的組織，他們應該跟工人的救國團體取得密切的聯絡，並且要參加當地的救國戰線。在貧民羣衆中，總是滲雜着有浮浪的份子，救國戰線應該防止他們被敵人漢奸收買利用（如華北的白面客就被某方廉價收買參加要求「自治」的遊行示威）。

店員也是救國戰線中基本的盟員，他們應該有很好的組織。一般地說來，店員需要文化的陶冶，比其他羣衆表示得更迫切，組織者就可利用這種需要組織讀書會，研究會之類的團體，吸引他們參加救國戰線和救國行動。各個商店公司最好都要有代表店員的組織，並且各城市應該有店員救國協會之類的組織。這類組織要執行救國的任務，同時也要保障店員切身利益（反對開除店員，減少薪資等）。

關於學生的救國組織已經有了不少的討論，這裏不想多說，我們只希望全國的學生救亡戰線——全國學生聯合會很快地建立起來，同時各個學校的細胞組織

要設法鞏固擴大；只有一面參加到羣衆中間去，担負宣傳組織的任務，一面肅清奸細和腐化份子，學生的救國組織才能磨銳成爲健全的戰鬥組織。有血性的學校教職員應該有犧牲一切和學生攜手合作的決心，反對學校當局壓迫學生的救國運動。

自由職業者如著作人，醫生，教員，記者，律師，藝人等等，可以按照他們的職業，成立各業的救國組織，或者把原有的同業組織改造成爲救國的堡壘。這類自由職業者幻想最多，而且很易動搖不定，怎樣去加強他們的堅定性，怎樣能使他們犧牲私利來爲民族戰鬥，組織者是必須考慮到的。

婦女在這次救國運動中表現了很英烈的戰績，她們將構成民族解放鬥爭中最精銳的部隊，是沒有疑問的，不過此後婦女的救國組織必須擴展到勤苦婦女中間去，僅僅是有了智識份子家庭婦女參加是不夠的。婦女救國聯合會之類的組織及一切參加救國運動的女戰士，應該用各種方式來擴展婦女的救亡陣線如組織婦女

讀書會，婦女救國先鋒隊，慰勞隊，反禮教同盟，開辦婦女補習學校等等，都可以吸引廣大的婦女參加。

軍隊的救國組織工作，在現在也是非常緊要的，戰士們應該用友誼式的勸服，吸引他們參加到救國組織裏面來；特別要加緊傀儡軍隊中的組織工作，使兵士軍官們能夠跟民衆攜手對漢奸們叛變。曾經參加抗敵戰爭革命戰爭的退伍兵士，也須設法把他們組織起來。

#### 四 建立全國救亡陣線的問題

在目前我們迫切地需要建立全國規模的救國戰線。此刻雖然全國學聯會的組織在籌備進行之中，但這一戰鬥行列不跟其他的戰鬥部隊結合起來；是有孤軍苦戰的危險的。各地的救國組織羣衆團體，我以為必須很快地聯合成爲一條戰線。例如各地的文化界救國協會，就可以號召當地一切文化團體來參加，從著作人協

會，報人協會，雜誌社等，直到同人組織的讀書會，研究會，戲劇團，圖書館等都可以選派代表成爲協會的盟員，並且各處可以成立支部，這樣就可以擴展文化界救國的陣勢。自然，各個組織——如工人救國聯合會，農民救國協會，文化界救國協會，學生聯合會，婦女救國聯合會等等，又可以召集聯席會議，選舉一市，一省，或一縣的救國協會。這協會不能成爲掛名的機關，必須成爲號召羣衆聯絡羣衆及組織羣衆的戰鬥組織。各地的救國戰線結成之後，就可更進一步建立起全國的救國戰線。當然，要實現這宏大的理想，事實上有許多困難的，在目前建立起各羣衆部隊的全國戰鬥組織——如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國工人救國大同盟，全國文化界救國大同盟之類，也能促進全國聯合戰線的締結，擴大戰鬥的領野。

此外全國的救國戰線還須注意到兩點：一是要與東北的救國部隊——如人民革命軍，義勇軍等呼應；二是要跟海外的僑胞聯絡，我們需要海外的僑胞的物質



援助與精神援助，更希望他們在海外成立救國的組織。

要締結各地和全國的聯合戰線，我覺得還需要建立救亡的突擊戰線，它們應該是由許多突擊部隊——救亡突擊團，救亡先鋒團，救國敢死隊等等組合而成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前次有過一個具體的建議，說明了這種突擊戰線的任務與組織法，這裏不再重說（請參看大眾生活第十期救亡運動中的組織問題）。我們感覺到目前的各地羣衆應該需要用武裝實力來保衛救國戰線；這類突擊組織就應該盡可能以武裝的姿態出現（當然沒有武裝也可以成立突擊組織），成爲救國羣衆的先鋒隊與糾察隊，以後就要逐漸把全體的或大多數的羣衆武裝起來，這當然須得經過殘酷的奮鬥。

最後，我們要提出一個組織羣衆的技術問題來說一說，我們不要把救國組織看得太狹義了，以爲一定要有救國會建立之後，才能號召羣衆站到救國戰線上，我們儘可以利用每一個機會每一場所來組織發動羣衆，例如在農村中工人區域中

開辦補習學校，民衆學校，設立各種的讀書會，互助會，演講會等，都可以吸聚羣衆來擴大救國軍的。

當然，我們現在還非常缺乏救國的幹部人員，所有的救國團體都不要忘了從羣衆隊伍中找○求○培○植○基○本○的○幹○部○。我們需要一切有能力有勇氣的人散佈到廣大的羣衆中間去，組織廣大的民族解放鐵軍。

## 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

艾思奇

現在是「非常時期」，也就是最困難的時期，不但個人的生活，社會的經濟，覺得困難，整個民族的生存也到了生死關頭了。

在非常時期，我們大眾就不能不起來做點非常的事情。因為我們要生存，困難在前面，就不能不和困難奮鬥，民族危機在前面，就得要大家起來衝破它。

要做事情，就同時要明白知道這件事情，種田人要懂得種田的一切知識，打魚的人也要懂得魚的習性。對於事情知道得愈清楚，做起來就愈更有利，糊裏糊塗的做事，是不會成功的。

在這非常時期，我們都要想想：我們自己對於這時期的一切，是不是能夠明

白了？自己應該怎樣做？走什麼路子？是不是也弄清楚了？是不是已經不糊裏糊塗了？

有人說：『這用不着問的。我生在世界上，天天醒着，睜着眼睛，看見什麼就知道什麼，周圍有些什麼難道還會有不明白的事嗎？我的心思就像一面鏡子，遇到什麼，就把什麼映進去，一切都清楚得很』。

這些話，有是有道理的，人的心思果然就像是一種鏡子，我們所知道，所認識的一切，都是這鏡子裏的反映。思想是外物的反映，這就合着了唯物論的道理。但我們要知道，鏡子的表面。也有不平的，也有凹凸不齊的，裏面反映出來的影子，就不一定能保存原來的形狀。如果我們心思的鏡子不是一面好鏡子，不是也要把周圍的一切弄糊塗了嗎？

現在還有很多的人，生活的困難給他們很多慘痛的教訓，他們還不明白自己的痛苦和冤屈，是那兒來的。民族敵人再接再厲的進攻了自己的領土，還有人

不明白爲什麼他們一定要來進攻，還妄想着可以用和平外交的方法停止敵人的野心，這都是他們的思想的鏡子不不正，把事實的影像弄歪曲了。

在這非常時代，要担任做非常的事情的大衆們，必須有一面磨得很平正，能反映事物的真相的鏡子。這面鏡子不但要把事情的真相映出來，並且要能夠把我們所要走的路也照出來。

我們談人類生活的哲學，也就是爲要得到這面鏡子。這哲學必須把社會生活的變化前途告訴我們，把我們目前做事的方法指示給我們。如果它不能幫助我們做事情，我們就用不着還要談它。如果不能做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我們也不要它，這面鏡子要立在我們民族解放的黨派上。

要成爲這樣一面很好的鏡子，我們的哲學就不能只是講空話的哲學，這哲學要切切實實地研究我們的社會和生活，敵人爲什麼在這幾年來會特別加緊的進攻我們呢？漢奸又爲什麼會這樣多呢？中國民族的解放，是要走那一條路呢？這些

問題都得要很明瞭的研究出來，要像科學一樣的說得很真確。

我們不要跟着一些昏庸的老頭子們，說些什麼『人心不古』的話。把一切的担子都推到『人心』上去。有些人以為日本的侵略中國，完全是由於軍人的野心，有些人以為中國的漢奸多，全是因為一般人沒有良心，做軍人的不能抵抗，是因為他們沒有愛國心，沒有民族的氣節。所以，中國民族的出路，就是要設法向這些人有一個什麼表示，把他們的良心激發起來，或者來一個『節操運動』或『自覺運動』，使一般人有『民族的氣節』。

其實這是完全錯誤了。日本軍人的野心，不是最近幾年才有的，但為什麼只在最近幾年才在中國大大發展呢？這就不是『野心』兩個字可以說明的了。漢奸賣國，又何嘗只是『良心』『氣節』的問題呢？如果單靠激發良心，就可以使賣國的人心同意轉，那麼，北平上海及各地學生們的流血的愛國運動，也應該使他們覺悟了。

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不應該只照見『人心』，不應該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一些有權勢的人們的心意上。不然，一定是失敗的。南京續範亭自殺的事件，不是一個明證嗎？他想靠割腹自殺，來激發一般軍人的自覺，結果是只殺了自己，他所希望的人們並沒有起來抵抗外侮。

上海各校進京請願的運動中，有許多同學也是上了這種良心主義的當了。他們對於請願抱着太大的希望，想靠請願把他們所希望的人『請』出來救國。結果不但請不出來，自己反而吃了很多的苦。怎樣辦呢？最大的希望也受了打擊了，於是許多同學就灰心起來，說：『中國沒有辦法，我今後甯可一生消磨在舞場裏！』

這些灰心的同學，是覺得找不到路了。但並不是中國真的沒有路，只是因為他們拿錯了鏡子。在這鏡子裏，他們所看見的只是『人心』，他們看不見中國社會生活的真實情形。如果他拿到了一面好的鏡子，能夠切實的認識社會，他們就知道不應該灰心，更不應該在舞場裏去消磨自己的生命，尤其不應該像續範亭樣

的只殺自己不殺敵人了。

所謂『人心』在哲學上也稱爲『人的主觀』，只看重人的心，看輕了現實的社會，也稱做主觀主義，從事民族解放的戰士們，如果你們的鏡子是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就得把它掉換一下。因爲它不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

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是要認真的反映半殖民地社會的一切。要看得清楚這社會的經濟結構，看清楚這社會的一切變化法則，看清楚在這社會的經濟結構裏，那些人是做什麼事情，那些人是真正可以爲民族抗爭，那些人又有成爲漢奸的可能，他們做漢奸，是爲了什麼利益？總之，這鏡子裏所反映的，是社會的一切客觀法則，不是主觀的人心。

社會的一切變化法則，在社會科學裏就有詳細的研究，所以，要替民族解放找一面好鏡子，不能不學習社會科學，我們所談的生活的哲學，也和一切社會科學分不開。



關於社會科學的理論，從前的人也會遺留給我們很多的遺產，我們可以拿來學習，因此我們已經有現成的東西可以繼承了。但要注意的，我們學習前人的理論，目的是要幫助我們了解現在的社會，不是要把它當死板板的模型，把什麼都嵌進去。

我們用前人的理論，來幫助我們了解現在的社會，並且可以把現在所看見的新東西，加進前人的理論裏去，使它變得更豐富。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是要很活潑的反映我們當前的東西。

不能夠活潑的反映現在的東西，單把前人的理論死板板的嵌到一切上去，這就叫做公式主義。

主觀主義只看見『人心』，公式主義只看見前人的理論，都不能替我們照見實實在在的社會情形，都是一種觀念論的思想，都是要不得的。

但是，還有一種鏡子，它反映人心，也並不是死的公式，它也反映前面

的社會生活，反映客觀的現實情形，但它把這些東西反映得太大了。例如有人說，敵人有充足的新式武器來進攻我們，那樣的武器全然不是中國人所能抵抗的東西，中國沒有這種武器，就只好屈服了。這就是所謂的『唯武器論』。

又有人說，『半殖民地的中國，是不能獨立的』。他們把這一點誇大了，認為中國不能作獨立的民族戰爭。要抵抗敵人嗎？一定要得到英國或美國的幫助，使力量相稱才行。他們以為中國幾十年來能夠不亡，也就是因為各帝國主義的勢均力敵的緣故。

這種思想，叫做『均衡論』。依照這種思想，那麼，中國能夠不亡給日本，是全靠英美兩國的幫助了，現在他們兩國都抱着袖手旁觀的態度，中國失去了幫助，就只好屈服了。要想解放自己的民族，也只好坐着等他們高興的時候來幫助了。

這種思想，又是把客觀的事情誇大得太利害，忘記了中國民族自己的力量。

一切事情，都只想坐着等待周圍的好機會，不肯馬上努力起來做。這叫做客觀主義。客觀主義是一種機械論。

客觀主義的錯誤，在阿比西尼亞的例子裏，就可以看出來了。從前人們都說，阿比西尼亞敢於和意大利抗爭，是有英國撐腰的緣故。但現在英國已經明明不肯替它撐了，不但不肯在國聯裏努力主張制裁意大利，並且還聲明不願使阿勝意敗，然而阿比西尼亞仍然敢於抗爭，仍然能獲勝。

民族的抗爭如果起來了，力量是最偉大的。我們不能把希望放在少數有權勢者的良心上，我們要切實研究社會的各方面，在廣大的民衆中去找真正的抗爭的隊伍，因此要反對主觀主義。我們對於民族的武裝抗爭的力量，要充分的信任，要看清楚如果堅強而統一的民族戰線結成了，一定能夠衝破一切的壓迫和侵略，因此要反對客觀主義或機械論的思想。

一面反對主觀主義或觀念論，一面反對客觀主義或機械論，這樣才可以磨鍊

出一面正確精緻的民族解放的鏡子。

（「讀書生活」第三卷七期）

## 新興的學生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區別

柳 湜

### 一

在黑暗中習慣了的眼睛，突然遇到了光芒，對於光明中的事物是不容易看得清白的。譬如最近的全國學生運動，由北平燃着那束巨火，不數日繞遍了全國各大城市，那些眼睛在黑暗中習慣了的人，在這巨大的光焰下，看出的事物是什麼呢？

有的看出的是「學潮」，是學生「靜極思動」，是「教育界對政府應付外交的不滿」，完全是所謂「學生界」至多是「教育界」內部的事，與全國大眾無關。

有的只感覺城市的「街景」有了一點改變。他把學生大眾，「四個一排，手

挽着手』向軍警陣前衝鋒，學生狂呼，流淚，浴血，倒斃，只作一種多年沒有看見了的『街景』，把水龍掃射學生看作一種新的街頭的玩意，其他的意義就沒有看見。

有的呢？他在街頭恰恰遇到學生隊伍了。不能不停住腳，沉重的嘆了一口氣，發出『空谷足音』的感慨來，覺得這是『血氣方剛的男女青年』玩的拿手好戲。

有的聯想到『五四』運動了。認為這就是『五四』運動的再生，或者希望這次學生運動能再變為『五四』運動，於是有人低吟道：

『五四魂兮歸來，

哀我故都！

振此古國之精神。』

自然，也還有人看出各種各樣的『景緻』，有人認這是一種叛亂，犯上作亂

的行爲，該殺；有人譏笑這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自己現出一種狡滑的奸笑。也有人打着官腔道，雖然學生有些躁浮，但『迫於熱情』，『情有可原的』。

總括起來，這一道光芒，確是弄昏了許多人的頭腦。有的是色盲了，有的却是一時的昏花，不是不可以克服的。這許多形形色色的意見，對於這新興的學生運動到底說明了什麼呢？

以上許多高見，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是沒有說明什麼的。他們有的是只看見樹木，沒有看見森林，把學生今日的救國運動的性質，範圍，縮小，壓癟，弄成天上掉下來的奇跡，少數人的發狂，歷史的兜圈子，是『古已有之』，一生一世也是看不完的『狸貓換太子』的重演，如此這般而已。

## 二

這些高見，對於當前的全國學生運動是有着影響的。我們知道，一種廣大的

羣衆運動，必要有一種正確的理論去引導。沒有正確的理論也就沒有正確的行動。歪曲的理論，或了解得不夠，都會把行動引導到牛角尖裏去，會把純潔的行動，變爲奸人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或限於極狹隘的範圍，以致被奸人輕易的毀滅。

是的，最狡猾的言論，最幼稚的胡說，容易被人看破，至於『引經據典』，什麼事都拏出『有書爲證』的高見，那到不能不另眼相看了。

這就是屬於今日的歌吟『五四魂兮歸來』者這一派。

這是對歷史的最大的不忠實；現在有許多人抱住看歷史好像是在兜圈子，一個又一個，在同一軌道上，緩慢的旋轉。『五四』時代轉動的那一個圈子，原來就是東漢，北宋的太學生的時代，『公車上書』等時代，曾經轉動過的重復，再轉，現在的學生運動，又不過是『五四』的再演。人類歷史是這樣無聊的反反復復。人類本身就是一個機械，幾十年玩它一次老把戲。



這樣一來，目前學生運動真正的鬥爭的目標，鬥爭的實踐陣綫的輪廓，鬥爭的前途，就一點看不明白了。

「五四」運動，到底與今日學生運動有怎樣的區別呢？

### 三

如果說，今日跳出街頭來的是穿着學生裝的男女青年，因此就朴素的聯想到「五四」，那沒有什麼話說，原來學生運動，既然出台的是學生，那在外表上總有些相似處，任何人也不能出來抬槓。如果把這種運動，放在社會鬥爭內部去攷察，那就會顯出很大的質的差異來。

我想，簡單的把這兩種歷史事件對照的來看一看。

「五四」運動的性質我不否認它是帶民族解放性的，但這一運動角色，主要的却是一批小資產階層的智識者，當時中國勞動階層的勢力還未抬頭，這些智識

者，在當時是對於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壓迫，最敏感的社會層。他們對於當時×帝國主義的橫蠻侵略，對於親×的北京賣國政府無恥的屈辱都感覺萬分不能容忍，加着俄國革命的勝利，世界大戰後世界的動亂，刺激了他們，使這些無聲的學生，發出了驚人的怒吼來。

但是，因着中國民族資本的微弱，反映在這鬥爭場面的，是智識者的孤軍，他們沒有鬥爭的經驗，沒有正確的鬥爭的理論，鬥爭目標的模糊，鬥爭陣綫的單薄搖動，鬥爭前途沒有正確的認識的估計，所以這一運動開始時只是政治的，以民族民權的要求相號召。結果呢，政治的任務是沒有好好負起的，後來漸漸迴避政治起來，雖然在民族解放上他劃了一個時代，但是最大的收穫，到底還是在文化上的啓蒙上。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以醒覺的新的姿態登上歷史舞台的，是經過「五四」到「五卅」以後的事，一九二五——二七達到了它的光榮點。在這以後，歷史受了

特種限制，這發展在艱難中，另外進入了一種新的形態。「九一八」以後，民族危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裏爆發了廣大的反帝的高潮，我們有「一二八」民族抗爭的光榮的作品；東北義勇軍長期抗戰的血跡，以及內地的反帝高潮，可以向世界高傲。雖然，在城市方面，近年我們感覺有些寂寞，但這是由人工的作成，不是真正的無聲和死寂，不是像許多悲觀論者一樣，只看見外表，看不見內裏埋伏和沉潛的火焰。

在我們眼內，歷史並不是在一條圓的軌道上兜圈子，它是一圈大一圈的在演變，邁進，歷史不獨不走舊路，它是在創造新的歷史。

新起的學生救國運動，我們看不出它是「五四」運動的再現，看不出它要走『五四』的舊軌道。

我們怎樣了解這新的運動呢？

我們並不否認『五四』的意義，沒有『五四』也就沒有『五卅』，『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及中國目前大眾自覺的階段；沒有中國當前的自覺的階段，也就沒有今日的學生運動。但是這次學生運動不就是『五四』那回事。新的學生運動是整個中國大眾的民族解放抗爭的一部份，整個民族陣綫的一分野。它的發生是在這樣一種環境的。

廣大的內地反帝的狂潮，數十萬東北工農同胞的長期戰鬥，幾次歷史的事變，和偉大的經驗，數年來艱苦奮鬥的訓練，造成學生大眾沉着鬥爭精神，及新的自覺。在這敵人進攻華北及軍警雙重高壓下，在國難第一綫上，爆發了智識者的救亡的抗爭，突破了城市的沉寂，掀起了舉國偉大學生救國運動的高潮。這是歷史的必然。

爲什麼這種突破城市沉寂的運動發現在北平學生界呢？這是因爲在北平學生

是較有組織易於組織的大衆，同時所受到的壓迫比起工人及一般市民來，到底要輕點。並不是說它的出現就是今日中國民族解放的主力，不！歷史的階段比「五四」進展了，學生運動不獨不是民族解放的主力軍，並且也不能完全代表城市了。今日民族鬥爭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學生在這鬥爭中，只要盡自己份內的事，就算盡了歷史的使命了。

這決不是貶低了這一運動的價值，這是民族鬥爭已有了發展。這一運動的重要性是否亦因之而減低呢？

決不！民族鬥爭是整個的，每一分野的勝敗，可以影響全綫。何況今日的運動，是突破城市的沉寂，是劃時代的運動，除它的本身整理了全學生大衆的陣容外，還有激發全市民的盪起的作用，展開城市反帝的高潮，和內地的反帝高潮配合。

因着它有着這樣堅實的基礎，我們再來看目前學生救國運動的陣容時，也可

看出它的進步性，遠非「五四」時代可以想像的。

新的運動之一種意識運動，有正確的科學理論，有過去多年鬥爭的經驗，武裝了自己，參加者大都認清了鬥爭的目的，放棄了自己社會層的私利，與大眾站在同一利害，同一立場而行動的。這是由於什麼決定的呢？這是今日的中國社會的發展到了只有兩條道路可走了：一條是堅決的參加大眾陣綫，爭取民族解放；一條是投降敵人，充當漢奸！

所以，這一鬥爭的持久性，堅定性，無論就任何方面說，都是「五四」時代看不見的；這一鬥爭的前途，是中華民族的解放，社會的改造。因為鬥爭的嚴肅性，又必然的在今日的鬥爭中，看不見「五四」時代的「傳奇」的氣氛，爛漫的情調，同時也把脆弱，墮落的學生排出門爭以外，那些脫離了抗爭的分子或者枯萎下去，或者變成了學生大眾中的漢奸，民族的敵人。

## 五

學生大衆們！整個民族解放的決鬥，就在眼前了。時代給與你們的困難也許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度沒有的。鬥爭的過程還長着呢！今日你們方才開始整齊你們的陣容，但是你們中還有不少對這當前的鬥爭認識不清的份子，你們應如何說服他們，對於當前一切有妨礙學生運動的理論，應如何去揭破，批判！

在黑暗中習慣了的眼睛，雖然最怕光焰，但練習這些眼睛去看光芒中的事物，也仍只有用光焰，「光」是可以降魔滅鬼的。我們就祝你們更放出民族的光芒來罷！

## 學生運動的總檢討

吳敏

從『一二·九』到年終，這三星期時間內，學生運動成爲全國注意的中心目標，這運動突然而來，它的發展，像狂風一樣迅速。

北平的發動立刻得到了杭州，廣州的響應，而傳播到其他各地。不顧軍警的毒打和捕殺，不顧走狗學者，漢奸教授以及奴化新聞紙的欺騙，麻醉和非難，上海，武昌，南京，開封，長沙，梧州，天津，保定等地都組織了羣衆集會和請願遊行。學生大衆在刺骨寒風中，刀棒飛舞下和警察搏戰（北平），他們耐着寒冷，忍着飢餓，爲了要求輪渡，在揚子江頭，守候通夜（武昌）。他們冒着寒雨，不怕勞苦和困疲，徹夜奔走（上海），所有這些，都表示中國民衆中被壓抑



而潛藏着的抗爭情緒和意志，是火樣熱烈，鐵般堅強。

運動照着請願的道路，繼續發展下去，地方的請願，變成了往南京的請願。杭州，天津，上海，南通，焦作，等地方學生都先後佔領了火車站。露宿，臥軌，自己開車修路，雖然還同樣表現出學生大衆無上的英勇，但這一運動中，參加的地方單位，和每個單位出發的學生人數，比地方請願，減少許多，運動向上發展，結合着羣衆基礎的削弱，證明了請願的路綫是失敗的，錯誤的。

請願的學生，被毀壞路軌，撞車慘劇，武裝憲兵『護送』，以及『格殺無論』的緊急戒嚴令威逼回來以後，表面的運動，好像有些平息的样子。但這只是皮相的觀察。敵人的侵略是產生學生救國運動的客觀條件。目前這侵略正在前面展開。修改教科書，推行日幣，察東淪亡，察北危急，以及具體化廣田三原則的×南京會議，必然要繼續爆發學生的救國運動。所以，目前的暫時平息，並不是學生抗爭情緒的低落，只是學生運動走完了頭一個階段，請願的階段。

在學生運動前面展開的是一個新的階段，新的道路，新的抗爭手段和新的團結力量的方式。學生運動正在轉變中，在新階段的準備和新道路的尋求中。

過去階段的特點，首先就是它的發展不平衡和大部分的無組織性。

北平學生始終站在這運動的最前綫。他們有正確的行動綱領，他們有強固的領導和嚴密的組織。『北平學生聯合會』在警察，暗探，內奸四面包圍中計劃，佈置，領導兩次英勇無比的震動全國的示威遊行。他們在示威時，有騎車糾察隊，有講演隊，有口號隊，有散發傳單隊，各部分有嚴密聯系，所以遊行的隊伍，能成爲顛撲不破的陣營。

他們在勞苦民衆集中的天橋集召幾十萬人的羣衆大會，通過反×反漢奸和民衆武裝的決議。他們到北平近郊遊行，去宣傳，組織鄉裏的農民。他們對軍警也採取聯合的策略。短小易解的傳單，熱烈的愛國口號，都能擊動軍警們心絃，取得他們同情。『有不少警士是這樣解除了武裝。』『在那一天，實際上真正維持秩

序的人是學生的騎車糾察隊」(密勒氏評論)。

他們在罷課期間，「把學生分成若干小組，研究各種適合民族危機形勢的學問：中日關係問題，華北形勢問題，一般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青年問題，和婦女問題，無綫電技術，救護術，漢文拉丁化問題，軍事學等等。

其他城市和北平比較，就嫌落後了。上海有幾次請願，有英勇的南京路示威，有幾千人的羣衆大會，但始終沒有罷課。佔據北站的請願學生拒絕市民救國會大隊羣衆參加，證明有些漢奸分子躲在羣衆背後，進行破壞工作。在往南京請願的過程中，大衆豪勇的行爲有時參雜着漢奸們哀告乞憐的醜態。這些事實都顯示着上海學生運動沒有正確的強固的領導。

不只是上海，中南部許多城市裏，學生羣衆偉大的積極性擦蓋不了組織的散漫和薄弱，以及領導者過分尊重命令，不能獨立開展工作的缺點。廣州學生停了一星期課之後；遵照當局「不能課，不遊行」的佈告，立刻復課了。有些地方

更把學生運動變成『應時文章』和點綴品，使它完全失去革命性和戰鬥性。

更落後的城市沒有力量衝破軍警的壓迫，只限於宣言通電了事。濟南幾千學生的集合，被地方武力解散，用鐵甲車強迫裝送回校以後，就再沒有什麼行動。這些地方的運動可以說完全沒有領導。

作為全國的現象來看，這運動是從最正確的領導，最嚴密的組織，一直到沒有領導，沒有組織的各種不同的差別很大的支流，匯合而成的普遍全國的洪潮。

沒有全國統一的組織和領導，沒有和其他社會層的運動取得聯絡，也是過去階段顯著的特點。因此，各地方的活動沒有一致的綱領，指揮更沒有密切的聯系和配合。各城市的運動都帶着地方性質。北平代表已分經往各地聯絡，企圖完成這種任務。

學生救國運動和其他社會階層（如工人，手工業者，店員，商人，農民，兵士等）沒有聯絡，所以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北平在這方面有些很寶貴的初步工

作，但其他地方還完全沒有發動，甚至於沒有正確的認識這一任務的重要性。他們想用學生運動來代替整個民族的解放鬥爭。以往的經驗教訓我們，孤立的學生運動，必然缺少戰鬥力量，而且不能作持久的抗爭。所以，不了解這一任務的重要性，不僅妨害民族解放的前途，而且要削弱以至取消學生運動的本身。

總之，過去的請願階段的學生運動，很明顯的呈露了以下四個特點：第一，全國各地發展不平衡。第二，大部分沒有正確的強固的領導和嚴密的組織。第三，沒有全國一致的行動綱領和統一的領導。第四，沒有和其他社會階層取得聯系而陷於孤立的狀態。這幾個特點也正是它的弱點，同時也就是它不能成爲堅強的，持久的戰鬥力量的原因。

學生運動的第一個階段，雖然許多弱點使它像暴風雨一樣，倏忽而來，倏忽而去；但它的意義是很偉大的，它的收穫和成績是有歷史的重要性的。它真正表示了民衆力量的作用；它完成了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抗爭中許多必要的準備工

作；它替新的階段，造成了許多條件，掃除了許多障礙。

冀察政委會的成立，在北平學生示威的打擊之下，延遲了幾天，並且行動詭祕，草率了事，更暴露了他們這種狼狽不堪的狀況。這件事實就可證明，學生罷課示威產生出一種如何的力量，侵略者和漢奸在這力量前是如何驚慌發抖！

過去階段的運動用英勇同學們的血和肉，完成了許多工作，留下許多成績。它建立了各學校各城市的學生會組織，替全國學生會組織奠下了基礎。這些組織是解放鬥爭中最可寶貴的堡壘。它肅清了依賴政府，哀求政府的空想。幾次請願的完全失敗，教訓一切民衆使他們懂得，救國的事業只有人民自己起來進行，信賴別人，依靠別人，都是幻夢。他顯露了各種各類漢奸的真面目。民衆不僅更明白認識了他們，而且唾棄他們，在政治上宣佈他們的死刑。這是將來的運動產生正確領導的重要條件。它對於廣大的勞苦民衆盡了警鐘的作用，使他們更加覺醒，造成他們以後有組織的參加民族解放戰鬥的基礎。

這些收穫和成績，結束了請願運動的階段，造成新階段的必要條件。

在新的階段中，客觀形勢，有些新的改變。敵人侵略和客觀的壓迫，都比前更積極，由局部的宰割改爲全面的進攻。對學生運動的壓迫和摧殘，也比前更凶暴，更殘酷。學生以及各界民衆救國的熱情也更要無比的提高。各社會層，也要更劇烈的分化，許多上層分子公開加入漢奸的陣營。

新的階段，適應着新的形勢，要求學生運動來完成許多新的任務。

它首先要求規定統一的行動綱領。建立正確的強固的領導。北平學生聯合會所提的要求，和『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言中所列舉的主張，應當是這一綱領的基礎。全國的學生組織需要迅速去創造，各學校各城市的學生會，應當努力去鞏固。把各校學生小組作爲基本的細胞組織，一切工作都集中在這裏，用特殊的救國教育和訓練，用宣傳民衆組織民族的活動，來充實它們的工作，使這些單位，每個都能有沸騰的生活，堅強的，戰鬥的分子，不斷推舉到領導機關中去，——這

是提高學生積極性，造成強固領導和嚴密組織的有效辦法。

它要求開始發動大規模的民族陣綫運動。在反對漢奸的基礎上，各種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爲了救國的神聖的責任，應當團結起來。學生應該成爲民族陣綫的宣傳者和組織者。每個工廠作場，商店衙堂，街道，近郊鄉村，和兵營，每個廣大民衆聚集的場所，都應當是前進學生爲救國而努力的地方。只有在這些地方才能鑄鍊驚天動地的『無敵不克』，『無往不成』的偉大力量。

它要求加強反對漢奸的工作。隱藏在學生背後的漢奸，需要隨時揭露他們的面目，走狗學者殖民地報紙的欺騙，應當不斷在學生中討論，給它無情的打擊。學生中的漢奸首領，應當組織羣衆法庭，給他嚴厲的制裁。只有最堅決的，澈底的反漢奸的工作，才能保證正確領導的建立和鞏固，才能保證民族陣綫的革命性和戰鬥性。



它要求擴大糾察隊的運動。在示威遊行時抵禦軍警，保衛領袖，在平時反抗漢奸，和暗探防護組織，在這些工作中，需要特別注意擴大糾察隊的組織。一切勇敢的，忠實的青年分子，都應當爭加這民族自衛武裝雛形組織的隊伍。在新的條件下，有了武裝，這些隊伍就可以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先頭部隊。

它要求學生運動以及民族陣線對於時局每個新的變化，新的發展，都要有揭露民衆的立場，顯示民衆的力量。這種表示由宣言通電，直到遊行示威，都應該是各界民衆聯合的一致行動。這些表示，無疑可成爲阻止敵人侵略的有力武器，擴大自己陣營，強固自己力量良好的方法。

這些要求是學生運動新階段上的基本任務，是新的道路的指針，新階段的運動的特點，在於它有強固的領導和嚴密的組織，它在綱領上在行動中，都具有全國統一性，它和其他各界的救國運動，打成一片，消滅孤立的狀態，它肅清漢奸欺騙的殘餘影響，它着重培養民族自衛武裝雛形組織的糾察隊。

學生運動不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全部，只是它的一個部份，一個能發生推動作用的部份。新階段的任務就是完成這一工作。

〔讀書生活〕第三卷五期

## 救亡前途的估計

葉 漢

中華民族目前已陷到極危險的境地，惟一的生路是奮起抗戰。但是失敗主義者們所說的中國力量不及人家，乃是單從兵艦，飛機，大砲等武器方面比量的，他們並沒有睜開眼睛觀察別的方面。其實決定戰爭勝敗的條件，不單是武器。假若只要武器優勝便能絕對勝利，那就軍備比中國落後得遠的阿比西尼亞，應該已經併入了意大利的版圖，何以還能捷訊頻傳？所以對於中華民族抗戰前途的估計，應該從種種方面着眼；必須從種種方面比較敵我的作戰條件後，才能產生正確的預斷。我以爲中華民族雖不能存百戰百勝的希望，但最後的勝利却有充分的把握。不信請先看對手方面的作戰條件：

## 一 對方作戰的經濟力

對方是個先天不足的國家。資源非常缺乏，食料和原料都不足以自給，都倚賴輸入品以爲補助。所以有人說，某帝國主義的戰時經濟力，只足六個月的用途，逾此則其經濟線將呈總崩潰的狀態。我覺得這種預測，的確有些見地，下面的事實，可以證明這種預測不是妄言。

第一，食料方面 對方的主要食料米、麥及豆類，每年皆有大量的輸入，單就一九三三年說，三項輸入的總值，實爲一萬六千零三十九萬元，其中除小麥及豆類加工後的輸出抵值四千二百一十一萬元外，計入超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八萬元，不用說，此種巨額的入超，完全消納於對方國民的肚皮內了。戰時食料恐慌，將是對方內在的最大危機之一。

第二，燃料方面 對方每年輸入的煤炭、煤油、木材都有巨大的數字。單就

一九三三年說，計煤炭輸入爲三千六百六十五萬元，煤油輸入爲三千四百七十七萬元，木材輸入爲四千零五十八萬元。雖然尚有輸出的煤炭抵值一千四百一十五萬元，輸出的木材抵值一千八百六十三萬元，但煤炭與木材的入超仍大。至於煤油的對外依存性，更是對方最感煩惱的問題。牠不但是對方的國民日常生活所必需，且是對方用以威脅我方的兵艦與飛機所必需。然而因爲牠國內的埋藏量貧乏得可憐，僅靠煤油公司貯藏六個月販賣量的義務（一九三四年的法律），是不能供給戰時的長期需要的。

第三，服料方面 對方的國民賴以裹身的衣服原料，除絲織品外，棉織品與毛織品都靠輸入供給原料。單就一九三三年說，棉花的輸入爲六萬零四百八十四萬元，羊毛的輸入爲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九萬元；雖然棉花的巨量輸入，是由於對方纖維工業的發達，大部分加工後又向外輸出，但對方根本缺乏棉產地，確是事實，所以同年的棉織品及棉紗輸出雖有四萬三千零十一萬元來作棉花輸入的抵

值，而入超仍爲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三萬元。戰時服料不能自給的恐慌，雖不會像食料的恐慌表現得那樣急迫，然而總要漸漸成爲嚴重的問題。並且棉花不但是衣服的主要原料，也是爆裂品製造的必需。棉花的缺乏將使對方受到雙重的打擊。

第四，軍需品原料方面 軍需品的原料，除煤油棉花的生產貧乏，已如上述外，先說樹膠方面。樹膠在對方，其用途隨着軍隊機械化及化學武器與航空術的發達而增大，但樹膠全部材料却仰給於輸入。單就一九三三年說，樹膠的輸入爲二千九百六十八萬元，此種巨額的材料，完全用在國內的需要上，並無加工製造後輸出的情形。再說金屬方面，金屬在軍事上有着極重大的意義，自不用說；但對方鐵礦的埋藏總量，僅占世界總埋藏量百分之〇、一九，其貧乏可知。單就一九三三年說，銑鐵的輸入爲二千五百二十五萬元，其他各種鐵的輸入爲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萬元，除輸出鐵及機械類抵值九千一百三十六萬元外，計入超四千五百二十七萬元。鉛及亞鉛，對方的產量也少，鉛的九五%，亞鉛的六三%都仰給

於輸入。計一九三三年輸入鉛爲一千一百九十萬元，亞鉛爲七百四十六萬元，都沒有輸出抵值。此種金屬雖然對方爲了準備戰鬥，做了不少的貯藏工作，但貯藏終是有限的，戰時的需用却相反的無限，這也不能不是對方的嚴重危機。

第五，對華貿易方面 對方產業的發達，主要表現在纖維工業的部門，纖維製造品的輸出與其原料的輸入，是對方養命的泉源之一。但是近年因爲各國的關稅壁壘高聳入雲，使得×貨銷路減縮，如今主要傾銷場就在中國。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戰一開始，牠便要失掉一年銷貨幾萬萬元的市場及巨大的原料供給地，可說是牠經濟的致命傷。

第六，財政方面 對方的財政，每年都是入不敷出，依賴發行公債以爲彌補。一九三五年度的支出預算爲二十一億九千三百四十一萬元，而收入預算的經常部分，則僅十三億三千三百五十八萬元，不足之額除普通的臨時收入一億零一百一十七萬元外，其餘即爲公債收入七億四千九百六十五萬元。戰爭一爆發，軍

費的支出自必很大的增加；反之，收入方面的所得稅，營業收益稅，資本利息稅，關稅，交易所稅等重要財源，將因對華貿易停止而激減，入不敷出的現象，會千百倍於現在，財政上除陷於極度的混亂與走入絕境外，還有什麼辦法？財政的困難，將使對方無力久戰。

經濟力的缺乏，當然是決定對方作戰不利的有力條件之一，可是對方作戰的惡劣條件，還不僅此。

## 二 對方的政治環境

第一，對方本國的政治危機 對方國內的經濟恐慌，引起了廣大的失業及農村不安，使得民衆反統治階級的情緒日益高漲，所以常有警察大批檢舉赤化分子及準赤化分子的事實，並且由於海軍中的赤化檢舉，可知赤化的勢力，已經侵入海軍之中。中華民族的抗戰發動後，對方本國的經濟必呈現更大的恐慌，必刺戟



侵略戰爭的表現（如索夫運動，索子運動，橫岡車刺上陸山開拓白頭軍軍的反侵略暴動），充分保證了這是必有的前途。

第二，對方殖民地的解放運動 對方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正在一天長，好幾萬的朝×革命軍，正與東北義勇軍相聯繫的在韓『滿』邊境活朝×內地的民衆在某帝國主義嚴厲壓迫下，還不能在行動上表現廣大的中華民族的抗戰發動後，將給他們以更大的興奮，他們必把握那一最機，普遍進行民族解放的戰爭。

第三，對方的國際環境之惡劣 誰也知道對方獨佔中國以獨霸遠東使每個在遠東有利益的帝國主義都不安心，只因歐美列強相互間不能協致對×干涉，便給了牠的野心以發抒的機會；同時中國無限止的退讓，

不抵抗，這也緩弛了歐美列強怒目向X的緊張局面，反而使感受威脅最大的英國爲避免遠東戰爭爆發太速而遷就對方。但是，歐美列強對某帝國主義跋扈於遠東的嫉視，只有日益增加而無減少。最近美國羅斯福及畢特門的演說，已表現反X，英美在海軍問題上之共同對X，也說明了英X美X間的矛盾尖銳化。我相信中華民族的抗戰發動後，將推動英X美X間的關係愈陷於糾紛，將使某帝國主義不能以全力對付中國。至於某帝國主義之欲完成其對蘇聯的弧形包圍線，企圖至少割裂遠東俄境爲已有，已是彰明的事實。雖然某帝國主義的侵略魔手，還沒有伸入蘇境，但蘇聯已成爲某帝國主義的侵略對象，確是蘇聯民衆所能感到的。這種感到，也使得某帝國主義不能以全力對付中國。

對方作戰的條件之不利既如此，中國抗戰的條件又如何呢？我們也得檢視一下。

### 三 中國抗戰勝利的主觀條件

本來某帝國主義既是我們作戰的對象，牠的作戰條件之不利，客觀上就是有利於我們抗戰的。可是失敗主義者或仍以爲『人之害未必卽爲我之利』，假如我們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檢視了我們的弱點，那就至少和人家的不利條件相抵銷，我們仍處於劣敗地位。然而事實上，中華民族的抗戰，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對外關係方面，却有確切的優勝條件。

第一，政治上的優勝條件 我們民族的抗戰，是求生的戰爭，是從死地中衝出來的戰爭，是除少數漢奸外，每個同胞都熱烈要求的戰爭。我們民族抗戰的爆發，必使各階層各政治派別的分分子（少數漢奸除外）在爭取抗戰救國以解放民族的同一觀點上，一致起來和某帝國主義肉搏。他們已清清楚楚理解這一點：中國若被滅亡，民族的每個分子必同歸於盡，每個民族的忠實分子，都應不分階層與

政治派別而聯合起來抗敵。因而中華民族的抗戰，必能成爲全民族團結的戰爭，必能成爲抗敵的廣大聯合戰線。

阿比西尼亞的種族複雜，各部落間常相對立，在意大利統治者的眼光看來，牠是一個極不統一的國家，必能用收買分子的方法利用許多部落，使阿比西尼亞的力量更加分散。可是事實的發展，完全幻滅了意大利統治者的理想，並且完全替我們確立了中華民族的各階層各政治派別必因抗戰而團結的判斷之例證。顯然分散和相互間對立的阿比西尼亞各部落，已在抗意戰爭之下大團結，每個部落都走到抗意的旗幟下，爲爭取阿比西尼亞全民族的生存而努力。

過去一二八戰爭與長城各口的戰爭中，民衆輸財輸力的熱烈，已經表現出抗敵的團結。假如這些戰爭沒有遭受失敗主義的打擊與破壞，必已展開爲全國抗敵的廣大戰爭。現在民族的危機，已經無數倍於一二八及長城各役的當時，抗戰圖存更成了全民族共同的迫切要求。一夫亡命，猶且萬夫莫當，何況四萬五千萬人

同懷必死之心，豈是威劫國民以陷戰的敵人所能克服。

因為對方的戰爭是侵略的戰爭，是犧牲牠國內廣大羣衆的生命以謀少數統治者利益的戰爭，是加深牠國內廣大羣衆痛著的戰爭，所以如前所述，必引起反戰反統治階級的革命運動。相反的，我們民族的抗敵戰爭，是驅除虎豹抵禦劫盜的戰爭，必然獲得各階層分子的大團結。這是我們作戰中政治上的優勝條件。

第二，經濟上的優勝條件。中國是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同時又是個資源豐富的國家。因為經濟落後，所以生產上還保持着許多手工業的方式，一般民衆生活上的享受還非常低下。大城市固然煙突林立，機器紡紗，機器磨麵，而廣大的鄉鎮和村落還在手磨手織。大城市固然電燈輝煌，小城市也有煤氣燈和亮爽的煤油燈照耀，而廣大的偏僻村落，還多燃着植物油取光。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戰爭中因敵人封鎖而減少甚至斷絕的物質來源，並不會威脅廣大的國民生活。同時因為資源豐富，所以戰爭中縱然機器的來源中斷，而日常生活的衣食住，仍可運

用土法或較改良的手段而使之自足自給。不錯，我們日常需用的米和麥粉，每年都有巨量的外國貨輸入，這明明是我們的米麥生產不能自給。但是這種不給現象的造成，除災歉外，主要的是由於鴉片種植佔了耕地的可驚部分，我們在抗戰中還能不把鴉片田地改種五穀麼？其次則由於人家纖維工業的發達，需要我們民族供給原料而增大了棉花的種植，我們在抗戰中，一部分的棉花田將改種食糧。最低限度的衣食住，我們當然可以自足自給。戰時國民經濟自給自足，是戰爭勝利最大保證，這是我們經濟上優勝的第一點。我們經濟上優勝的第二點，仍基於我們廣大同胞的享樂慾不高。試看鄉村的農民，都市的苦力，大部分過着極低的生活，同時有許多部隊在軍閥剋糧扣餉的剝削下，大部分士兵除一日兩餐外，長期不看見一分現錢。我們同胞耐勞忍苦的習慣，將使軍費拮据不成問題。每個戰士將在爭取民族光榮的政治鼓勵下，忘却勞苦而前進。我們的這個優點是國民生活較高的對方絕不能得到的。我們經濟上優勝的第三點，有着幾方面：一，海外僑

胞及國內忠實於民族的有力分子，將作廣大的輸財（滙戰就是前例），抗戰兵士所到的地方，民衆將在敬佩其英勇下自發的爭先供應。二，對方在中國的鉅大財產及一切漢奸的財產，將被絕不放鬆的沒收，這有無數萬萬的收入，至少可供五百萬戰士一二年的軍餉。

第三，軍事上的優勝條件 說到我們的軍事，必然有人以為我們的軍事設備不及對方遠甚，有什麼優勢可言，適見其劣勢而已。但是假若只在設備的優劣上判斷兩軍的勝敗，那末阿比西尼亞之挫折意軍，將成爲神祕之謎了。我們的軍事設備誠然遠不及對方。對方有最新的甚至還沒有發現的化學武器，有極科學的機械化部隊，有極犀利的新式槍砲，有龐大的空軍，有堅強的海軍，真是件件壓倒我們，件件都可嚇破懦夫的鼠膽。但是，幸而中國的軍隊也有少量的化學武器，也有不甚弱小的空軍，也有不甚鈍劣的槍砲，和對方的軍事設備比起來，還不至於像阿比西尼亞和意大利的那樣落後。意大利的機械化部隊，化學武器，犀利

槍砲，飛在空中像一陣烏鴉的空軍，在阿比西尼亞所獲得的戰績。我們已經看見過了。我們所看見的是意大利軍進展困難，並且屢遭敗挫。這種現象，並不是神祕之謎。而是容易說破的實情。一句話說完，因為阿比西尼亞的抗意是殊死的戰爭，和民衆緊密配合了的戰爭，以遊擊制勝的戰爭。空軍與化學武器打擊人口密集的城市與暴露出來的大部隊雖有效，威脅人口散漫的鄉村與隱伏着的敵軍，則簡直無功。坦克車鐵甲車可適用於平原，不能爬上險阻的山嶺，這便是意軍不能取勝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的軍事設備固然不及對方，但這種弱點並不能壓倒我們抗戰的軍事優勝條件。（並且說到空戰方面，我們的航空設備固然不及對方，但中國現有的戰機至少當有三四百架，雖然不能飛到對方的國境，但配置於重要地點，抵禦敵機，不見得沒有力量。）

我們軍事上的優勝條件：第一在動員方面，對方現在只有常備軍隊二十五萬人，戰時可動員五百萬至一千萬人。我們應知道臨時動員，入伍無論如何敏捷，



由集合到開拔是需要相當時日的。若把這五百萬至一千萬的敵軍由海道完全輸送來中國，恐怕至少要一年才能完竣。這使牠來華的兵額，不能隨時控制廣大的中國土地，同時要因為我們的遊擊戰而一一疲於奔命。而且不但牠國內的經濟狀況決不能讓牠實現，同時牠還要顧到蘇聯和美國方面。反之，我們中國現在已有各方面的正式軍隊約三百萬人，被圍剿的××總數當有四十萬人，各省佩帶武裝的民團，合計也有六七十萬人。這四百多萬已經集合的武裝，隨時都可出動抗戰。另一方面，我們的抗戰是本民族的熱烈要求抗戰，部隊自能到處與民衆配合起來動作，事實上等於幾萬萬的同胞都是戰鬥員。我們在作戰中，將以普通的軍事知識訓練民衆，武裝兵員的補充，到處隨時可以完成。我們的廣大動員將使敵軍到處遇到被包圍的危險。第二，在戰略方面，我們在總的戰略上將主要的採取遊擊戰爭，隨時隨處使敵人處於被動戰，同時我們却是持久的戰爭。我們在和敵軍接觸的最初一時期，或許有某些重要城市因被敵人轟炸而不能守，但我們並不認爲這

是失敗；相反的，認爲這是戰爭初期或難避免的現象。我們將在這些被敵人佔領的城市周圍以遊擊的活動困擾敵人。我們知道敵人國內的政治形勢，在這戰爭中必然發生變化；敵人的國際環境，在這一戰爭中必然更加惡劣；我們知道堅決持久的抗敵必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是戰略上制勝的一點。某於我們的遊擊戰略和持久戰略，我們將放棄沿海，把一切沿海居民撤退於距離兵艦射程以外，使敵人海軍無所施其威。同時使敵人不能利用其沿海的漢奸工作。但我們仍將利用地形，狙擊敵人的登陸部隊，擾亂敵人的前進。另一方面，我們拒敵的戰爭目的，只在驅逐敵軍出中國而收復失地，不是去侵略對方，所以我們並不需要海軍。我們將犧牲中國所有的兵艦，把牠們沉沒通海的各河要道，阻止敵人海軍在內河擾亂。如果這樣，敵人的最大威力之海軍，將無所施其技。這是戰略上制勝的第二點。

阿比西尼亞的抗意戰，常以清野的方法制敵，這是我們必須採取的有效戰略。我們爲戰略而退却時，要布置得使敵人進駐時，野無所掠，市無所得，造成敵人

給養上不可解決的困難。同時我們將大規模的破壞有被敵人利用之虞的鐵道和公路。這不但可以打擊敵人進兵的速率，且可給敵人官兵以未曾經驗過的勞苦，頹喪他們勇氣。中國軍隊因為交通不便利，多數都有日馳一二百里的經驗，步行勞苦的忍受，自非敵軍所能及。將來我們與敵軍在交通不便的環境下對峙時，行軍的飄忽，必使敵人驚懼。這是戰略上制勝的第三點。此外東北義勇軍的發展與奮鬥，是某帝國主義統治東北的絕大威脅，然而因為關內的抗戰未爆發，使得他們陷於孤立。關內的抗戰一發動，將給東北民衆以極大刺戟，將使義勇軍的鬥爭獲得廣大民衆公開的擁護。東北形勢的急劇發展，自會與關內的抗戰取得有組織的呼應，使敵人在夾攻下窮於應付。

第四，對外關係上的優勝條件 我們抗戰中的對外關係和對方比較起來，有如下的幾個優點：一，中國可要求國聯援例制裁某帝國主義是侵略國，事實至爲顯明，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聯之不能適用盟約對X施行制裁，一方面固由於英

法反蘇的心理，爲某國所利用，但中國自身不能發動抗戰，以自我的力量推動國際形勢，也是原因之一，現在某國雖已退出國聯，但牠侵略中國土地的開始，是在牠爲國聯盟員的時候。牠破壞盟約的責任，應不能因退出國聯而狡卸。因此我們抗戰時，必須要求國聯執行其權利與義務。我們相信這種要求的合理，必爲大多數盟員所同情。英法或許不能不在大多數盟員督責下接納我們的要求。美國雖非國聯盟員，然在它和某帝國主義爭太平洋霸權的仇恨上，亦必響應國聯。二，我國同時可利用陸路的國際聯絡，補充軍實。抗戰中，我們的海岸雖被敵人封鎖，假如英美態度強硬，或者香港海的交通還能保持，我們還可由香港起運軍火，但這不能絕對有把握的。不過我們那時雖然不能利用海軍，但只要西北及南方各省還在自己手中，我們仍可由雲南，新疆運入軍火。三，或有與英美法俄結成共同對X戰線的可能。某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直接受害的固然是我們民族，但這却是遠東和平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中華民族的抗戰直接是採取本身的解決，間接

是維護遠東的和平。假若某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目的達到，英法將在遠東不能立足，蘇聯將繼中國之而後侵略。英法法蘇如果認清這種必然的將來，不難和我們結成共濟戰線。而蘇聯與反殖民地革命運動聯繫。將來某帝國主義國內反侵略及經濟崩潰的運動，朝台的民族革命火燄是某帝國主義華失敗的兩個大因素，這兩個大因素的担当者，當然是我們民族的好朋友，我們將和他們取得聯絡互相聲援的活動。

我相信我所說，是極平心靜氣的分析，而且因為我的文字技術不夠，還沒有充分而深刻的曝露敵我作戰的條件之優劣。然而僅祇根據這一粗淺的敘述，抗戰的勝利前途也很顯然。失敗主義者們，你們不要專門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按住民衆等行死神來臨啊！

## 經濟論爭中的兩條戰線

章乃器

一切理論的研討，到了最高深的一個階段，必然要連繫到哲學，一切理論的鬥爭，到了頂緊張的關頭，必然要連繫到政治。更正確點說：我們有了哲學的認識，然後能夠對於某一部門的理論，有高深的修養；我們爲了政治問題的緊張，不能不對於各部門的理論，有很緊張的理論鬥爭。

中國的學術界，從清末維新和守舊兩派的鬥爭到近年來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可以說是一個極大的開展。在那過程中間，守舊派的政治活動，由張勳的復辟到袁世凱的稱帝，以至溥儀的甘爲傀儡；他們的理論鬭爭，由袁世凱的下令讀經到吳佩孚的『半部論語治天下』，以至目下的存文、復古、讀經和關內外交響

的所謂王道。他由過去的把握住整個的反革命集團到目下的僅僅占反革命集團中一方面的勢力，由過去的『苦心孤詣、抱殘守缺』，到目下的『廉恥道喪、斯文掃地』，醜惡的面目，可說是暴露無遺了。凡是還有點是非之心和羞惡之心的人們，都會判定他們是歷史上的叛逆者，都知道他們的理論是奴才哲學，是漢奸哲學！他們和外洋進口的種種色色的古典學派與復古思潮湊合起來，成爲整個的反革命陣線。這個反革命陣線，在目下垂死的一個階段當中，在帝國主義的保護、合作之下，和新的、進步的革命勢力，作猙獰的最後掙扎。這是目下中國民族解放鬥爭中的一個重要部門——文化部門；牠是隨着目下中國民族解放鬥爭中的一個重要部門——文化部門；牠是隨着目下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尖銳化而尖銳化的。

在經濟學的領域裏面，這種鬭爭也照樣的存在着，而且也同樣的有極大的開展。自然，說到經濟學，守舊派的勢力本來是比較的薄弱。就是曾、左一般人的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在當時已經算是開明的守舊派——在死硬的守舊派

心目中，已經是『異端』。曾、左一派和當時由外洋輸入的亞丹·斯密的原富，雖然中間有『吾道行』和『吾道不行』的權利衝突，然而根本上還沒有各不相容的對立。在以後的幾十年間，以原富為中心的古典學派，慢慢的在現實的各部門伸展他們的勢力；中間還夾雜着多數的離開了哲學觀念、忽略了政治意識、而專以分析一些浮表的事態為職志的流俗經濟學者。一直到了『五四』的前後，新經濟學才被介紹到中國來。牠馬上在革命理論方面，開展很大的勢力。在這時候，古典學派在保持資本主義的立場，自然而然的發展而為反革命的勢力。當然，這一階段的理論鬥爭，比較的是空洞；就在一九二六——七年間的大革命當中，這兩派的論爭還依然是在維護資本主義和主張社會主義的對立當中，作單純的理論鬥爭。

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以後，帝國主義進一步的嘗試干涉中國的政權。這一階段中帝國主義在遠東的角逐，一直到『九一八』事變為止，可說是英、美勢



力的全盛時代。牠們是最進步的帝國主義；牠們對於半殖民地的侵略，都有很深刻的技術修養。尤其，英國自從在沙面、漢口、九江等處吃了虧之後，格外學得乖覺；對於中國，是採取特殊的懷柔政策。他們注意于製造在華的輿論，尤其注意于御用的經濟學理論的培養。於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古典學派，以及忽略了政治意義，而專門分析浮表事態的流俗經濟學者，就成了牠們最理想的工具了。

另一方面，進步的分子在革命失敗以後，減少了純理論的介紹和革命策略的主張，而致力於現實的批判；就在批判現實的工作當中，他們在財政、金融、貿易、產業、以至農村經濟各部門，和古典學派以及流俗經濟學者交鋒。如上文所述，這些現實專門問題的批判，本來差不多可說是古典學派和流俗經濟學者所獨占的。那『萬流景仰』的海關報告，從來就沒人敢用相反的觀點，給他一個批判；他們的主要機關報英文商業金融報，一向是被認為分析現實問題的權威；美

國商務參贊安諾德，一向是被高等華人尊崇爲大衆的導師；只是到了這時候，才有許多人用進步的觀點，揭破他們的欺騙性。

甘心做工具的人們，無疑的是『善變』的。也可以說：主子教他們改變作風，他們在事實上不敢不改。『九一八』事變以後，雖然他們在內部起了親日派和歐美派的爭端，而對於中國民族的前途，他們爲帝國主義在華的投資和貿易打算，可說是一致的由原來的主張維持現狀，而進一步的主張對敵妥洽。對於上海協定和塘沽協定的推進和擁護，當時的親日派和歐美派可說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內中許多天良未喪，一時誤入歧途的流俗經濟學者，這時却因爲環境的刺激，不能不發生一些政治意識。他們在發生了政治意識之後，便很堅定站到民族的戰線上去，而成爲工具化的古典學派的反對派。自然而然的，他們便和主張民族革命的進步分子聯合一氣，而成爲很廣大的民族戰線，這樣，時代和環境便造成中國經濟學界中帝國主義戰線和民族戰線的尖銳對立。

古典學派的歷史上的價值，是誰都不能否定的。在十八世紀末葉歐洲封建制度崩潰之後，特權的消滅和土地的解放使人類的生產活動增加了廣大的新園地，蒸汽機的發明使人類的生產力得着了偉大的新途徑。在這個廣大的新園地當中，在這條偉大的新途徑上面，人類可以自由發揮他們的活動力，而不至妨礙別人的利益。而且，也只有人類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之下大刀闊斧的從事生產活動，然後才能用新的文明來填滿了這廣大的輪廓。個人的發展就是人類文明的發展，個人的利益就是整個社會的利益；在這個新的天地之下，的確是完全對的。

特別是英國牠對於自由主義的擁護，真可說是善自爲謀——善於爲自己國家打算。英國是工業的先進國；差不多在整個的十九世紀當中，牠是全世界經濟武裝最堅強的一個國家。當牠用自由貿易號召天下的時候，牠明明白白的知道：牠的工業生產和金融資本的力量，足以對抗任何的國家；在自由競爭之下，只有牠掠奪別人的可能性，而沒有別人掠奪牠的可能性。這好比是在一個村莊裏面，只

有一家武裝的強盜，而其餘的盡是沒有武器的良民；那一家強盜自然是樂得教大家都洞開門戶，以便於他們的自由掠奪。所以，亞丹·斯密的學說，雖然是唱得很好聽的國際分工和世界大同，而結果，這一部門的理論，却剛剛被運用起來，以完成英帝國主義在國際上的特殊地位。

從十八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的初期，整個的資本主義，在百餘年猛烈的開展之後碰了壁，封建制度所騰讓出來的輪廓，已經被填補得擁擠不堪，矛盾百出；這個輪廓又變成人類進化的障礙了。在這時，德、美、日各國工業迅速的進步，使英國失去牠經濟武裝的絕對優勢；英屬諸殖民地甚至連英本國，都受着外貨傾銷的威嚇。於是，在整個的古典學派的產物——資本主義——動搖之下，英國也只好收起了自由主義的旗幟了。近年來英國的關稅壁壘，築得和別人一樣的高；關稅壁壘的範圍，擴大到所有的殖民地。這好比那村莊裏的強盜，已經由一家變成三四家，而新做强盜的二三家，只有比原來的一家還要兇；那原來的一家強

盜，到這時也不敢再主張門戶洞開，反而自己也關起門來了。現時代國際間的一切，就不過是這麼一回事！

帝國主義自相率關起大門的時候，對於半殖民地國家，依然是要牠門戶洞開，以便於他們的掠奪。但是牠們又不好意思公然說：『爲了我們掠奪的便利你得保持門戶的開放』。於是，牠們便從古典學派的經濟學理，提出來自由主義的好聽名辭，做一個煙幕；而我們的御用經濟學者，就順從意旨，把這御賜的自由主義運到中國來大吹大擂。這是十分明白的，在目下的時代，運到半殖民地以後的自由主義，不過是帝國主義的掠奪自由。以資本微弱，技術幼稚的半殖民地民族工業，要和資力雄厚，技術熟練的帝國主義產業去自由競爭，真好比是虛弱的小孩和健壯的成人賽跑，那成敗之數，早就決定了。

整個的古典學派。除了自由主義可以做帝國主義掠奪自由的掩護之外，個人主義又恰好是帝國主義瓦解半殖民地民族戰線的利器。半殖民地人民在帝國主義

的壓迫之下，用個人主義來做個別的工作，剛好是使於讓人家來個別的消滅。無疑的，半殖民地的古典學派，是不折不扣的亡國經濟理論；這種理論從中國人的口中、筆下發揮出來便成爲不折不扣的護奸經濟理論。有幾位外國朋友，在他們自己的國內，是高倡管理經濟和集團行動；而一到中國來，便馬上是滿口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有時他們說到外國的事情，是主張管理經濟和集團行動；而一說到中國的事情，便立刻主張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在這種情形之下，跟着商業金融報高談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中國經濟學者，他們的作用所在，就很顯明了。

在自由主義之下，帝國主義戰線在中國，是用國際化的總題目去開展。他們是主張用四億五千萬貧弱的中國人的苦力，做世界恐慌潮流的中流砥柱，去重新建立國際商品需給和資本需給的均衡。簡單的說：是想由中國民族單獨的力量，

去負擔世界恐慌的損失。分析言之，可以列爲四個項目，就是：生產國際化，市場國際化，交通國際化，和貨幣國際化。

生產國際化本來是根據亞丹·斯密的比較成本說，是一個由國際分工走到世界大同的幻想。這個幻想，在帝國主義間是絕對沒有實現過；反而，在帶有備戰意味的自足自給的經濟政策之下，在關稅壁壘高築的環境之中，國際分工是愈走愈遠。可是，在帝國主義和殖民地間，國際分工却已經做得相當成熟。這是工業和農業的分工，是帝國主義供給工業品，殖民地供給原料品的分工。在這種分工之下，在物價剪刀形的發展當中，在不等價的交換過程裏面，殖民地變成帝國主義的營養品，而一天一天的貧窮化下去。

生產國際化運動，在中國已經有深遠的歷史。牠在最近表現出來的，便是中日經濟提攜口號下由中國多生產棉花以供給日本紡織業的計劃。如果我們提出中國不能以棉花供給日本，使牠製成火藥再來屠殺我們的理由來反對這種計劃，那

似乎也太意氣用事，而不够得平心靜氣。因此，我們就只好退一步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應該不應該有一個國防』？如果沒有人能用否定的口氣答復這個問題的話，那我們就不能不主張：在國防的意義之下，我們應該認定糧食問題比棉花問題嚴重十倍，我們應該先設法補充這每年短缺到一二萬萬圓之鉅的糧食。我們爲了顧慮到戰時糧食缺乏的危机，要堅決的反對把種糧食的耕地改種棉花，而且還要主張把國內所有種鴉片的耕地，一律改種糧食。

上段所說的是指戰時經濟而言；事實上，就在平時經濟的意義之下，我們也得反對中國農產的國際化。半殖民地國家生產的不應該國際化，除了上文論爲原料供給國的危机以外，還有一個理由，就是：牠本身的力量，不可能維持海外市場。海外市場的開闢和維持，是需要帝國主義海空軍的力量，以及金融上、航運上種種大規模的設備的。爲甚麼我們的絲和茶的海外市場，會被英、日侵奪得幾乎淨盡呢？絲茶出口衰落以後各產地經濟突變中所受的痛苦又是怎樣呢？這種教



訓難道還不夠嗎？

我曾經介紹過一篇登載在倫敦經濟學季刊的論文，是一位湯麥司教授所著的世界恐慌中的印度。他在那篇文字裏面，毫不客氣的指出：頑固的印度農民，對於民族的貢獻，要遠過於他們的統治者和經濟學家。事實是這樣：印度當局和經濟學者，一向努力勸導農民改種國際市場商品，而農民不從，依然種植以自足自給爲主的糧食。因此，印度在世界恐慌過程中，所受的不等價交換的損失，並不多。反之，如專產咖啡供給國際市場的巴西，專產砂糖供給國際市場的古巴，甚至要把過剩商品拋到海裏去，損失真是可怕！南美許多農業國家近年經濟恐慌的情形，要比任何帝國主義都深刻！

這一篇文字，是爲中國主張生產國際化者的當頭捧喝。同時也可以證明：在倫敦出版的典型的古典學派的刊物，牠的筆調，也和在中國的古典學派不同。

市場國際化的主張者，他們反對中國有關稅壁壘，反對管理貿易，而認爲生

產落後的中國，應該儘量接受成本低廉的外國商品，以提高人民的幸福。他們更認為貿易入超可以轉為外國投資，可藉此以建設民族資本。他們根本否認不等價交換說，以為車夫拉着教授，雖然表面上是不等價交換，然而可以得着教授寶貴的教訓，依然是值得，依然要努力的拉。

中國對外貿易的利害，我們有擺在眼前的整個農村的破產，似乎用常識就可以判斷了。固然，在對外貿易的過程當中，我們是學了一些生產技術。然而，用整個的農村破產去掉換這一些生產技術，是不是得不償失呢？車夫拉斷了氣，而教授所給與他的，還不過是一些皮毛的皮毛呢！哎！我們為甚麼一定要做車夫？是命中注定的嗎？為甚麼我們不能自己保留一個人的身份，去學習一些技術呢？為甚麼別的國家，可以大模大樣的在國民經濟的建設當中，輸入外國的資本和技術呢？這真是典型的奴隸哲學了！

貿易入超能不能轉變為外人在華投資，以及外人投資能不能建設中國民族資

本，那都還要看出入超的內容和投資的性質而定。我在本刊去年冬季號發表了一篇中國國際貿易之檢討，曾經把民二十三年以前五年間的輸入貿易做一個分析。那結果，在十億圓至二十二億圓的輸入品中，勉強可稱爲和工業建設有關的——事實上大部分還是在土木建設上消費的——項目，只占二億到三億圓，而入超的金額，却有五億到八億六千萬圓之多。這種貿易入超的內容，顯然大多數是談不到轉變爲投資。而外人在華投資的性質，近年來差不多全部是直接運用於產業的經營。這是對民族工業的一種壓迫，那裏能談得到建設民族資本呢？且看，日本對華紡織事業投資的增加，已經把華商紗廠幾乎打倒了！這又是不可掩的事實呀！

爲了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貿易由入超變爲出超，也許要使主張市場國際化者增加了一個新的理由：船到橋頭自會直，貿易讓牠自由發展，自然會由逆勢轉爲順勢的。

我們所爭的，倒還不是入超和出超的問題，而是市場由我們自己管理和由別

人控制的問題。如果市場是依然在國際化的意義之下由別人控制着，入超固然是有害，出超也絕對不會有益。這三個月間的貿易出超能樂觀嗎？不能。牠是貨幣改革後一時的現象，是不能持久的；牠是變相的資本逃避，是消耗國力的。爲了外幣漲價已多，再買來匯出去不合算，有些人就裝運漲價還不多的商品出洋。這種商品如係國內的必需品，我們將來大半還是用較高的價格買回來。那樣，現金依然要流出，反而還要流出去多一些。如同棉花的出口，恐怕就一定要得這樣的結果。此外，日人庇護下的私運進口貨物數量的猛進，也值得我們注意。這樣，這種出超是值得樂觀的嗎？

自由主義者不承認市場國際化，就可能讓別人控制，他們認爲各個人自由的需要，就等於整個民族合理的需要。這是難怪的，因爲他們不了解量可以變質的定律。比方，三萬圓一輛的汽車，在帶着封建貴族意識，歡喜裝闊的中國富豪，自然認爲需要；然而，從民窮財盡的整個民族的觀點說，我們要認爲絕對不需

要。這樣，個人的利害能夠和大衆的利害一致嗎？這一類的事實多着哩！而且，都是事實，不是空洞的理論呢！

交通國際化本來是中國交通建設一貫的政策。且看，航運、鐵道和公路的建設；有國防或者開發本國產業意義的，能有多少成分！大部分都還是集中在有國際性的幾個沿海、沿江的商埠，而成爲推銷外貨到農村裏去的工具呢！我曾經說過；中國好比是一所請強盜打樣的房子，門和路都是依着強盜掠奪的便利而設的。尤其，交通的建設，大部分是由帝國主義替我們設計的；

在東北，交通建設的國際化，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是在飛躍的進展當中；以日本爲中心的日、鮮、滿交通網，差不多已經完成了。交通國際化究竟是什麼意義，我們應該從東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此外，過去的所謂關內外通車通郵問題，爲甚麼日本要那樣堅決的要求？這顯然是因爲交通的聯絡，使帝國主義

在經濟上可以多一種侵略的便利，在軍事上可以多一種控制的便利。

然而，在華南，在粵漢鐵路還沒有完成的今日，粵漢和廣九兩路的接軌問題，又已經甚囂塵上了。自然，這是英帝國主義一貫的野心，現在却用應付戰時經濟的名義，舊事重提起來。

在平時經濟的觀點上，這兩路的接軌要使英帝國主義的勢力，經過粵、湘、鄂三省而和牠在長江的勢力聯合起來，控制中國的腹地。同時，使香港變成一個更重要的國際港口，而以廣州做牠的犧牲品。在這種種的意義之下，我們應該反對，是毫無疑義的。

在戰時經濟的觀點又怎樣呢？根本上，我們就不能相信英國希望中國民族能夠取得解放。中國一旦取得解放，不但是要影響英國的在華利益，而且要使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都馬上要蠢動起來。這是英國的生死問題，而決不是某種限度之內的利益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英國所要的，是在中國備戰的

過程當中，乘機篡奪更多的利益，而決不願幫助中國完成一個民族解放戰爭。我們不是曾經看見報載英國對阿比西尼亞的態度嗎？英國是不願意阿比西尼亞戰勝意大利，使意大利失去他的威望。自然，帝國主義的『威望』，是不能不『惺惺相惜』了。因此，我們更得估量到：即使這一條國際路線到戰時還不至受敵人的控制，然而英國能讓我們利用到什麼程度，真是一個大問題。我可以再肯定的說：只要日本肯由獨占中國讓步到共管中國以至瓜分中國，即使在共管或者瓜分的時候，日本要占很大的份頭，英日依然是隨時可以妥洽的。這樣，一條國際路線的價值，就可以想見了。因此，我們應該認定英國的要求接軌，依然是爲着牠在平時經濟之下的掠奪，而所謂爲中國的戰時經濟準備的說法，不過是哄騙哄騙我們罷了。

貨幣國際化是中國金本位論者一貫的主張，從去年十一月四日貨幣改革以

後，這種主張是完全實現了。

爲了戰時的準備，用幣制改革手段集中國內的白銀，同時使敵人掌握中的白銀脫離虎口；我們是認爲需要的。但是，幣制改革法案中由國家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幣的一條條文，我們却上了帝國主義的圈套；而這個條文的理論根據，却正是古典學派的自由主義。有了這一個條文的存在，中國貨幣才完全國際化。因爲這一個條文的存在，中國貨幣的改革便完全失去戰時經濟的作用！

自然，帝國主義每一次給圈套我們戴的時候，都有一種誘惑；而這次改革幣制給我們的誘惑，便是投資。在幣制改革的前後，中國的御用經濟學者大吹大擂的宣傳：只要中國加入英鎊集團，倫敦的大量低利游資，就可以投到中國來；中國在接受投資的時候，就同時有購買力可以消納各國的過剩商品；這樣，中國在消納國際過剩資本和過剩商品的條件之下，就可以重新建立國際的均衡。

我們在那時候是如何的估量呢？我們指出：中國如果加入英鎊集團，要使



美、日不快，而發生外交上的困難。我們指出：中國加入英鎊集團之後，要進一步的直接去應付國際貨幣戰爭。我們更指出：中國改革貨幣之後，不能希望和英國一樣，因為外資的流入，而造成一個低利資金市場。

我們的估量，竟都不幸而言中！日本藉口於貨幣改革，乘機在華北進一步的設立傀儡政權；我們因為國際化的貨幣基礎太脆弱，不能應付戰時，只好更退一步的屈服了！美國因為不滿於英國的攘取中國貨幣權，少試其貨幣戰爭的威力，把銀價壓低了三分之一，中國的準備價值，就損失了三四億圓！這不能不使中國的新幣制，重新站立在英鎊集團和美金集團的歧途上，而也許還要吃更大的貨幣戰爭的虧！照目下的形勢，我們的準備金價值的升降，大權操在美國的手裏；而我們所有存銀的出賣，除了美國以外也找不到買主。如果存銀賣給美國的話，將來的海外準備自然就是美金，而中國自然又落到美金集團裏去了。但是，英國又豈肯輕易放手！

說到國際投資問題，我們得知道：投資家的心理，依然是穩妥第一；他們決不是高利所能引誘，自然也就不是簡簡單單的改革貨幣就能吸引外資。在去年美國經濟考察團到中國來的時候，就有人問他們：『爲甚麼美國有那麼多的過剩資金，而不借一些給中國？』他們的回答，就問中國能不能保障他們投資的安全。他們還說，他們在東北的一些投資，顯然已經是完全損失了許多；那邊的歐、美商行，在日本的壓迫之下，都只好關了大門跑回來。從這一段的談話當中，我們就可以明白：一個國家連自己人民的生命財產都不能保護，連自己人民的資本都要託別國保護，是不容易取得外資的——要呢，除非投資國能用自己的武力來保護。

貨幣改革以後的資本，顯然是逃出去的比流進來的多。單只是經過日本私運出口的白銀，據說就有二億圓。爲了許多外國資本家估量到遠東局勢的嚴重，爲了許多中國資本家缺乏國家思想，資本逃避的趨勢是一逕存在着。可是，在從

前，他們購買外幣之後，銀價漲了便要吃大虧。自從貨幣改革以後，國家穩定匯價的政策替他們保了險。在這種情形之下，改革以後的幣制，當牠做戰時經濟是太脆弱，而當牠做平時經濟又是太危險。爲了工商業的救濟，我們應該在貨幣改革之後有溫和的膨脹；然而，一經膨脹，資本逃避的危險就更大。只有在極端的緊縮狀態之下，市面上的貨幣只能勉強的足供流通，而絕對沒有游資可供逃避之用，然後危機才不至馬上爆發。我們也絕對不能用人爲的力量減低利息，因爲高率利息可說是目下能夠挽留住許多未逃避資本的唯一工具。然而，在這極端緊縮和高率利息的兩重壓迫之下，經濟危機是一天一天的愈加深刻了！這都是自由主義給我們的痛苦；貨幣國際化底下的國家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幣，只是給與少數人以資本逃避的自由，而剝奪了整個的國民經濟發展的自由！

上述的四個國際化，就是帝國主義戰線的四大政策；在理論上，是從古典學

派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開展出來的。

我們並不主張閉關自守，我們認為對外的合理政策，應該是利用一切國際的矛盾，接受一切國際的援助，以爭取民族的解放。然而，帝國主義御用學者們的所謂國際化，却剛剛是向帝國主義的投降。

我們也並不是反對自由，而且我們根本主張，中國民族應該爭取自由。在爭取自由的意義之下，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自由侵略，自然是要反對的。然而，御用學者們的所謂自由，却正是帝國主義和買辦們在中國的自由，那就等於進一步的出賣中國民族的自由，那我們是必然要反對的。

爲了避免帝國主義勢力的控制，任何的半殖民地國家在民族解放的過程當中，都只能在自足自給的原則之下進行牠的國民經濟建設，如果不然的話，生產國際化便徒然增加帝國主義對自己的壓力，因爲國際市場根本就在帝國主義的掌握裏；市場國際化是徒然在消費的過程當中耗失了民族的力量；交通國際化是便

於牠們經濟的和軍事的侵略；而貨幣國際化是不啻把國民經濟的命脈送給敵人。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大陸國，特別是適宜於自足自給經濟的發展。我們只要能夠掃除國內封建割據的勢力，改進國內的交通，開發國內的富源，溝通國內的生產市場和消費市場，我們就不怕任何需要的無由滿足，就不怕任何外來的經濟壓迫。

因此，我們主張：中國的生產應該完全站在自足自給的原則之下，中國的市場應該在建設民族資本的意義之下，加以管理；中國的交通應該以聯絡國內的生產市場和消費市場爲主要目的，而以鞏固國防爲副作用。中國的貨幣應該在保持獨立的原則之下，統一國內的幣制，集中全國的力量，以應付未來的大戰。簡單的說：我們站在民族的戰線，反對一切投降式的國際化！

因爲帝國主義在租界裏面有設立工廠的自由，我們認爲中國的關稅壁壘並不足以保護中國的民族工業；然而，我們不因此主張撤廢關稅壁壘，而高唱貿易自

由。我們主張用更澈底的管理貿易和統制消費的手段，來對付外貨的傾銷和外廠的壓迫。

是的，我們的政治壁壘不完整，我們的經濟壁壘也不完整。但是，我們的民衆壁壘是完整的。只要我們能夠在民族革命的旗幟之下，很健全的織組民衆，我們不但可以彌補政治、經濟壁壘的殘缺，而且可以建立新的政治，經濟壁壘。

在民族革命的意義之下，我們不爲蘇聯，應該要做土耳其。革命要跑上印度、朝鮮的路，那是萬萬要不得的。我們也並不是主張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之下，不必要的去和別國決裂；然而必然要用決裂的準備和決心，用民衆的革命組織和革命情緒，很堅決的跑向民族解放的大道。然而，御用學者們國際化的路，顯然是進一步殖民地化的路；顯然是在帝國主義的懷抱中婉轉嬌啼，以求苟延殘喘的路。

從古典學派到了德國就被修改而爲歷史學派的事實，我們就可以見到：當時

的李士特是怎樣的能夠爲德國民族打算。他窺破了當時國英在自由主義的掩護之下，向德國掠奪，因而主張新興的德國，應該趕快關起大門來自衛。李士特之所以能爲李士特，並不是偶然的。一個自私自利而忘記了大眾利益的人，一個做了敵人的工具而忘記了民族利益的人，是不可能取得歷史上的地位的。我們的御用學者，也應該知所取捨，而快點改途易轍吧？

因爲寫得比較匆促，考據的工作未及仔細的做。如果有錯誤的所在，還是要請讀者指教！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三卷四期）

## 由平時財政說到戰時財政

章乃器

財政是整個經濟機構中之一環。牠和貨幣、金融，固然是互為表裏，和一般的生產、分配關係，也是互相作用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財政的基礎，建築在利潤上面；牠分沾了一小部分的利潤，然而不可能消滅利潤。統治者在表面上，雖然提出很好聽的『以負擔力量決定徵取標準』的口號；而在事實上，對於資本集中的趨勢，是無損毫末的。

在財政的收入方面，所徵收的不過是利潤中極小的一部分；而財政的支出方面，往往再要增加資本家的利潤。在購買上，在軍需製造上，在債務費的支出上，資本家往往要藉以取得很大的利潤；在公務員的消費上，一部分的薪俸就變



成資本家的利潤。經過了儲蓄的過程，別一部分的薪俸，也直接或間接的加入生產過程，和利潤一樣的變成資本，要之，在財政支出方面，是剛好的助長資本集中的趨勢。

因為財政是整個經濟機構中之一環，所以，一般經濟關係上所有的矛盾，也正是財政上所有的矛盾。在經濟走向繁榮的時候，資本家利潤的豐厚使財政收入大增，財政收支就自然膨脹起來。財政收支的膨脹，便會增加了通貨的膨脹，便會使無政府的生產狀態增加牠的速度，這樣，財政上盲目的膨脹便成爲以後經濟恐慌的一個因素。等到經濟恐慌發生，資本家利潤的減縮，使財政收入低落，這便造成財政恐慌。財政恐慌中支出的減縮，加重了一般購買力的減縮，而使一般經濟恐慌增加了嚴重性。這樣，財政上的矛盾和一般經濟關係上的矛盾，就成爲互爲因果之勢，而循環往復的開展起來。

x

x

x

x

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財政上所表現的，自然是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在收入方面，因為所採取的是間接稅制，牠往往是通過了帝國主義的販賣網和封建勢力的剝削網，而把大部分的負擔轉嫁給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比方，關稅的徵收——主要的是進口稅的徵收，進口洋商所繳納的，並不出自他們的利潤項下，而不過是一筆墊款；他們馬上把所繳的稅額，加入商品的成本上去，輾轉的經過販賣網，向消費大眾收回這一筆墊款，而還要加上些屬於墊款的利潤。鹽稅的徵收，鹽商所繳納的也是一筆墊款。他們通過了封建的剝削網——『引岸』，向消費大眾收回比墊款數更大的一筆款子。且看，差不多每次政府增加鹽稅的稅率，鹽商必然要加重的取償於人民的。統稅的徵收，形態比較的不同；那中間的帝國主義在華產業徵收的，還不到半數，大部分是出自民族工業的。但是，轉嫁的方式，是一樣的。田賦的徵收，取自地主，地主也可以轉嫁於佃農；同時負擔的不公平，也超過其他的捐稅；紳豪階級，往往是能夠得着很大

的便宜的。

財政上的弊害，在古代，是取自民間者，未能盡散諸民間；因之，資財集中於貴族，而民間無蓋藏。這種弊害，到現在依然存在，但是嚴重性是格外大了。我們要分析目下財政的弊害，必須再把財政的支出方面，加以研究。中國財政上的收入，中央和地方併計，每年不下十五萬萬元，那中間散諸民間的，能有幾多呢？巨額債務費的支出，一部分是流出國外，一部分是留滯在金融資本家的手裏。官僚軍閥的高樓大廈，多數是建築在租界裏；他們的巨額存款，一部分在租界裏，另一部分却早已逃到海外去。政府的購買和建設上的支出，一部分是留滯在都市，而另一部分也要流出國外。頂頂嚴重的，恐怕要算是內戰上的消耗；牠一面在軍用品的購買上使金錢大量外流，而另一面却還要毀滅人民的財產，阻礙人民的生產。因此，目下財政的弊害，遠不止取諸民間者，未能盡散諸民間，而是取諸農村者，未能盡還諸農村，取諸國內者，未能盡留諸國內，甚至應造福

於人民者，轉而貽禍於人民。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能不咒咒日下的財政，是封建殘餘的把戲，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是民族的毒害者。

無疑的，目下農村的破產，財政要負很大的責任。往昔豪紳階級掠奪農民，他們所得的金錢，往往仍以高利貸及購買耕地等方式，再付給農民；那中間雖然有財產的變遷，然而對於農村金融，是沒有多大的妨害的。目下軍閥、官僚、以及紳豪的掠奪，結果就不同了。軍閥、官僚固然要把農村裏括來的金錢，移到都市甚至海外去消費或者投資，豪紳們的消費和投資，也有同樣的趨勢。再因為在內地的金融機關，多為都市金融機關的分支行；牠們的主要任務，是吸收內地存款，攜赴都市。豪紳們在這農村經濟衰落、農民到處暴動的時候，為安全計，也寧願把往昔高利貸及購買耕地的資本，存入當地的金融機關；而一轉移間，這一部門的資金也就流入都市了。因此，目下的農村問題，不單是農民貧窮化問題，而同時是農村金融枯竭的問題；不單是農民喪失了土地和生產工具問題，而同時

是農民被剝奪了交換工具問題。農民甚至要藉高利貸苟延殘喘，要出賣耕地和家畜以度日，而都不可得了。

x

x

x

x

在理想上，一個國家倘使能在財政徵稅上吸收人民所有的利潤，——自然連公務員的儲蓄也在內，而把牠運用起來，作為國家資本建設之用，資本便不可能集中到少數私人的手裏去。資本家和官吏，假如不過在消費上享受較高的生活，雖然不公平，但對於社會，是沒有很大的危險的。國家徵收了全部的利潤之後，建設國家資本，增加國家的生產力，反過來就可以提高人民的幸福。

退一步說，國家在財政徵收上，即使不能公平到剛好吸收人民的全部利潤，只要牠一面不苛刻到超過了某一部分人的利潤，而變成超經濟的剝削，另一面不縱容別一部分人把他們的利潤轉變成土地資本、工業資本以至金融資本，那也就很好，把私有資本限制在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領域裏面，對於社會，是不會有

很大的危險的。國家只要能夠把握住金融機關、大產業機關和土地，便可以發展合作社和民間借貸機關的手段，逐漸的消滅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牠一面更可以運用公債政策和鼓勵人民投資國營事業政策，逐漸的吸收民間的借貸資本。爲甚麼單說大產業呢？因爲小產業國家依然可以暫時放棄；牠只須控制住動力燃料和原料的供給，小產業是不可能有害社會的發展的。

再退一步說，國家對於資本的發展，即使取放任態度，牠只須能使取諸國內者留在國內，那對於社會，固然有資本集中於少數私人的弊害，然對於整個民族資本的力量，是不會減少的。那樣，財政上的收支，只有因爲增加一些貨幣在流通中效力的喪失，可能使金融一時不敷周轉，然而決不會使金融陷於枯竭。只要同時能產生多一些的信用貨幣，以節省硬幣的流通，以補償貨幣在流通中效力的喪失，金融便也不至有不敷周轉之苦。

我們應該不應該主張取之於農村者盡數還諸農村呢？我們不能這樣主張。因

爲，農業資本轉變爲工業資本，是社會進化必經的階段。我們的合理主張，是要把農村中窖藏的一部分資本，轉變爲國營產業資本，而農村中僅供流通的一部分資本，依然還之農村。自然，那時候還可以運用信用機構，以信用貨幣還之農村，而把貴金屬騰出來，以作國家資本建設之用。

因此，中國平時財政政策的運用，主要的是防止民間資本變成內戰資本，防止農業資本變成都市中的買辦資本和享樂資本，防止國內資本變成國外資本。頂合理的方式，是運用民間的窖藏資本，運用信用機構所能騰讓出來的金銀，作爲國家產業開展之用，而同時使農村依然保有着適度的流動資本。

x

y

x

x

說到中國的戰時財政，牠是和貨幣、金融、貿易、國際收支、以及物價等問題聯繫的。在貨幣上，我們必須充分的用紙幣作國內交換媒介之用，而騰出來的全部金銀，作國際支付之用。在金融上，我們必須限制私人存款的支付，限制對

於私人信用的膨脹，同時努力吸收公務員和一般人民的積蓄，務使私人不至於有多餘的購買力，以從事於日用品的囤積居奇。我們要把全部的膨脹力量留給國家，要把所有的剩餘購買力交給國家。在貿易方面，我們要管理貿易，限制私人對於非必需品的購買，同時，限制戰時資源的輸出。在國際收支上，我們要鼓勵華僑匯款，使牠不至因戰爭恐慌而減少，反而因對於祖國熱情的提高而增加。我們同時管理匯兌，使國內資本，無法逃避國外；停付外債，以保存巨數的外流資本。對於物價，我們要統制市場，使日用品價格，不致劇烈的上漲。自然，這在一方面，是和統制金融交相爲用的，而在別一方面，根本的還須維持生產力，甚至要提高生產力。關於生產力問題，農產物的生產，只須在抽調農民壯丁服務兵役的時候，能動員鄉村中的婦女，繼續耕作，大致就不成問題。只有工業品的生產，因爲工業中心，都在口岸，倘使沒有方法把牠移到安全地帶那真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



x

x

x

x

目下有許多人把戰時財政問題集中在徵收的方式上，那是輕重倒置，見小不見大，而永遠也搔不着癢處的。

因為中國目下的徵收方式是買辦的方式，是集中在敵人炮火所及的口岸的，所以，一到戰時，自然大部分都不適用。這在徵收方式上面，自然要有一個大大的改革，然而，只要我們能夠把握着上述對於貨幣、金融、貿易、國際收支，以及物價的幾個樞紐，徵收方式的澈底改革，對於整個的財政，到並不是嚴重的問題。

因為中國未來的戰爭是一個存亡所繫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是必須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去對付牠的。多數人在前方拚了死命，讓少數人依然躲在後方享樂，那固然是不應該有的事；多數人的血肉犧牲爭取了民族解放之後，讓少數人再來在那基礎上面建立起資產階級的天堂，那更是不可能的事。老實說：在未來

的戰爭當中，我們不但要推翻帝國主義的勢力，而要同時解決社會問題——我們是要在戰爭的過程當中，奠定了新社會制度的基礎的。中國的財富階級中有天良、有民族意識的人們，應該會明白『毀家紓難』本來是分所應爾。少數沒有天良、沒有民族意識的，我們還能顧惜他們的私利，助長他們的私心嗎？簡單的說，爲了解決戰時財政問題，我們是要管理人民的財產，徵收一切人民的剩餘資財的。

自然，在實行的時候，我們要運用高度的技術，保持極度的公平。在技術方面，我們要有先後的層次，要有不同的方式。在公平的原則之下，我們要運用民衆組織，作很精密的調查；我們更得運用民衆互相勸說的力量，儘可能的使大家了解而悅服。

累進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不但應該是戰時的財政來源，而且應該是平時的財政來源。可是，在目下，因爲帝國主義勢力的庇護，因爲封建殘餘勢力的阻礙，

我們外不能徵取集中在租界的大數產業利潤和遺產，內不能徵取依舊分散在軍閥、官僚，以及豪紳階級掌握中的利潤和遺產。等到戰爭起來的時候，那個情形就大不同了。多數依然還需要一個祖國的資本家，自然會放棄了他們的託庇外人的生活，自然會提取他們寄生在租界或者國外的財產，而繳納到國民經濟的體系裏面來。少數甘心做亡國奴的、甘心和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絕緣的，便會毅然決然的攜捲所有，到外洋去做一個無國之人——自然那時候外洋不能有他們安居的地帶，也是一個問題。這樣，就把一向寄生在租界的中國資本家，劃成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陣線——奴隸陣線和國民陣線。奴隸陣線裏面不需要祖國而願意讓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吐棄的一小部分人，自然不能再要他們負擔戰時的經費；這就在帝國主義列強，也是無法制裁這一類無恥之徒的。大多數願意回到國民陣線裏來的資本家，在平時國家無法徵收他們的所得稅和遺產稅的，到這時却一律可以依法徵收了。這種陣線的劃分不但在戰時財政徵收上有極大的補助，在鞏固民族陣

線的意義上尤其是十分重大。然而，這種偉大的功業，不是有一個反帝的戰爭，是不可能完成的。

對於留滯在內地的軍閥、官僚、以及豪紳階級，也只有在戰爭的時期，在『全力對外』的口號之下，才能用民衆的力量，使他們很自然的放棄了特權，而順服在抗敵的政權之下，在那時，在民衆的檢舉之下，他們不可能隱蔽他們的利潤和財產，在民衆的監督之下，他們也不可能違抗國家的徵收。所以封建殘餘的勢力，在戰爭當中是可能自然肅清的。這也不但對戰時財政有極大的補助，在整個民族解放上，也有重大的意義。這種功業，我們只有在戰爭當中是可以很自然的取得。不然的話，我們便得用專門對內的革命手段去爭取，那就比較的艱難了。

x

x

x

x

除了捐稅政策之外，我們自然還要充分運用公債政策，以吸收民間的儲蓄，和捐稅政策所徵收不到的利潤。自然，捐稅是不能過於苛重的，否則便要使一部

券的資本家起了反感甚至起了反抗；在統一戰線的意義之下，這種不必需的反感，我們要儘可能的避免。我們假如用公債政策，補助捐稅政策的不足，那末，在國家戰時財政的需要上，是同樣的可以達到目的；而在負擔的人們看起來，接收了有價值有收益的公債，却比較一去不同的捐稅好得多。而且，只要國家能夠有很正確的整個經濟政策，公債的收益是不可能造成資本的集中，而危害將來的社會的。

一個國家在平時預算內，不應該以公債發行來抵補財政的虧缺；而在戰時公債的發行却是天經地義。我們要用公債的發行，避免通貨的直接膨脹。那就是說，我們應該以公債發行彌補財政上的全部虧缺，而不能用紙幣發行彌補這種虧缺。

但是通貨應該不應該膨脹呢？換句話說：紙幣是不是需要增發呢？自然是需要的。在軍事收支浩繁的時候，平時的一些紙幣發行數，自然是不夠流通的；所

以，我們必須有更大的發行數。不過，增加發行的數目，也不能超過實際的需要。倘使民間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留存着過多的游資，那末，那種游資就會變成商品市場中國積居奇的資本，而要抬高物價或者甚至因為人民購買力的增高，而變成資財的浪費。因此，政府在紙幣發行的時候，固然應該十分審慎，在發行以後，還要不斷用強制儲蓄及發行公債等手段，吸收民間的游資。

除了上述的種種之外，募捐運動自然要努力推進；範圍不限於國內，而且要普及於國外，使華僑和各國的同情大眾，都能貢獻他們的熱情。又年來民衆呼聲中，尚有沒收敵人及賣國賊財產之一項：這當然是應有的，不過能得幾何，却是一個問題。敵人的財產，多在口岸，即使沒收，恐怕因為敵人海空軍力的攪擾，不見得能利用。唯一可能沒收的敵人財產，恐怕只有債款；但是，到那時，應該是一切外債都停付的。至於賣國賊的財產，因為他們早已不準備做中國人，恐怕已經全數在國外了吧！

有人主張恢復厘金，我們是要反對的。這種割裂民族的封建方法，我們還應該使之還魂嗎？

總之，中國戰時財政的意義，是兩方面的。牠一面要集中民族力量，加以妥善的運用；以延長抵抗時間，以取得最後的勝利；一面還要消滅階級和特權，以樹立新社會的規模。

（「永生」第一卷十二期）

## 從中日財政經濟觀察未來戰爭

錢俊瑞

我們可以老實不客氣的這樣說：假使中國人民不向主要的敵人抗戰，那末中國只有死路一條，中國的國民經濟只有一直走向殖民地化！

同時，我們根據平素研究的結果，敢大膽的這樣說，假使中國一旦抗戰，那末儘管敵人的武器比我們強過幾倍，可是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爲什麼說，中國如果不抗戰，那麼中國經濟一定要完全殖民地化呢？

中國目前整個國民經濟的命運，差不多都掌握在帝國主義手裏。我們先看工業，主要的重工業，像煤、鐵、等業，差不多都在外人，特別是日本人的手裏。

東北所藏的煤礦佔全國百分之四十，而現在已經成爲敵人進攻我們的動力資源



了；山西的煤礦，富甲全國，現在正由日方設法「協助」開採了。中國的鐵礦可以說完全由日本執管；遼寧一省所有鐵礦已佔全國百分之七十五；全國鐵礦資本日本竟佔百分之八十以上。

輕工業方面也何嘗好些！繅絲業因爲日方的劇烈競爭和壟斷原料，終是奄奄一息；捲烟業也在英帝國主義的蹂躪之下，不能夠動彈。素稱「民族工業之王」的棉紡織業怎樣呢？日本在華紗廠的資本大過華商紗廠資本總額三倍以上，連年華廠，因爲東北和華北巨大市場的被人佔奪，原料的被日方強占，正在停工的停工，關廠的關廠；而日本資本却得意洋洋地在上海天津青島添加資本，增設新廠；天津的華商紗廠幾乎全部交給日商經營了。

我們不講工業，來講我們「以農立國」的本行——農業。殖民地的農村本來只是帝國主義資本掠奪的主要淵源。最近我們的「友邦」跟我們進行「經濟提攜」，牠有系統的提出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計劃。這倒並不是「友邦」

一片好心，要替我們保全『以農立國』的金字招牌，牠的目的恰恰是要教中國變做不折不扣的落後殖民地，我們供給他們賤價的原料，他們供給我們高價的製造品；這樣，我們在經濟上就永遠隸屬於日本。所以日本年來在華北勵行植棉，並且在我國沿海地帶強制『收買』（？）土地，種植棉花。這樣，中國將來的農業便成爲日本工業的尾巴，中國的農民也變做日本資本家的二等奴隸（頭等奴隸是日本工人）。

再說金融和財政，中國的金融業在表面上是夠堂皇的，然而在各大銀行裏，我們却能聞到濃重的買辦氣息，他們在經營外匯上，在調節進出口貿易上，都顯出他們十足的買辦任務。特別是當今金融和財政已經密切得分不開來的時候，中國的金融貨幣，因爲財政上對於各帝國主義的隸屬一天天加甚，他們更做成了外國資本的代理人，英美日對於中國貨幣權的爭奪，特別是最近日帝國主義要在華北設立大規模『公庫』，統制各省金融，都證明了中國的金融貨幣早已淪爲帝國

主義的附庸。至於財政方面，關稅鹽稅收入，內外債的舉行，在在都仰外人的鼻息；各帝國主義也都要憑藉這些來加緊對於中國的統治。

因此，假如目前的情況繼續下去，那末，中國的工業也吧，農業也吧，金融財政也吧，總之，整個國民經濟只有走到完全殖民地化的路上去。

x

x

x

x

那末，爲什麼說，中國假如發動抗敵戰爭，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呢？

兵家常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先從財政經濟方面，來做些「知己」的工作吧。

大家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有一個很大的特徵，那就是它技術和經濟發展的水準與軍備現狀之間的差度是非常之大的。日本目前陸軍常備軍有四十萬人，戰時可以增加三百萬。日本現有的軍艦總噸數在六十萬以上；軍用飛機有一千七百架左右，坦克車有五百餘輛。

日本這樣巨大的戰備，實在不是牠的能力所能擔負的。日本資源的缺乏真不亞於意大利。就戰時主要的動力來看，日本最主要的動力來源是煤礦，佔全國動力總額百分之四十三；然而日本煤礦儲藏量只有八十二億噸（滿蒙倒有四十四億噸）！佔全世界百分之一。石油的儲藏量簡直是不足數的；鐵礦藏量也只佔全世界千分之二·一。至於各項戰略金屬（即非鐵質金屬），那末日本除銅以外，別的都還要依賴國外輸入；例如鉛要靠加拿大輸入，鋅要靠加拿大澳洲等地輸入，鋁要靠加拿大和歐洲方面輸入。戰時的糧食問題是非常嚴重的，日本最主要的農產就是米，最主要的糧食也是米，而米的生產只夠供給全部消費量的四分之三。

我們再來看日本的金融和財政。日本目前全國現金共有五億圓，全國目前流通的鈔票有十四億圓，現金和鈔票合計共十九億圓。我們照此來推算一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內，參戰各國每天每國平均用去的戰費為三千七百萬圓。假定日本用了目前的現金和鈔票來支應戰費，假定未來中日戰爭的戰費也同歐戰時相

仿，那末，日本現有的現金和通貨只能支持五十天的戰爭，而一九三二年淞滬之役，還繼續了三十四天呢！

目前日本的國富總額不過一百三十三億圓。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估計，各參戰國所支戰費，多的有達到全部國富百分之七十二的。若準此計算，日本國富中所支戰費得有九十五億餘圓；現在仍以每日平均戰費三千七百萬圓計算，那日本能維持二百五十八天的戰爭。

不錯，日本政府在一旦戰爭發動的時候，一定會千方百計，羅掘戰費的。第一、牠要增加國內人民負擔的稅捐。不說笑話，日本戰前的「景氣」，並不會幫助了稅收；相反的，根據一九三六——三七年度的預算，各種因為景氣恢復而應該增收的稅捐如印花稅、酒稅、交易所稅等等，非但不增加，而且反見減少。日本民衆的赤貧，已經跟日本的「社會傾銷」一樣名聞世界了，那末稅收的增加——特別是消費稅的增加，就不會有什麼把握了。

我們東隣的聰明的軍閥資本家一到戰爭發動，一定會學歐戰時德國的樣，大發紙幣，來支持戰爭。這一點非但可能，而且是必然的。然而這却必然會鬧壞了事情。那位見恨於軍閥因此被殺的高橋老財相早已這樣告誡軍人了：『假使單單注意國防，終至惹起惡性膨脹而破壞了信用，那國防也決不能鞏固的。……回頭一看國內狀態，却是一個天災不斷，民生憔悴的時候，在社會政策上，有許多地方值得考慮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高橋聲明）。濫發紙幣，引起惡性膨脹，在社會政策上的確大成問題的，那時恐怕也要發生「攘外必先安內」的問題吧！

日本政府還可以發行公債來應付戰爭。然而可怕得很，日本的國債快要突破百億圓的大關了。老實說，日本的金融機關對於公債的消化力量已經異常薄弱了，特別是當戰爭期內，因為購辦軍需的關係，大批資金，將不斷外流，銀行對於公債的消化力一定格外變弱。退一步講，假定日本政府還勉強發行公債，我們

假定銀行對於公債的消化率爲百分之二十（對銀行存款而言）那末日本全國銀行存款爲一百二十五億圓，牠們每年所能接受的公債爲二十五億圓，即僅能夠支持戰爭六十七天。

最後一着，日本政府還得舉借外債。然而情形並不如此簡單，目前的國際關係對於日本並不有利，日本和美國、蘇聯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幾乎不能避免，就是英國在未來中日戰爭中，也未必會幫日本的忙（至少在第一階段上不會幫助）。所以日本舉借外債的希望是非常微薄的。已故的高橋財相，他在日俄戰爭的當時，曾親往倫敦借過債的，他對於借外債的困難，是了解得非常真切的。

x

x

x

x

三天之內日本可以亡華，這句話是毫無根據的，假使我們能堅決抵抗的話。相反的，就整個社會經濟而言，未來戰爭勝利的把握，倒的確操在我們手裏。現在來看我們主觀的力量吧。

中國地大物博；技術經濟發展的可能是非常之大的，這已是大家知道的了。中國煤礦的儲藏量僅次於美國、蘇聯和加拿大，其中二十三省的儲量計有二四八、二八七百萬噸。中國的鐵礦有十一億噸以上；石油呢，至少有三千二百兆噸。其他戰略金屬都非常豐富，特別是錳礦、鎢礦，差不多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出產品。

中國目前糧食的生產，技術既極幼稚，又受各種人為和自然的摧殘，因此已經大減特減。不過，就照目前生產而言，全國米的產量約在四萬萬至五萬萬石之間（消費量約四萬五千萬石）；麥的產量約為三萬萬石（消費量為四萬二千石）。據統計專家張心一先生的估計，全國糧食消費還缺少百分之五（日本缺少百分之二十五）。假使我們還能增加生產，那末戰時糧食可以不成問題的。

再來看金融和財政。據一般估計，中國全國藏有現銀二十萬萬盎司，近兩年來運出白銀甚多，現在假定還存有現銀十八萬萬盎司。全國人民在一致抗戰的前



提之下，一定能夠投珠擲環，把所有存銀集中起來——而且也只有這樣才能把現銀集中起來。這十八萬萬盎司白銀，大約可值十萬萬美元，合中國法幣三十萬萬元（黃金尙不在內）。憑此發行鈔票，至少可發六十萬萬元。同時，在抗敵戰爭的目標之下，再多發些鈔票也是無礙的。

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指出，中國人民抗敵戰費中，應當包括大衆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尤其是漢汗的財產應當沒收過來充作戰費。

至於作戰的軍隊，我們把政府軍隊和各方面的武力加在一起，至少有二百五十萬人；假如全國動員起來，那末要超過日本不知要多少倍。你看廣西一省的民團假使動員起來，就有三百萬人，在數目上已經抵得過日本全部軍隊了。

最後我們要特別注意，未來戰爭的勝負，主要的絕不是由你有幾根鎗，我有幾隻飛機來決定的，社會和民族的構造纔是戰爭勝負主要的決定因素。中國一旦發動抗戰，全國人民一定能夠站在一條線上，一心一德對敵作戰。敵人的侵略戰

爭，却絕然不同，他們發動而且贊助這侵略的，只有少數軍閥和資本家，至於一般大衆，那非但厭惡這種戰爭，而且會從後方來反對這種侵略行動的。日本近兩年來農村佃業衝突和都市勞動糾紛的激增，最近全國總選舉時政友會的慘敗和無產政黨的勝利，這些都是使日本在未來戰爭中壓根兒失敗的基本因素。何況中國民衆在抗戰過程中一定能夠得到全世界弱小民族和廣大羣衆（日本大衆在內）的同情和援助呢。因此我們說，未來戰爭的勝利一定是在我們手裏的。

## 國難教育實施的路線

柳 湜

### 一

「非常時期，應該有非常的教育」，這一個基本概念現在就連最頑固，最落後的教育者也不敢出來反對了。可是「非常時期」是一個什麼樣的時期，則因各人的看法不同，不免生出不同的結論。自然，所謂「應該有非常的教育」也隨着前者的結論，而要生出非常的差異了。這種空洞的概念，我不想在這裏討論它。現在我要談到的是陶行知先生擬定的那一個國難教育方案，因為它的認識與主張，可以說最接近了大衆的意見，在當前民族鬥爭總的任務上，它最大限度反映了客觀實踐的要求。我個人對於它，在總的原則方面，幾乎沒有什麼不同的意

見可說。

因為國難教育的涵義是包括學校教育與廣大的大眾教育的全體，是把全國民的教育作爲一個總體規畫的，所以它的範圍，就與過去我們所談的教育問題不同。這可說是中國空前的一種創舉了。因為它包含內容的廣大，所以這方案中提出的只能是些最高的原則，這種原則在乍看起來，它不免是抽象的，但是它却替各種教育具體實施的方案奠下了一個堅固的基礎。

這原則指示了我們今後全國民教育的總路綫，在這總的指示中，它要求：

- 一、根本改革目前的學校教育；
- 二、建立學校以外的大眾教育。

## 二

自從這一個方案提出後，已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輿論大致是同意這一個方案

的。北平學聯擬定的那一個「非常時期教育草案」。就明顯的是受了這一個方案的暗示與影響。全國各地教育團體或個人對於這一個方案加以討論的也不少。一般的意見，是同意這些原則，但對於實施這一方案的辦法則不免有些躊躇，因為它太廣大了，覺得有些不容易下手，輿論方面提出具體的實施對案的，好像也還不會有過。

許多人在等候着，想聽聽具體的辦法。

這是當然的現象，並不能責備人家抱這種等待心理的不對；同時也不應就對這方案的現實性懷疑；因為這是一種教育的變革，其不能幻想用一晝夜之力使它創造完工，對於實施具體的辦法，也不能在一個短時期就規畫怎樣詳盡的。國難教育的建造，到底不是築房子一樣簡單，決不是一個工程師在繪圖室裏可以打出一張樣子來的。

但是，這是不是說，國難教育就沒有一條實施的路線可循呢？不！自然它有

它的實施的道路。

三

國難教育建立的意識的鬭爭期，現在可說快要過去了。在一般原則方面是容易取得各種各樣人的同意的。鬭爭的場面是在實施中，爭鬥最最尖銳的部份，尤其在學校教育方面；因為這裏要拆燬舊的建築，必然要碰到許多阻力。許多人也會拏出一幅反民族解放的圖樣冒充新建築的標本。在建立大眾教育方面，雖然也會有人出來阻止，但因過去所謂平民教育的園地，本還是塊荒園，要造什麼的建築，只要人手多，也容易開始着手的。

整個的鬭爭的場面，最熱鬧的自然發現在學校方面。這一面的戰火，也許要掩蔽鬭爭的全面。這裏的主力是學生大眾與進步的教師，進步的社會教育者的聯合，與一切腐爛的落後的勢力戰鬭。

另一戰野，在範圍方面是最廣大的，但鬪爭參加者是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智識大衆，以散兵線，遊擊式的戰術，各個擊破每一角落的腐爛，落後的勢力；鬪爭既不密集在幾塊地方，社會的聲援又比較廣大，則部份的取得勝利，自然要比較容易，由許多勝利集合而為全體的勝利的條件，也較優越的。

爭取國難教育實施的鬪爭場而是如此，至於路線呢？

我看出兩條道路：一條是縱的，一條是橫的，但請注意：不是走那一條路！而是二者並進！二者的綜合！

縱的就是指由上而下，先有了一個全國的某幾省的國難教育實施的總工程處，規畫各領域各級教育的計劃，並指揮各領域各級的工作。

橫的是各地各角落的進步的知識者，或現有的教育團體，自動的獨立的活動起來，動手工作。

要使國難教育方案不是一種空洞的條文，要談具體實施的辦法，這兩條路

線就要綜合的運用。在當前的階段，縱的方面的意義，還集中在號召一點上，具體的工作的指導，自然還談不上。這時要求最迫切的是各地各角落的教育團體，或個人的響應，不是空口同情，等待命令，而是就自己的認識，能力，本着國難教育方案，馬上動手做起來；不管做得好不好，做到幾分之幾，儘管大着胆子做去。我們要知道，國難教育不是依靠目前的國家來推行，不是採取一種僱傭的關係，它是一種自發的，意識的民衆救亡工作。你感到『匹夫有責』你就組織團體參加進來，不必等待什麼才動手的。

在今日社會缺乏組織，組織困難的時候，不僅大衆教育要採自發的獨立進行的路線，以配合縱的指導，即學生大衆在爭取新的教育，也不必什麼事都等學聯的命令。自然，有了學聯的地方，我們要遵照學聯的意見做，因為它是代表學生的大衆集體的意見，是更看得遠，更正確的；但是如果沒有學聯的地方，或者學聯的組織不健全，學聯工作困難的地方，每一個學校，或幾個學校聯合起來，就應



該單獨的幹起來。

只有橫的方面有廣大的，堅實的實際的工作，縱的領導才能建立起來，才能健全起來。

#### 四

如果對於國難教育實施的路線有了以上的了解，那末，我們對於國難教育的前途就不會作出悲觀的判斷了。

我們不會癡心妄想有一個什麼「學者」，「巨人」，提出一種非凡的辦法來，一晝夜把這一種工程完成。

我們不會對當前腐爛的落後勢力生出不應有的恐懼。

我們不會愁沒有人才，沒有錢，辦不起來。

在當前，我們對於各地的文化團體，尤其是對於國難教育研究和推行的團

體，自然認爲非常的可貴，我們要支持它，希望他們邀集專家，舉行各種討論，編製總的及某一方面的教育方案，編輯各種教育的讀物及各種宣傳材料，進行擴大國難教育的宣傳號召，與各學校及各地自發的大衆教育的團體發生親密的關係，派人到各學校及各地去調查或幫助各校各地組織和工作，在經濟方面也設法盡可能的給與幫助，訓練各種工作幹部等。但是在另一面，則盼望各學校的學生大衆，社會各角落的智識大衆自己趕快動員起來，認清這一方案實踐的道路。

## 五

關於學校教育變革的問題，要具體的說來話長，我想現在就不談它罷。至於學校以外的所謂大衆教育，我們靠自己動手來做，應該怎樣着手呢？

我以爲：

第一、各地已有的民衆教育，補習學校，工人店員等讀書班，識字學校，小

先生工學團，及農村小學，地方圖書館等地方的工作者，及與這些組織有關係的知識者，趕快起來督促這些團體或個人接受「國難教育方案」所指示的原則，成立國難教育討論會，馬上開始改變以前教育的目的和教授內容，推廣教育範圍，把這些團體變為國難教育大衆教育部門的一個小細胞。

第二、各地失業的業餘的知識者，小先生，自動的召集同志，組織國難教育討論會，利用自己的社會條件，或成立半日學校、夜校、星期學校、讀報班、書報閱覽室、家庭歡學團等等。

第三、各大中小學校學生普遍的利用學校的房屋，開辦各種民衆學校。大中學校學生組織學生團，到大衆中去作直接的循環教育宣傳，並幫助地方組織。

第四、熱心教育的人士，及省市縣國難教育主持的機關（如果已經成立的話），應選擇適當的地點開辦各種學校、讀書班，如工廠區、礦山區、鹽場、森林公司、豬場、兵營、店員、農村衛堂等區域。

這種教育的細胞組織，在最初是由各地自己生長的，漸漸應該由孤立而取得地方的聯絡，成立各級地方的組織，再形成全國的最高級的指導部。

在經濟方面，開始時以最少的開支着手，教育工作者取純義務性質，教育用品，一方面向外界募捐，一方面想法子動用地方上可以動用的款子，在工廠，商店，公司，學校，可向這機關當局提出津貼的要求。

教師自己的教育，在開始非常重要。因為自己的認識不夠，不獨對大衆取不到信仰，反而毒害大衆。所以先要使自己對於中國當前的形式，及民族解放的路線，有一個正確的大概的觀念。這怎樣辦法呢？

一方面是把同工作中的朋友，組織討論會，多訂幾分觀點正確的雜誌，多買幾本必要讀的社會科學或文學的書籍，自己加緊研究。

一方面是和進步的朋友，師長，或你認為可求教的作家通信，要求他們的幫助。

在教人的方面：從最低級的教育細胞起到較高級的細胞止的課程，大致是：

一、以百分之四十的時間討論當前活的時事。認識漢字的可用通俗刊物，報紙，傳單，小冊子，不識漢字的完全用口說，或留聲機，說書，唱歌，話劇的表演等。

二、以百分之三十討論他們的生活。

三、以百分之十討論救亡工作，組織，各種戰術。

四、以百分之十講演民族解放的歷史，各國革命的經過。中國民族解放的過去與前途等。

五、以百分之十教授拼音的新文字。

## 六

我對於國難教育抱着濃厚的興趣，我對它的前途並不悲觀。在目前具體作出

各方面的實施方案，固然有必要，我想也許有人在研究，在起草了，但是如果忽視了整個的實施的路線，那方案只不過是一種圖樣的成功，是沒有實踐的效力的。

認清我們的道路，是今日國難教育者最重要的要求。救亡不是來憑熱情，期望，可以成功的；成功是在有正確的認識，找着了達到成功之路，邁步前進。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知識大眾，起來罷！我們每個人有建立一個教育細胞的責任。

（「大眾生活」第十五期）

## 怎樣實現「國難教育方案」

永修

### 一 國難教育的意義和它的重要性

自從「九一八」「一二八」一直到現在，因着某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和大小漢奸的出賣投降，中華民族已經到了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在這四五年間，我們失去了東北，熱河，長城一帶，冀察，綏遠，以至整個華北和內蒙，某帝國主義取得了直接的統治，同時在華南和華中的侵略也更加強化。漢奸們賤價出賣了不可計算的民族利益，使某帝國主義不費一箭不折一兵地囊括了半個中國。因此現在展開在中國民衆面前的前途，乾乾脆脆的只是兩條路：不是屈服投降就是獨立自由。這兩條道路的鬭爭，在去年「五二九」的華北問題發生以後，是更加明顯

了。這一個時期的特點，表現在這樣的三方面：

甲、某帝國主義的侵略，由單純軍事的奪取東北四省轉變為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四大武器的同時並用。

乙、漢奸賣國的辦法和方式最近都有了一個轉變；這一轉變的特點，第一是由單獨的賣國轉變為合作的賣國；第二，除了這樣以分贓收買的辦法互相拉攏以外，漢奸們加緊想出種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實行新的欺騙和麻醉。

丙、中國的大眾和革命民衆，在侵略和出賣的民族危機日益深化的情勢當中，已經認清了只有澈底地建立大規模的民族戰線和進行廣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才是解放整個民族國家和自身痛苦的唯一出路。

爲着推進和擴大這一民族聯合戰線的運動，保證和鞏固這一運動的勝利和組織，鼓舞和刺激廣大民衆對於這一運動的熱情，指導和支持這一運動的正確路線，總之，爲着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保衛中華民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特



殊的非常時教育是必要的，『國難教育』就是適應這種非常時期的特殊教育。它完全是民族解放統一戰線的實際運用，與反動的『亡國教育』或『奴隸教育』針鋒相對，決沒有互相妥協的餘地。這是『國難教育』最主要的意義，也是它所以在目前成爲特別重要的緣故。

## 二 國難教育方案的特點

由陶行知先生所擬，經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在一月六日正式通過的『國難教育方案』，是實現國難教育，救亡圖存的一個很有價值的計劃。它所包含的特點，可以分爲幾點來說：

甲、它是真正的中國民衆抗敵反漢奸的民族戰線的具體應用。它所指出的教育對象，主要的就是廣大的民衆。它所包括的範圍很大，凡是不願當亡國奴，有一點救國救亡的熱誠，願盡一分救國救亡的義務的人，不問是什麼階層，是什麼

黨派，不論是下層或上層，都得參加『國難教育』的活動，都可以受教或被教，而且都可以參加國難教育的組織，享受救國的權利，盡救國的義務。

乙、它是一個自下而上的真正羣衆化的教育方案。這個特徵最明顯，因為『國難教育』的目標第一項就是推進大衆文化，而這『大衆』，看以後的幾條（尤其是『國難教育』的文字工具），無疑地是最受壓迫的勞苦大衆。因為歷史和目前的事實證明，只有佔全國人口最多數的勞苦大衆才是民族抗戰中的主力，不發動這個主力而且以它爲骨幹，或者使上層組織和它隔離開來，民族抗戰的勝利是不能獲得的。在樂山先生的學生救國運動的意義和任務一篇文章中（大衆生活一卷十期），提出救亡禦侮運動應該深入工人、農民、和軍隊的號召，是完全正確的。

丙、它是一個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教育方案。這個方案並不是紛然雜陳，五光十色的文件，而是一個有組織的工作綱領。它裏面包含有目標、對象、教師、課

程、組織、文字工具、方法、以及最主要的幾個原則。因此它並不空洞，却是富於實踐性的；換句話說，它是理論和行動一致的，因此也是有戰鬥性的教育大綱。

所以，陶行知先生所擬的這個方案，跟只掛着「國難教育」或「國防教育」的招牌，而事實上却是企圖取消或歪曲民族武裝自衛的什麼什麼計劃，沒有絲毫共同之點。

### 三 怎樣來實現這一方案

要討論這一問題是相當繁難的，我祇是就我所能見到的貢獻出來：

甲、「國難教育方案」的實現的問題，主要的是組織問題，如果只是擬出很完備的方案，而沒有健全的組織，那是一定要成爲紙上談兵，無補實際的。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以後，還不會有更擴大的行動。它沒有和其他各地如

北平、南京、廣州、武漢等地的文化界取得聯合，建立分會，有步驟的有組織的擴大到全國去。和一般羣衆運動的聯繫也不夠密切。這種組織上的缺點，很明顯的要妨礙到「國難教育」的進行和推廣。因此，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必須充分吸收文化界的愛國份子，擴大組織，健全組織，使它成爲「國難教育」的最有力的執行者和組織者。

「國難教育」的執行和組織工作，最基本的是開辦民衆學校，組織工農讀書班、讀報班、時事討論會、和加強原有的各種教育機關，使它們在「國難教育」的任務上活動起來。

乙、加緊進行宣傳、解釋、和指示的工作，澈底揭露漢奸的欺騙和麻醉，從各方面展開思想上的鬭爭。民族解放的鬭爭不僅需要克服一切漢奸的欺騙和麻醉，而且要在大衆中建立抗敵反漢奸的思想。對於「知識救國」「科學救國」「生產救國」啊，「三天亡國論」「五十年抗敵論」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唯

武器論」啊，等等一切欺騙麻醉和武斷宣傳都要給以無情的打擊。把民族解放鬪爭的正確理論，擴展到大衆的意識裏去，把大衆的意識「武裝」起來，把大衆引到實踐的鬪爭上去。在這方面，文化界擔負着特別重大的任務，也是「國難教育」在現階段最主要的內容。如果把「國難教育方案」中的方法和「淺點認識」加以具體的解釋和更進一步的補充，那末就成爲下面的幾點：（一）要盡力統一救國宣傳，除各報章雜誌應努力外，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應該出一種教育刊物來指導、討論、批評、報告「國難教育」的實施。（二）邀集專家，舉行各種討論會、座談會、交換救亡圖存的意見，對一切欺騙麻醉的理論和一切正確的理論都提出結論，作爲宣傳和教育的根據。（三）出版各種小冊子或救國小叢書，它們的內容要簡單明瞭，要富有鼓動性和實踐性。要應用故事、詩歌、音樂、雕刻、圖畫、對話和簡短的戲劇，來進行宣傳的任務。（四）要舉行，廣泛的舉行各種含有「國難教育」意義的集會和行動，如講演會，戲劇公演，宣傳隊，組織死難烈士的憑

吊，以及遊行示威等。（五）反對改變教育方針（奴化教育），要求在學校中停止一切非常時期不必要的課程，實行抗敵反漢奸的非常教育。

丙，現在我要指出實現『國難教育』的方法上的基本問題：第一是『國難教育』的實現必須要跟大衆的生活緊密的聯繫起來，從大衆的生活上去教育他們。『國難教育』不是懸空的，它只有利用大衆的日常生活和各種國恥紀念日，對大衆灌輸愛國的思想，鼓舞愛國的熱情，才能收到實效；也只有在這一個堅固的基礎上才能發動積極的廣大的愛國運動。『愛誰的國』？『替誰愛國』？『愛國和自身的關係是什麼』？『要愛國，什麼是唯一的有效的方法』？這些都是根本的問題。例如在「一二八」紀念或其他國恥紀念的前夜，大衆受帝國主義和漢奸們壓迫得透不得氣，在生活史上最感威脅的情形之下，正是實行『國難教育』最重要的時候，即是『國難教育』在實施上發生效力最偉大的時候；第二，『國難教育』的實現和澈底爭取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和爭取愛國行動的自由，有不

可分割的關係。言論和出版的不自由，是使敵人的兇殘的進攻和漢奸的無恥的出賣投降，以及正確的激發大眾的輿論和指導大眾的理論，永遠和大眾隔絕；使大眾永遠蒙在鼓裏。等到殖民地奴隸的帽子戴在頭上還不知道。結社、集會、和愛國行動的不自由，大眾不能取得組織的，行動的力量，不能從組織上、行動上獲得教育的效能，即是不能從組織上、行動上、來更廣大的展開救亡圖存的運動。

最後，我本來還想講一講其他細節，因為這種問題是該非常具體的；只因為時間和篇幅的關係，不得不留待後來再說。不過最重要的差不多都已提到，尤其是最基本的組織問題。我希望參加「國難教育」活動的同志們，都能深切的注意到這點，否則整個的方案都會變成廢話！

## 全國婦女奮起救國

葉 茵

在國家民族滅亡的危險達到如此程度的今日中國，誰能說全國婦女沒有參加救亡圖存運動之責任與任務？『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難道匹婦無責嗎？在今日的中國，除了那些喪盡天良，奴隸成性的人，都會一致主張全國婦女必須參加目前救國救亡運動，殆無疑義。全國婦女之所以必須參加這一運動，有下列人人不能否認之鐵的事實根據：第一，婦女起碼佔全國人口之半數，如果說全國總人口為四萬萬五千萬，那末婦女致少有二萬萬二千五百萬人。這樣多人，這麼大力量，毫無疑義應當把她吸收到抗日救國的戰線上來；第二，亡了國，當了奴隸，婦女受摧殘壓迫之痛苦更爲加重（如東北各地婦女同胞，除與當亡國奴的男子同



胞，同受蹂躪壓迫以外，還不斷遭受日軍及日鮮浪人任意強姦污辱等等），因此，我們婦女同胞更加有積極參加愛國運動的責任與義務；第三，在過去許多愛國運動當中，如『五四』『五卅』『三一八』及此次愛國運動，在十九路軍上海英勇抗日戰爭時及現在東北抗日救國遊擊運動中，無論在前線在後方，無論任衝鋒任救護，在各方戰線上均表現出婦女異常勇敢，有極大之作用。回憶過去歷史事實，如秋瑾，如向警予，更早如木蘭從軍等，誰說我們巾幗中無丈夫！而且在某些抗日救國工作中（譬如當與日寇開戰時之看護工作等），我婦女同胞來做更爲適宜，更能用其所長。以上三點，說明我婦女同胞在責任上人數上特別受蹂躪上以及特長上，必須大家奮起，不落人後、勇敢積極從事救亡圖存之運動。

有些人想把婦女一生一世縛在家庭裏面，根本不贊成有婦女運動，更不贊成有婦女愛國運動，問其理由，說『婦女不應當』，這是一種奴性的表現，我們應當駁斥他。有人主張，就是在我女界同胞中也有一部份人主張，把婦女運動作爲

一種良妻賢母運動，完全不與聞目前救國運動，把婦女運動與救國運動分離開來，甚致對立起來！這是不明瞭婦女對於亡在旦夕的國家民族責任的緣故。有些人，甚至我女界中有一大部份人，認爲婦女沒有用，沒有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認爲那有力量來做反日救國的工作，這完全是不正確的思想，我們應說服她們，使她們能夠相信自己的力量。我們要把人口這樣多力量這樣大的全國婦女同胞吸引到救亡圖存的戰線上來，使之成爲反日運動交流之一，對於上列三種錯誤思想，就要花很大力量來做駁斥，解釋，說服工作。

全民抗日救國聯合戰線的立場，應當成爲我女界同胞參加救亡圖存運動的基本原則，因爲全民聯合，各階級聯合，各黨派聯合，各集團聯合，各軍隊聯合，這是救中國的唯一路徑；亦只有這樣才能打敗日本，使中國國家民族免於覆亡。

然而我們婦女同胞救國到底怎樣救法？一言以蔽之，凡男同胞一切所能做的愛國工作，一切救國戰線，我們女同胞無有不能做之理。具體說來應當怎樣做

呢？據我個人的意見。我女界同胞急於要做的救國工作應當是：

第一，擴大宣傳和擴大組織。要隨時隨地擴大宣傳，使同胞（尤其是女同胞）知道國家民族危險的實際情形，舉出日寇對我東北同胞之殘酷奇慘事實，懂得每個國民的救國責任，一致奮起，從事愛國運動。同時，隨時隨地成立婦女救國團，如婦女救國會，婦女不買日貨會，婦女互助會，婦女解放會，婦女協會，姊妹會，看護養成會，練習打靶會等等，從一村，一廠，一學校，一區，一市乃至一縣一省以至全國的婦女組織。各地現有的婦女團體，不論他是婦女協會也好，婦女青年會也好，不論這些團體在何黨何派影響之下，我們應當號召大批婦女同胞加入這些團體，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與組織工作。

第二，抵制日貨。擴大抵制日貨的宣傳，召集婦女抵制仇貨會議，到各商店裏去檢查仇貨。婦女抵制仇貨運動應當不僅限於自己不買仇貨，應當擴大為檢查仇貨，處罰奸商；以至沒收仇貨，為救國之基金。應當定出辦法，造成社會與

論、社會意見，對於私自買賣仇貨者，一致認其爲無恥漢奸，爲同胞所不齒。

第三，學習軍事技術。經常練習打靶，學習看護的技術，以準備戰爭到來，即可從事前線與後方的救國工作。

第四，女學校裏一切不適於抗日救國的課程，應當都改爲合於救國適用的課程。當然的，女學生應當練習打靶看護等技術。

第五，愛國的兒童教育。婦女是人類的母親，兒童是國家社會的新細胞，是明日人類解放運動的生力軍。家庭教育對於兒童將來的影響極大，因此我女界同胞應當極力進行愛國的兒童教育，繪畫起簡單的中國地圖，註明各省的失地，經常指給兒童看。把過去的亡國的簡單歷史，漢奸賣國的事實，與當今漢奸賣國相對照，以及抗日英雄的事蹟，經常有系統的講給兒童聽，養成兒童愛國的責任心，使全國兒童個個愛護國家民族，痛恨漢奸國賊，能赴湯蹈火，粉身碎骨，以赴國難。我女界同胞應當負起責任來培養這一枝人類解放的明日生力軍。

最後希望我女界同胞，救國不落人後，多來討論研究救國具體方法，奮起參加抗日救亡工作！

〔救國時報〕第十六期

## 兒童與民族解放運動

張勁夫

年年都有個兒童節，但今年的兒童節特別值得我們紀念。這特別值得紀念的原因，倒並不是因為今年是什麼『兒童年』，而是因為今年是××帝國主義加緊向中國進攻，使得中華民族在這數年血的教訓中認清只有堅決發動英勇的民族革命戰爭才是生路，而兒童是要英勇參加這一民族解放死活鬥爭的。

說到兒童要參加民族解放運動，我們連帶就要糾正傳統觀念對於兒童的兩種錯誤見解。第一種的錯誤見解，是認為『兒童是沒有力量的』。『幼小無知』，『小孩子能幹什麼呢？』這是我們常聽見的一般認識。在這一認識下面，兒童是被決定不『能』過問社會工作的，尤其是不能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這是極端忽

事實的見解。兒童真的沒有力量參加民族解放運動嗎？我們不必空談理論，我們可以在最近的中外歷史上隨便舉出幾個鐵的事實：

明朝時候，倭盜常來槍劫嘉定城。一天夜裏，倭盜趁守衛的人睡熟的時候，便用梯子爬上城來。爬到梯子的一半，剛巧給一個童子看見了。這童子不顧生命的危險，也不怕倭盜的厲害，便提高了喉嚨喊道：『倭盜來了！倭盜來了！』衆人聽到喊聲，立刻舉起石塊向倭盜擲去。倭盜打退了，這童子也犧牲了，至今嘉定城上有一個石像，便是紀念這位英勇犧牲的童子。

十八世紀波蘭和帝俄發生戰爭的時候，有一位波蘭孩子保兒被俄兵擄去。一天俄兵對他說：『明天送你回去，一路上你要吹奏波蘭曲。叫你們華沙城裏的人民出來歡迎我們。』保兒沒法想，只好跟著俄兵走。離華沙城不遠的時候，俄軍官一面叫兵士停步，一面吩咐保兒吹『波蘭曲』，哄騙城裏的人民以爲救兵來了。保兒受了軍官的命令，就把喇叭送到嘴邊，使盡平生之力吹着『勿X丫，勿

XY，勿XY！敵臨城下了！」俄軍官見保兒不吹波蘭曲，却警告城裏的人民預備對敵，便異常憤怒的對保兒說：『小囚奴！你不怕死嗎？』保兒笑着答道：『死我一個人，救得一城人，死也值得了。況且一個人反正總是一死，爲國犧牲也許比屈服強權之下來得光榮些。』軍官拔起指揮刀把他砍死。可是華沙城裏人民却受這董子的警告而出來趕敵了。

『九一八』事變之後，馬占山下抵抗。當敗退到麻菇溪的時候，有十二三歲的小朋友三人，分別擄着牛肉一百斤來歡迎他們。原來這三位小朋友因看到他們抵抗XX和敵人拚命，非常欽佩，便把每月所化的零用錢儲蓄起來，特別買了牛肉來慰勞他們。并對他們說：『希望你們飽飽的吃了一頓，努力去殺呀！殺呀！殺去我們的敵人！』這事是馬占山將軍親向新聞記者說的（見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申報），馬將軍并爲此事感動得淌下眼淚來。

此外如法國大革命時，一個參加革命的孩子，當他被敵人俘擄以後，從容的



要求把身邊的錶送給他的媽媽再回到敵人面前就義；以及「一二八」抗戰中四個童子軍的殉難，都是使我們認清兒童的英勇行爲，是可以愧死一班自命成人的偷生怕死的無恥懦夫的，我們敢說他們沒有力量嗎？如果大家還懷疑的說：『這只是少數超越兒童的超越行爲』，那末，我們可以揩揩眼睛看看眼前的事實：阿比西尼亞發動求生的反抗戰爭後，兒童不是一大隊一大隊的搗槍上火線嗎？我們雖然未能親見他們的熱烈抗敵情緒與戰績，但在新聞照片上，他們所給我們的印象已永遠也不會消逝的。即以去年「一二九」的北平學生救亡運動來說，打前鋒的，不也是年幼的男女小學生嗎？據說有一位女小學生，被一個軍人用其曾在喜峰口抗敵的大刀砍傷倒地，正要再來一刀結果她的性命的時候，街邊一位外國女記者看得過意不去，當即大叫一聲，拔腳跌在這位女小學生的身上，刀才未下，得免砍死。這些鐵的事實表現，都是很清楚的說明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兒童是和不願做亡國奴的大同胞同樣能夠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更從兒童的實生活

悉，街頭巷尾不是常可聽到看見兒童們『打倒××帝國主義』的喊聲和『殺死××烏龜』的漫畫嗎？我們固然不否認兒童和成人在特定條件上是有差別的，體力和生活經驗都不及成人，但其有着小小力量能夠參加民族解放運動，担負他們的特殊任務以共同謀取中華民族的出路，是不容我們懷疑的，其實也只有兒童，才具有純真的熱忱啊！無視兒童的地位和力量的人們，如果不是淺薄無知或無意味殺，那必是有意欺蒙和反動，前進的教師家長和小朋友們，是不能上他們當的。

第二種的錯誤見解，是認為兒童是成人的預備，是將來社會的主人翁，現在只能作為救國的準備，所謂『百年樹人』『救國不忘讀書』『讀書救國』……便成了他們的中心認識，在這一認識下面，兒童是被決定不『該』過問社會工作的，尤其是不該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只應該安安靜靜坐在教室裏讀書。這是一種十足錯誤的理論，是有着麻醉和毒害作用。首先我們要認清，社會是一個整體，從經濟關係上看，我們可以指出被壓迫的階層，與壓迫的階層，絕不能分割什麼

是成人的社會，什麼是兒童的社會，兒童的生活，和整個社會的生活根本不能分離，兒童是和他的爸爸媽媽哥哥嫂嫂及全國大衆同樣受着壓迫，同樣感覺到中國民族的危機，也同樣了解中國民族要求生存，唯一的道路，祇有反抗。因之，兒童自身解放之鬥爭，要與整個民族解放之鬥爭取得最密切之聯繫，這是必然的結論。說什麼『兒童是成人的預備』，現在『只能作爲救國的準備』，這不是很顯然的分散民族陣線戰鬥力量，來爲敵人作『內拆』的出賣嗎？其次我們要指出，中國民族的危機，好比是一座房子着了火，也好比是黃河之水決了堤。在這着火的房子裏，決口的堤岸下，是要動員所有的人來共同槍救的，如果小孩子提了一小桶水來參加救火，拾了一小塊石頭來參加搶堤，你要說：『你們小孩子人小力不大，站在旁邊看看學學，等大了再來吧！』這是多麼要不得的見解！『百年樹人』，『讀書救國』，不知那所『樹』之『人』所『救』之『國』，究竟是誰的人誰的國啊！學習在兒童是重要的，不過這一學習在目前是要聯結在民族解放的

內容，而且主要的是要表現在實踐的鬥爭。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兒童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特殊地位，便是他們是推動婦女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有力軍隊。我們希望全中國的兒童認清這一特殊地位，個個變成推行國難教育的小先生，廣大的向大眾，尤其是婦女宣傳民族的危機和民族解放的路線，以參加民族解放鬥爭，取得整個民族大眾的出路，這是我們在今年兒童節送給小朋友們唯一的賀禮。

（「婦女生活」第二卷第三期）

## 統一戰線在文化界

方直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當前最主要的內容是抗×反漢奸的民族自衛戰爭，這一戰爭的進行，是聯合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起來組成民族陣綫，不是由某一個階級或某一部分民族英雄單獨的負擔的。此外並沒有其他的道路可走，這已經是無可爭辯的真理了。

由這一個最高的政治的原則所指示我們的，是文化上也需要一個統一戰綫，這和政治的統一戰綫相同，是聯合一切不願做亡國奴，一切清醒的文化工作者和知識份子，造成一個統一戰綫。它的戰鬥的任務是統一和集中文化的力量，造成一個民族自衛的精神的堡壘；一方面它的担負對侵略者和漢奸反民族的文化侵略

戰線作殊死戰，一方面則整齊大衆鬥爭的意識，動員一切不想當亡國奴的大衆的『靈魂』，配合着政治的鬥爭，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民族解放鬥爭如果忽視了這一面，很容易走到單純的軍事冒險，民族鬥爭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但是，文化方面如果不接受這一政治的最高原則，巧妙的統一內部。也決不足發揮政治的要求，不足担负起精神的堡壘的職責。

現在中國文化界內部的情况是怎樣的呢？一切文化工作者對於統一戰線這一戰鬥的口號有了一些什麼反映呢？

侵略者和漢奸反民族的文化侵略戰線是以統一的步調傲然取着攻勢的。至於民族的文化統一的自衛的壁壘，無數的還在創造的途中，現在現出的現象還是取着散漫的，各自的遊擊方式，無力的在那裏單獨對敵人作戰。文化界內部還不免有着各自的意見的歧異，忘了保衛民族這一主要的前提，在那裏私鬪，客觀上分散了自己的力量，給了文化敵人進攻的許多便利。

至於廣大的文化工作者這一方面呢？全文化界今日的現象，已夠說明他們的態度了。對於統一戰線，有的雖然接受了，但還運用的不夠，或者運用得機械了；有的還在那裏徘徊，也還有人忘不了私鬪，很冷視它，以爲文化界內部是沒有什麼統一戰線可言的。

這是當前中國文化界非常危險的現象。

每一個忠實的文化工作人員，大概都承認中國文化當前的危機和整個中國民族一樣，敵人的勢力在目前都要壓迫我們，並且都是取着攻勢的。在文化侵略上文化的內奸出賣中國民族靈魂的無恥，往往還超過政治的內奸出賣領土，因爲前者斷送民族的前途往往更大過後者，雖然這兩種漢奸原是出於一家門的，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分。

我們打開眼睛看現實罷！

東北四省的奴化，已無民族文化可言，到最近連河北戰區也在內，語言文字

也不能自由發展了，侵略者的語言成爲必修科目，學校課本均加修改，以消滅民族意識爲他們的原則。東北今日不能看見國內稀有的幾種前進刊物，就連庸俗的日報刊物也是絕對看不見的。東北今日的留日學生，他們的待遇聽說比朝鮮人還不如，集會、結社、言論都是不能自由的。在今日的華北，尤其是冀察政委會統治的底下，已有人喊出實施國難教育的困難了。至於提倡王道，尊孔，讀經，存文，叫女人回廚房去，不准人民過問政治，則不獨是我們敵人的文化政策，在我們的國內，也是有人正在那裏一唱一和，以統一的步調在執行的。爲了敦睦邦交，我們說話的限度已縮到只能談天氣了。出版界只能翻印古書，日報變了無消息可看，雜誌動遭停郵，封閉，甚至連苦笑都得留神，幽默諷刺的插畫也有遭警告的危險。至於因文字或說話不慎而入獄，迫害的事更成了家常便飯，敵人可以直接下令禁止我們言抗×，刊物上現在麥免強說幾句話，就不能不到處都是電網，文化工作人員是最愛自己的，可是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的自由，現在



是盡被剝奪了。

這不是對任何一個個人的危害，這是對全民族靈魂的危害。不獨是我們個人不能容忍的現象，也更是民族生存上不能容忍的現象。

可惜的是：在這樣的強敵當前，我們文化工作者還沒有結成一條自衛戰線；我們眼見我們自己的友人，各個的被敵人擊破，而不想法子來自謀團結。

這種現象是再不能讓它繼續存在的。

我們應該怎樣來了解這統一陣線呢？

打開窗子說亮話，現在我們這些號稱文化工作的人，大致都是小所有階層的人。我們意識上還保留了許多士大夫時代氣習的渣滓，特別容易鬧皮氣，弄小心眼兒，在大事上不注意，却忘不了一己的私仇私怨，把立場分得太嚴肅，常常誇大了次要的對立，讓共同的敵人站在一邊猶笑，結果弄得文化界祇看見一種混戰狀態，很少了解在共同的問題上，一時的用統一的行動來解決一個實際問題。這

也許是所謂文人心直，不懂策政的運用罷！

譬如在目前的中國文化界，一切文化人除開那部份在那裏作文化漢奸的人外，我們覺得我們最大的對立不是第一種人和第三種人的對立，不是生之嚴肅與生之浪漫的人的對立，不是學術上某一宗派與某一宗派的對立，不是幽默不幽默的對立，不是文化市場上分割的對立，更不是私人間有了什麼不痛快的那種對立。這些對立我們雖不否認其中有一個根本不能調和的一點，那對於世界的態度，對於中國將往何處去，各人不免在自己的肚子內已有主張，什麼人也不能相強，絕對不會一致的，但在某一場合，在民族存亡的這一場合，却不能說就不能綜合以上所有的對立而成一種共同的行動的。統一戰線，並不就要消滅各自的根本信念，統一戰線反是爲了利於自己的存在的一種共同行動。

在當前合作的條件簡單得很，你主張對敵作戰呢？還是投降？你讓民族（自然也包括自己）滅亡呢？還是要求它的生存？

這是非常明白的事實，每一個知識者不難了解的。

現在是行動的問題了。

如何巧妙的去進行這種統一的陣線呢？

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當前的救亡工作中，祇有大家在救亡的行動上，在對侵略者漢奸佈置的反動文化陣線一種共同防衛和反攻，我們彼此間才能放棄一切須要的對立，變成一條陣線上的朋友。所以我們如果了解了並且感覺到我們應該有一個統一戰線的必要，我們既然站在一起來，就是過去紅臉對白臉的鬧過一些什麼烏氣的，現在也就應該一筆勾銷。不妨彼此心平氣和的，從新做一個朋友。自己還沒有參加進來的，也應該馬上走進來。自己已參加進來了，我們對於許多在門外的徘徊者，應該善意的去邀請，督促，批評，引導，不可意氣用事的，燥之過激，促成他悲觀、消極或到反動陣營中去。

我們對於可能作同一陣線的盟友，要格外寬容。我們除了對付當前敵人的策

略與行動一點不能絲毫忽視外，對於其他的一切均可暫時放鬆，在意識方面的鬥爭，也宜取友誼的批判，同志般的說服，不要把陣線內部的鬥爭弄得過於尖銳，妨害了共同作戰的情緒。

對於一切幼稚的言論和行動足以妨害統一陣線的組織的，或妨害盟友的，我們一概要加以制止，糾正。每一個文化單位或不同的宗派，團體的內部先應該統一自己意見，制裁內部幼稚的行動。

每一個文化工作者，知識者，尤其是所謂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我們覺得應該先丟掉一切成見，架子，難為情，偏見，頑固等對待同一條路的朋友。自己勇敢的站到鬥爭的前面去，領導後進。我們不要怕人家過去對你怎樣，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只要當前有行動，並且行動是正確的，『事實勝雄辯』，我們怕什麼人言呢？

真理總是在多數一邊的。多數一定取得最後的勝利，現在全中國大眾無論在

沉潛中或怒吼中，站在救亡一方面來的總是絕對多數，漢奸在對比中，只佔極少數的幾個。在文化界，情形也恰恰一樣，我們能永遠自己無組織的讓敵人來一個個消滅麼？我們不能建立一個鋼鐵般的文化堡壘麼？

不的！我們能夠建立！

一切有『良心』的文化人，知識者都有起來保衛中國文化的職責。

我們要消滅目前的無組織狀態，用文化的統一戰線保衛中國文化，完成文化上民族解放鬥爭的任務！

（「大眾生活」第十六期）

## 文藝界的統一國防戰線

力生

中國的文化界裏面，恐怕要算文藝界的派別最複雜，問題頂繁多。加以「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而且「於今爲烈」的緣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論爭紛紛，常常使人眼花撩亂，莫明其妙。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要正確地認出中國文藝的發展的動向來，實在很不容易。

話雖如此，近幾年來的中國文藝，却是有着一貫的動向的。這動向，並非任何文藝作者的意志所自由選定，而是現實的社會形勢所決定的。近幾年來的現實的社會形勢，決定了怎樣的文藝動向呢？那是：使文藝日漸替大眾服務，爲大眾所有，而且由大眾來運用。當大眾在鬭爭中的時候，文藝就作爲鬥爭的武器。適

合這個動向的文藝，在這幾年來就在大衆的歡迎之中，發展得最迅速，最廣大。其他的一切糾紛現象，不過都是別的反動文藝要阻遏這動向之際激發起來的浪花罷了。

中國的現實形勢發展到現在，已經把全國大衆在一條戰線上統一起來了，這戰線，就是救亡的民族革命戰線。同時，今後中國文藝的動向，也被現實形勢決定得更統一更分明了。這就是，國防文藝的發展。

從今以後，文藝界的各種複雜派別都要消滅了，賸下的至多只有兩派；一派是國防文藝，一派，是漢奸文藝。從今以後，文藝上的各種繁多的問題，有了一種裁判的法律了，那就是國防文藝的標準。從今以後，『文人相輕』的條件，變成簡單了，那就是，誰不參加救國運動，誰就可『輕』。

這並不是我個人的如意算盤，而是有具體的事實可以證明的。

『一二八』四週紀念的那一天，上海每周文學社徵求了許多作家的意見發表

出來（見那天的時事新報）。從那許多意見中，我們看出，現在的大多數的作家，雖然我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和所有的個人利害，都相差很遠，但他們的愛國之心和愛國之情，却是一致的；他們都表示着，不但共同站在一條戰線上實踐救國運動的可能，而且有絕對的必要。我們現在摘錄幾個作家的意見在下面：

一

鄭振鐸

這幾天鞭炮響個不停，商店的板門也都閉上了，冷清清的宛然是「一二八」的時候的情形。然而還懷念着「一二八」這場壯烈的犧牲的究竟有誰呢？

聽說廟行鎮的紀念碑已樹立起來了；可是十九路軍百戰餘生的戰士們到那里去了呢？

「一二八」的下午，我從閘北湖州會館走過，那邊的戴笠的兵士們正排着隊伍，刺刀插上了槍尖，準備出發，向火線上出發。這批壯士們大概都已成了最初的一批犧牲者了罷？



避難到滬西，在一張帆布牀上躺着，在朦朧的半睡半醒的狀態裏，聽見了朴朴的機關鎗聲在互相應答着，一時全身的血都爲之凝止住了，『果然打了麼？』退讓依然是免不了犧牲！

紫灰色的戰雲！砲彈和被災的住宅的混合的光雲！——終夜的懸掛在北方的天空上。朴朴朴朴的機關鎗聲不停的在應答着，大砲轟轟的在響着。『我們能做什麼事呢？』

一眨眼已是第四年了：誰還懷念着『一二八』這場壯烈的犧牲呢？

我們曾做些什麼事呢？

『我們能做些什麼事呢！』

二

邵洵美

我們這一輩的中國人太享福了，時局雖然不太平，但絕少經過什麼大變亂。生在這種時代裏面的人，頂容易趨向頹廢的路上去：翻印古書，提倡幽默，都是

頹廢時代必然的現象。『一二八』事起，我以為這正好是對症良藥；但是藥性一過，舊病復發，現在華北問題，所為又是一張老方子，而病人却已經有一種癱麻的症象；恐怕非多量的強心針不救了。

三

麗尼

一九三二年一月廿九，在長江中部一個城市裏，在清晨底報紙上看完了上海專電，我祇是感覺一陣怯懦的慘痛，好像在我眼前的祇是一場帝國主義者對於弱小民族的屠殺——除非呢，我沒有別的理解。但是，慢慢地，我看見了一個反帝前線底存在，對於那前線，我一直信任着，並且願意盡我所能的來推動它，開展它。

四

王任叔

『一二八』戰爭，可說是民族反帝的戰爭。這一戰爭，雖然遭到了慘敗；但因此却給于我們民族以一種更正確的民族意識。

在文學里，我以為也是同樣的。自從「九一八」以來，民族革命文學之應該被提起，那是必然的。一到現在，因客觀的環境的日益險惡，額角不雕字的漢奸們在種種的方式下和帝國主義妥協或向帝國主義投降。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到了立時可以扼殺民族的生命的地步。於是「國防文學」的口號，在各種小型刊物上提出來了。這在我以為是應該的。但在這當兒，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如何在這擴大並堅固民族戰線中，切實履行文學的反帝任務。

「一二八」距今是四年了，在這四年中，中國的文學界，是沒有把這文學的反帝任務忘却過的。但現在應該是大聯合的時候了，我以為。

##### 五

謝六逸

「一二八」的國難我親自領受，所以這四年以來，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一二八」淞滬之戰是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也是民族光榮歷史的一頁。我國的作家沒有將這種可貴的題材，寫成功偉大的作品，這實是一件恨事。

在『一二八』戰役後，日本有一個通俗作家直木三十五（已故）曾經跑到廟行一帶去實地視察，返國以後，寫了一種通俗長篇，書名叫做爆彈三勇士，用意無非鼓動日本國民去做軍國主義的犧牲品，影響是很大的。

我們是被壓迫的民族，像這一類的題材，理應早經作家們採用，寫成長篇小說或戲劇，然而並沒有，到了今天試問我們的爆彈三勇士在什麼地方呢？

『一二八』已經到了四週年了，今後的文學界應做的工作，我們要詳細反省一下。

## 六

邱韻鐸

四年前的今日，在中國民族解放鬥爭史上最光榮而且沈痛的一個劃期性的日子。——十九路軍的士兵與英勇的上海民衆聯合起來作了一次壯烈的抵抗。

凡有民族良心的中國人，應該立即起來為中國的民族生存而鬥爭，有所寫作，就應該立刻聯繫到喚起民衆，教育民衆，組織民衆，甚至武裝民衆的任務，

使歷史上的「一二八」繼續發揚光大。

以上六個作家，往常對於文藝和一切事情的主張，並不一致，但是對於目前的救國運動以及救國運動中的文藝的任務，都懷着同樣的見解和熱情，可見今後的文藝工作，應該跟救亡工作聯繫起來，這是沒有人懷疑的了——除了那些意識的或非意識的漢奸作家。

關於這一層，還有兩件事，很值得說一說。

第一是林語堂的改變態度。我們知道，林語堂在過去兩三年間，因為對於現實的認識不足，曾經是提倡幽默，贊美閒適，鄙薄大眾，反對革命的，但是現在，迫近眉睫的亡國之禍促起了他的覺悟，所以他也積極地談論國事，同情大眾，反對起壓迫民衆抗帝運動的漢奸來了。

第二是左翼作家聯盟的解散。我們知道，中國的左翼作家，是文藝界中最先

負起了反帝的任務的。他們過去曾有一個組織，這個組織已有五年的歷史，五年以來，它在慘酷的壓迫之下堅決地奮鬥，一面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另一面也建立了偉大的業績。現在，據說這個組織已經解散了，解散的理由，據說是因為反帝救國打倒漢奸的統一戰線，既已在各界建立起來，左翼作家也應該參加這個廣大的戰線，自己們的組織無繼續存在之必要了。

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時候，魯迅先生曾經說過：「我們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記得好像曾經聽到過這樣一句話：『反動派且已經有聯合戰線了，而我們還沒有團結起來！』其實他們也並未有有意的聯合戰線，只因為他們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動一致，在我們看來就好像聯合戰線。而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目前纔真是目的一致的時代，反帝救國，打倒漢奸，就是全國工、農、兵、

商大衆以及文化人的一致的目的；漢奸以外的各派文藝作家，也已一致表示，以這爲文藝工作的目的了！這自然是一個可慰的現象。

但是，目前的事情，貴乎實踐，而不尙空談。我們的作家，雖然已經多數表示了上述的志願，但是他們實踐的程度如何呢？——這是我們今後所要按時考察的。

（生活知識）

編後記

## 編後記

經過了三個月的時間，這本集子，能與全國的同胞們見面了，這是值得慶幸的。本預備在五月裏就出版，紀念悲壯的沉痛的紅五月。可是因了種種的關係，延遲到今日。

在我編好這本書，送到書店裏去的一天，是『五卅』的後一天。上海各界救國團體舉行的『五卅』紀念大會，永遠深刻在我的腦袋裏。當公祭回來，每個同胞都帶着勝利的光榮的微笑。我想在這血的最後一天，我們決不能白白地過去吧！每一個參加救亡運動的戰士們，都來檢討過去的工作，展開更偉大更積極的鬭爭，是非常的必要。那末最低限度這本集子可以給大家作爲參考與幫助，這是



我惟一的希望。

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們！敵人的侵略，決不會終止的。我們接受先進者給我們的理論上實踐上的指導，担負起救亡的使命，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沈鈞儒，章乃器二位先生，都替本書做序，我非常感謝。這二位先生是救亡運動的先進，民族解放的領導，也是大眾所敬仰的。幾位熱心救國的知友，給我很多指教，供給我材料，都在這裏致謝！

最後我希望着，東北的英勇戰士們，北平的同學們，都能看到這本書。我向一切不認識的參加救亡運動的大眾們致  
民族解放敬禮！

編者 一九三六·五·